

俄語研究

國科會八十八年度研究計畫

主持人： 台大外文系 歐茵西教授

計畫編號：NSC 88-2411-H-002-054-B8

計畫期間：88 年 2 月 1 日至 89 年 10 月 31 日

目 錄

	頁數
緒論.....	8
1. 伊戈爾遠征記.....	14
伊戈爾遠征記.....	15
2. 勇士歌謠<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	20
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	21
3. 波洛茨基.....	27
淑女.....	28
4. 柏可波維茨.....	29
牧人在漫長雨季中哭泣.....	30
5. 羅曼諾索夫.....	31
夜思照造物主的偉大.....	32
6. 德札文.....	34
悼梅謝斯基公爵.....	35
俄羅斯少女.....	38
7. 克雷洛夫.....	39
烏鴉和狐狸.....	40
狼和小羊.....	41
執政的象.....	42
驢和夜鶯.....	43
天鵝、梭魚和蝦.....	44
特里史卡的長衫.....	44
花斑羊.....	45
布穀鳥和公雞.....	46
8. 卡拉姆金.....	48
秋.....	49
告別.....	50
9. 朱可夫斯基.....	52
歌.....	53
小花.....	54
歌.....	55
回憶.....	56
大海.....	56
10. 巴鳩斯可夫.....	58
離別.....	59
我的守護神.....	60

11. 德維.....	61
浪漫曲.....	62
俄羅斯歌謠.....	62
俄羅斯歌謠.....	63
不是秋天的小雨滴.....	64
12. 普希金.....	66
玫瑰.....	68
歌手.....	68
我親愛人兒的一個字.....	69
願.....	69
致查阿達耶夫.....	70
全是幻影虛空.....	70
致大海.....	71
致凱恩.....	73
假如生命欺騙了你.....	74
冬夜.....	75
你和您.....	76
冷風依舊吹颳.....	76
回憶.....	77
夜霧瀰漫在格魯吉亞山崗上.....	77
愛過妳.....	78
每當我閒踱熙攘的街道.....	78
是時候了，朋友，是時候了！.....	79
我的墓誌銘.....	80
13. 巴拉汀斯基.....	81
分離.....	82
兩種命運.....	82
最初體現的思想.....	83
總是思想，思想．．．.....	84
14. 雅澤科夫.....	85
歌.....	86
哀歌.....	87
祈禱.....	87
水手.....	88
15. 裴契夫.....	89
幻影.....	90
春雷.....	90
秋日黃昏.....	91

沉默吧.....	91
海上之夢.....	92
她鎮日昏睡著.....	93
16. 萊蒙托夫.....	94
哀歌.....	95
生命之杯.....	95
天使.....	96
不，我不是拜倫.....	96
帆.....	97
又寂寞又哀傷.....	97
雲.....	98
別了，汙穢的俄羅斯.....	99
不，我如此迷戀的不是妳.....	99
祖國.....	100
我獨自一人走上路.....	101
17. 卡爾佐夫.....	102
戒指.....	103
黑麥啊，你別吵！.....	104
辛酸的命運.....	105
路.....	106
18. 托爾斯泰.....	108
我的風鈴草.....	109
在喧嘩吵嚷的舞會上.....	110
我的國土，我的故鄉.....	111
雲雀的歌聲更加嘹亮.....	112
秋，小園荒蕪了.....	112
那是早春時節.....	113
19. 費特.....	114
幽怨的白樺.....	115
我來向你致意.....	115
讓我分享真切的夢想.....	116
輕聲細語，羞怯的呼吸.....	116
多麼幸福：又是夜，又是我們倆.....	117
這早晨，這歡喜.....	117
不需要，我不需要幸福的閃現.....	118
20. 涅克拉索夫.....	119
被遺忘的農村.....	120
孩童的哭泣.....	121

從前，我被妳拒絕.....	122
苦悶啊！沒有幸福與自由.....	123
繆斯啊！我在死亡門前！.....	123
21. 索洛維夫.....	124
我倆並非無故相逢.....	125
親愛的，難道你看不見.....	125
航向狂風的單桅船.....	126
22. 索洛古柏.....	127
至福屬於啜飲清醒之水者.....	128
我做了一個惡夢.....	128
我是神秘世界之神.....	129
當我航行洶湧的海上.....	130
親愛的上帝，我的生命是你的錯誤.....	131
23. 巴爾蒙特.....	132
水底植物.....	133
雨.....	133
此地與彼處.....	135
24. 濟比尤絲.....	136
歌.....	137
書上題字.....	137
吶喊.....	138
乾杯.....	139
25. 布寧.....	140
最後一隻野蜂.....	141
山中.....	141
鈴蘭.....	142
26. 布留索夫.....	143
真想在神秘的喜悅中長眠.....	144
杳無人跡.....	144
我不曾在妳的墳上.....	145
27. 別雷.....	146
我的話.....	147
山上.....	147
祖國.....	148
致祖國.....	149
28. 布洛克.....	151
上蒼不能以理性測量.....	152
我步入幽暗的教堂.....	152

秋的自由.....	153
俄羅斯.....	154
黑夜、馬路、街燈、藥房.....	155
啊，我願瘋狂地活下去！.....	155
29. 赫列布尼科夫.....	157
人，他們愛的時候.....	158
馬將死時.....	158
歲月.....	158
赤裸裸的自由來了.....	159
我的需要很少！.....	159
別胡鬧！.....	160
30. 古密略夫.....	161
該隱的子孫.....	162
太陽之唇.....	162
31. 安娜·阿亨瑪托娃.....	164
還是那聲音，還是那目光.....	165
愛.....	165
深色面紗下我握緊雙手.....	166
親愛的，別將我的信揉成一團.....	166
我柔順地默想.....	167
莫將真正的柔情．．．.....	167
愛的回憶，你真沉重！.....	168
海濱小徑暗淡.....	168
不知你活著還是已經死去.....	169
我停止微笑.....	169
密友之間有一道神聖的線.....	170
我的小窗未遮簾.....	170
我們不能分離.....	170
誓言.....	171
勇敢.....	171
故土.....	172
32. 孟德斯丹.....	173
任憑華都之名.....	174
一雙姊妹---沉重與纖柔.....	174
我愛寂靜灰白拱頂下.....	175
世紀.....	176
我尚未死.....	177

33. 茨維塔耶娃.....	178
你走來	179
我的詩寫得那樣早.....	180
心靈與名字.....	180
我歡喜你不再爲我痛苦	181
你的名字.....	182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	182
我要從所有大地	183
旁人不要的---給我.....	184
我知道我將在天色朦朧中死去.....	185
祖國.....	185
三月.....	186
34. 瑪亞科夫斯基.....	188
而你能不能？.....	189
因爲疲倦.....	189
請聽我說.....	190
對馬的良好態度.....	191
35. 巴斯特納克.....	193
夢.....	194
宴飲.....	194
啊，倘若我明白	195
哈姆雷特.....	196
相會.....	197
風.....	198
是個名人不算光榮.....	199
諾貝爾獎.....	200
36. 葉謝寧.....	201
明天早早把我喚醒.....	202
我是鄉村最後的詩人.....	203
我憂愁地凝望你.....	203
給母親的信.....	204
如今我們漸漸離去.....	206
金色的叢林不再說話.....	207
小林、草原和遠方.....	208
再會、朋友、再會.....	209
37. 納伯科夫.....	210
攜帶聖誕樹的行人.....	211
槍斃.....	211

38. 別爾果茨.....	213
我愛綠色的燈.....	214
我從不憐惜自己的心.....	215
我要告訴你.....	216
39. 特瓦朵夫斯基.....	217
作者之言.....	218
兩行.....	219
爺爺種植的小樹.....	220
感謝這早晨.....	220
我知道不是由於我的錯.....	221
40. 西莫諾夫.....	222
等我.....	223
41. 葛立茲.....	225
當我回來.....	226
42. 阿庫札瓦.....	227
從前有個小兵.....	228
地鐵小調.....	229
第一次愛.....	229
43. 葉夫圖昇科.....	230
巴比亞.....	231
老友.....	234
44. 阿依濟.....	236
終局.....	237
血親.....	238
又一次：恐懼再現.....	239
45. 布洛德斯基.....	240
兩年後.....	241
無愁無愛無悲.....	241
憶父親.....	242
參考書目（俄文部份）.....	243
參考書目（中文部份）.....	245

結 論

公元第九世紀後期，俄羅斯才出現書寫文字，他們在文學上的起步，遠遠落後其他國家與民族。但與許多民族一樣，口傳的民謠及民俗詩歌，如慶收成、頌四季及婚喪禮儀的歌謠，皆早已存在，且直至本世紀還部份留傳了下來，雖然我們無法推斷它們是否保存了千餘年以前的面貌。它們純樸地反映人民的習俗、信仰和感情，形式上並無定規，韻律廣泛而重複。儀式歌謠以外，基輔羅斯時期發展成形的英雄歌謠，歌頌凱旋的戰士、具有神奇威力的勇士及忠於祖國與人民的志士，皆以豐富的修飾表現強烈的感情，但韻律簡單，詩句長短不一，行末多為揚抑抑格，已較前述之儀式歌謠規範明確。十三世紀韃靼人入侵以後，十四至十九世紀流行於北俄的歷史歌謠，則以歷史事件為主題，內容具體，文字上承續了英雄歌謠的特點。這些民間詩歌都使用許多呼語和疊句，表現激越的情緒，富有節奏感。因為俄語是有重音的語言，民間詩歌很早便善用此特性，每一詩行中出現二至四個重音，雖然位置並不固定，輕音音節亦數字不一，但詩行連續朗誦，便自然出現節奏效果。

世俗詩歌以外，古俄時代還有希臘正教宗教儀式中使用的詩歌。因係取自拜占庭教會之原有曲調，詩行音節數目受限，韻律及修辭皆以拜占庭為典範，藝術價值甚高，長久以來受到尊重。另有聖徒詩，是以聖經人物及教會聖人為主題的敘述性詩歌，結構近似英雄歌謠，為無韻的重音詩，早期亦為口傳詩歌。

十七世紀初開始，與其他文學一樣，俄國文學接受愈來愈多來自西歐的影響，波蘭曾扮演中間人角色。波蘭詩與西歐各文字的詩歌有一共同點，即詩行的尾韻，尾韻於是成為十七世紀初葉俄詩的重要規律。詩人原先認為重音數目固定，便能在朗誦中產生節奏，演變成為詩句可以長短隨意，但結尾必須押韻，兩行詩句對韻，表現更清楚的韻律。十七世紀後半葉，出身白俄羅斯，博學多才，曾任沙皇宮中教師的波洛茨基(Simeon Polockij, 1629-80)，為俄詩引進當時西歐流行的詩歌規則：確定音節數目，即每行音節數目一致，一般為十一、十二或十三音節，即所謂「音節詩」。波洛茨基本身多寫十三音節詩，並在第六或第七音節安排一個重音，此重音之後的非重音音節使全行語氣出現小停頓(休止符)，每詩行倒數第二音節為重音所在，最末音節為非重音。這是「陰性韻」，比重音落在最末音節的「陽性韻」更能突顯詩意，詩行中其他重音的位置則仍不固定。行末為陰性韻腳的規定其實源自波蘭語的重音皆在字的倒數第二音節上，波洛茨基照單全收，忽略了俄語重音並不固定的特性，未能賦予俄文詩更多靈活性與節奏感，是為缺失。但當時的俄國文學以語言形式莊嚴的宗教文學為主流，不同

於一般口語或世俗文字；朗讀時，語氣平淡，缺少起伏，重音與非重音音節的區別不明顯，波洛茨基等教會詩人的音節詩是符合需要的。此後歷時約七十年，音節詩體為俄詩的重要格律。直至彼得大帝時代，追求更新、更開明的文化，才帶動了詩歌的新發展。康德米爾(Antioch Kantemir, 1709-44)在音節詩中固定第二個重音位置：十一音節詩之停頓（休止符）置於第五與第六音節間，第五音節應為重音；十三音節詩之停頓在第七音節及第八音節之間，並於第七或第五音節為重音所在，使詩行前半段也有固定的重音音節，增加韻律與節奏變化。

十八世紀時，俄國文學才比較清楚地脫離了宗教的影響。兩位學者為俄詩開啓新頁，正式走向重音音節詩律。他們是特賈科夫斯基（Vasilij Tredjakovskij, 1703-69）與羅曼諾索夫（Michail Lomonosov, 1711-65），都是接受過良好教育及歐洲文化薰陶，學識淵博的語文學者和詩人。他們研究俄詩本身的特性與條件，吸取歐洲其他詩法的精髓，倡導俄詩改革。特賈科夫斯基在論文《俄詩寫作新論》(1735)中指出，因為俄語中的重音為區分字義的重要因素，重音音節應成為制約俄詩格律的基本規定，並主張以十一和十三音節詩為俄詩基本格律，除了詩行末尾的陰性韻以外，詩句內亦須井然有序地分布重音，由一對輕、重音節組成一個音步，數個音步組成詩行。當時歌頌英雄事蹟的頌詩為詩壇主流，特賈科夫斯基認為，揚抑格有較強烈的韻律感，對抑揚格持否定態度，並以十一音節詩中第六音節之後為停頓，第七音節仍為非重音（— — — — — // — — — — —），十三音節詩之停頓在第七音節之後，第八音節仍為重音（— — — — — — — — — // — — — — — — — — —）。但俄語單字除了單音節與雙音節以外，還有多音節字，因此有可能出現應該有重音的音節卻為非重音的情形，此外十三音節詩中之第七及第八音節為兩個重音緊鄰，其實也破壞了輕重音間隔的原則，都有待修正。

羅曼諾索夫以特賈科夫斯基的理論為依據，參酌德、英、法國詩歌的長處，一七三九年發表《論俄文詩律》，確定俄詩重音音節詩律，迄今為俄文詩人所遵循，貢獻至偉。羅曼諾索夫認為，使詩歌有效區別於散文的最重要基礎是詩行中輕重音節的規律配置，也就是每一詩行由數個排列相同的音步組成。此外他主張俄文詩歌不僅可以有揚抑格，也可以有其他詩格，除了雙音節的揚抑格（— —）與抑揚格（— —）外，也可使用三音節揚抑抑格（— — —）、抑揚抑格（— — —）和抑抑揚格（— — —）；詩句不限為十一與十三音節，行末不僅可押陰性韻，也可為陽性韻。依據以上邏輯，俄文詩歌的形式得以大大擴充，真正奠定俄文詩法的傳統格律，成為後世俄文詩歌創作者的主要依據。

羅曼諾索夫對俄羅斯文學語言也有重要貢獻。他根據古典修辭學理論，將俄語區分為上、中、下三級文體：大量使用教會斯拉夫文者為上級文體，適宜寫思想性、政治性或宗教性等主題較嚴肅的作品及頌詩；以高雅的俄語參雜少量教會

斯拉夫語者爲中級文體，適於悲劇、宗教劇、輓詩、諷刺詩和學術論文；下級文體則爲通俗但絕非粗鄙的俄文，適宜用於歌詞及私人信箋。這種簡明的分類予寫作者清晰的準則，也使文學寫作從此界律分明。不過羅曼諾索夫自己創作的頌詩卻被認爲欠缺詩人應有的醉意，形式完美，但太少真情。

幸虧隨後不久俄國便出現一位在創作中注入活潑生命力的詩人——德札文(Gavriil Deržavin, 1743-1816)。他在格律上遵循羅曼諾索夫，但力求文字生動。例如在莊嚴的頌詩中滲入戲謔，三等級文體混用於不同作品，韻腳常具獨創性。德札文語氣真摯地歌頌造物主的全能、凱薩琳女皇的開明、愛情的力量....，使俄文詩歌於莊重之外，也展現了熱情，開啓更寬廣的發展之路。

十八世紀末期，因爲西方感傷文學的影響，俄詩終於擺脫古典主義的理性框框和學院派修辭，把個人的生活和感情置於君主和國家之上，從宮廷與神殿來到鄉村茅舍，以哀歌、牧歌、田園詩歌取代頌詩。俄文詩歌於是在形式、題材及主題上都更豐富，個人主觀的表達更重要，感覺的描繪更深入和富有自信，格律更活潑。十九世紀初，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 1799-1837)及其同時代人的浪漫派詩歌成就非凡，是俄文詩的高峰時期。但普希金並非革命者，亦非創始人，卡拉姆金(Nikolaj Karamzin, 1766-1826)、朱可夫斯基(Vasilij Žukovskij, 1783-1852)、巴鳩斯可夫(Konstantin Batjushkov, 1789-1855)等人在他之前已鋪設了道路。此外普希金有許多傑出的同時代人：維澤姆斯基(Pëtr Vjazemskij, 1792-1878)、德維(Anton Del'vig, 1798-1831)、巴拉汀斯基(Evgenij Baratynskij, 1800-44)、雅澤科夫(Nikolaj Jazykov, 1803-46)。他們的文字與普希金一樣精緻，內容深度與形式亦不弱於普希金，但從作品整體觀察比較，普希金則無疑是才華驚人，無人能比。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起，散文文學雖逐漸呈現優勢，普希金自己也開始寫小說，俄詩卻跨越十九世紀後半葉寫實小說盛行的時代，持續保存了下來，並爲新時代的新內容發展了新的形式，在俄國人的文學與文化生活中，受到珍視。

與普希金一樣死於決鬥的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41)擅長寫三音節詩，有更強烈的音樂感。詩幾乎不再是表達思想的工具，而只是詩最初的用處——音樂曲調重於意義和內容。

民謠詩人卡爾佐夫(Aleksej Kol'cov, 1808-42)則延續了文字詩領域中長時期被受忽視的民歌曲調和體材，使嚴格的重音音節詩律得到解放，並開拓俄國詩韻作品的視野，使庶民與曠原的呼喊和精神力量展現魅力。涅克拉索夫(Nikolaj Nekrasov, 1821-78)承續此路線，在民謠詩中加入強烈的社會控訴與意識型態。

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文壇爲小說所壟斷。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耶夫斯基等大師級的非韻文作品令世人側目，俄國文學從此登上世界舞台。這段時期，詩韻文學不再重要，只有少數幾位詩人能與小說大家並列，其中第一位是裘

契夫(Fëdor Tjutčev, 1803-73)。裘契夫以精短的詩篇抒寫對生命、對愛情的敏銳感應，並沉思基督信仰與自然科學實証精神之間的矛盾。他的詩不多，只結集為一本小冊，卻迄今深深感動讀者。

對俄詩格律的發展，裘契夫也有其重要性。他多次在詩中刻意挑戰重音音節詩律的限制，例如置入過長的音節或過多的重音，重返早期民間詩歌詩行長短不一，重音位置不固定的現象，使重音詩自十九世紀末葉起與重音音節詩並行於俄文詩壇上。

此外，十九世紀中期俄詩韻腳的規定出現轉變。自十七世紀初期至普希金，詩行尾韻的規則歷經二百年日益完整而具體的發展，可以應用於尾韻的字卻也受到拘限，詩歌語言因此逐漸萎縮。此時另一名詩人將俄詩帶上新階段：亞歷克謝·托爾斯泰(Aleksej Tolstoj, 1817-75)。他對德文詩甚有研究，特別是歌德、席勒、海涅等浪漫詩人的灑脫隨意，印象深刻，決心超越當時俄詩韻的規格。其詩尾韻活潑，用字大膽，變化多彩。托爾斯泰是一位很受讀者喜愛的詩人，作品傳播甚廣，因此對俄文詩歌發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幾乎所有自認並未與古典傳統脫節的二十世紀詩人都或多或少接續著托爾斯泰的努力，在韻的表現上自我發揮。俄文詩歌遂能在「不明確的韻」中展現光華，而每一位詩人也能同時保持自己的色彩與風格。

哲學家索洛維夫(Vladimir Solov'ëv, 1853-1900)則在思維及用字上帶領十九世紀末期的俄文詩歌進入新階段。他是具有神秘思想的基督徒，自認通靈，肩負救世之責，其哲學觀超越國界及現實的世界；影響所及，催生二十世紀初的象徵主義詩歌，特別是布洛克(Aleksandr Blok, 1880-1921)，別雷(Andrej Belyj, 1880-1934)等人偏重哲學表抒的作品，蘊含了深刻的文化思維。當時另有一些象徵主義詩人較少哲學性，對各種世界觀與宗教觀均持保留態度。對他們而言，藝術本身便是他們的信仰，藝術就是藝術，沒有「善」與「惡」之別，認為應與主觀的意識型態保持距離，在純藝術的範疇中表現和發揮，布留索夫(Valerij Brjusov, 1873-1924)為其中主要代表者。這兩股象徵主義詩潮都對俄詩的題材選擇及詩歌語言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他們尋求新的表達方式，對學術的興趣與對藝術新形式的覺醒，使象徵主義與其他俄詩形式匯集成為全新的巨流，除了重音音節詩律仍受一定程度重視，俄詩的題材、感情表達及語言都更深刻、更細膩而富於變化。所謂變化，其實無可避免的，也出現在聲韻上，即重音與非重音音節的位置及韻腳的安排。重音音節詩律之餘，較自由的形式早在十九世紀初期已有多位詩人嘗試，他們努力使詩歌形式簡單自然，回歸口傳詩歌重音與非重音音節數不固定，沒有重複詩行，不使用韻腳等特性，可以稱之為自由詩。但二十世紀初，自由詩才真正漸有發展。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兩股新的派別，他們一方面都延續象徵主義求新求變的精神，但在基本原則上互相對立。其一為阿克美派(Akmeizm)，另一為未來主義派(Futurizm)。阿克美派排斥哲學性象徵主義玄奧的世界觀，強調希臘文“akmé”的境界：描寫敏銳，表達清晰，文字明朗。三位詩人迄今發揮深遠影響：古密略夫(Nikolaj Gumilëv, 1886-1921)，阿亨瑪托娃(Anna Achmatova, 1889-1966)，孟德斯丹(Osip Mandel'shtam, 1891-1938)。他們三人都執著原則，堅持抒寫真摯的語言，以至於一九一七年以後，都與蘇聯政府的藝文政策直接抵觸。

未來主義則關心當代社會、政治、經濟及思想，自許為革命派創作者，內容、格律、語言都要除舊佈新。瑪亞科夫斯基(Vladimir Majakovskij, 1893-1930)、赫列布尼科夫(Velimir Chlebnikov, 1885-1922)及早年的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 1890-1960)皆為代表者。在瑪亞科夫斯基的詩歌中，重音排列是最不重要的一環，韻腳也十分鬆散。赫列布尼科夫用字新潮，藝術技巧較佳。巴斯特納克早期崇拜瑪亞科夫斯基的新形式，但並不贊同布爾霍維克的政治主張。他的後期作品返回傳統的重音音節詩律，韻腳嚴謹，文字穩重清晰。

與阿克美派及未來主義派都很不相同的是葉謝寧(Sergej Esenin, 1895-1925)。他出身農家，對大自然有深切而獨特的感應，多寫重音詩，韻腳靈活自由。其詩是鄉村生活的生動圖案，純樸真誠卻極多彩，非常受讀者喜愛。

不屬於任何派別，但與各派重要詩人皆有密切友誼的茨薇塔耶娃(Marina Cvetaeva, 1892-1941)意象活潑，音韻節奏強烈，婉約深摯，與阿亨瑪托娃並列為俄國最傑出的女性詩人。

繼起的一代則自童年時期便生活於革命後的蘇聯政治、社會、思想與文化世界中，俄文詩歌展開全新的階段。與其他文學一樣，創作者在現實與統御教條的矛盾中尋求因應之道，他們大部份追隨布洛克與瑪亞科夫斯基的革命哲學，內容與形式都求新求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戰爭為主題的詩歌為數甚豐，鏗鏘動人，是俄詩的另一高潮。史大林死後，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他被公開批判以後，俄國文學開啓了新的時代。寫於此時的戰爭詩歌，許多並不將俄國士兵塑造為英雄，而是描寫驚人的殘酷事實，例如阿庫札瓦(Bulat Okudžava, 1924-)，或如葉夫圖申科(Evgenij Evtushenko, 1933-)指責史大林的恐怖統治以及反猶太主義，並警告切莫允許類似情況再現。

另一類詩歌並未直接標示政治主題，但也表現了清楚的世界觀。他們認為，永恆的人類主題是生命與死亡、心靈的自由、良知和永遠的安寧；換句話說，把官方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推向一旁，只專注生命的根本意義。這類詩人常不受官方信任，有時會遭遇批評，但只要不超越一定尺度，仍被容忍，可以在俄國國內寫作。超級界限的人，就必須移居國外了，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洛德斯基(Iosif

Brodskij, 1940-1996)爲其中之一。

大部份當代俄國詩人的形式相當保守-比西方詩人保守得多，完全脫軌的格律並不多見。事實上，重音音節詩甚至比重音詩更受歡迎，但韻腳確較從前寬鬆許多。此外很少有詩人追求全新的詩歌語言，在俄文詩歌中，嚴肅內涵的重要性一向超越形式的表現，亦爲俄詩的特性。

因爲學術研究及教學的需要，長期以來，閱讀俄文詩歌是我的重要功課，將它們譯介給中文讀者，亦爲多年宿願，卻因種種原因，一再拖延。如今幸獲國科會支持，於是利用一年教學休假，進行系統的閱讀與翻譯。我投入許多時間讀詩，窗前燈下，在綺麗文字與宕逸意境中，深感詩的感染力震撼人心。但從十二世紀迄至現代，傑出的詩人甚多，而且他們創作豐富；以普希金一人爲例，便在八百首以上。盡可能蒐集齊全作品與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面對浩如瀚海的詩作，閱讀與篩選實爲極大挑戰。除了我個人的藏書，政大與文化大學俄語系圖書館鼎力支援，北大顧蘊璞、政大陳美芬、文大涂文慈三位教授協助複印資料，台大外文系高材生劉家慧以極大的耐心和細心打字，我藉此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

我希望這本《俄國詩歌欣賞》可以幫助讀者朋友對俄詩的發展過程獲得大略認識，因此依據時代先後，選取每個階段的代表者，先精簡介紹其詩風，然後譯詩。詩的取舍首先顧及代表性，例如表現當時的流行題材與格律，及詩人的藝術與思想，但其中難免因個人喜好，選擇了較能扣動我心，捨棄讀後覺其無味或不明其意的作品。本書總共選譯二百零六首作品，因涵蓋的時代甚長，恐篇幅過大，除極少數例外，未選長詩。事實上，短小的體裁亦可具有大容量，達到舉重若輕的境界，也能充份表現詩人的風格，深入讀者心靈。與非韻文相較，譯詩的挑戰很大。俄語是音感強烈的語言，俄詩大部份格律嚴謹，音步、聲韻甚有規律，譯成外文，必有失落。我力求遵照原詩，在詩句上整齊，若能做到譯文每行字數與原詩音節數目相符，便雀躍歡喜。此外，要求自己注意原詩的形式與節奏，以及各詩人不同的修辭方式。有的詩洪波滔滔，有的杳藹深邃，我嘗試轉達，但以能力所限，必有不逮，請專家指正，讀者原諒。

伊戈爾遠征記

《伊戈爾遠征記》(Slovo o po'iku Igoreve) 堪稱古俄文學時代最重要的作品，作者與創作年代都仍待考。手抄本發現於 1795 年，立即引起學界的廣泛討論與研究。1812 年莫斯科大火焚毀了原稿，目前留存的最古老版本為當初獻給皇室的原稿複本及 1800 年的第一版印刷本。

第九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中葉，基輔是俄羅斯政經中心，通稱基輔羅斯。《伊戈爾遠征記》敘述十二世紀末，基輔羅斯公國諸侯割據、異族入侵的時代，1185 年北方的諾夫哥羅德王公伊戈爾率軍遠征占領窩瓦河與德聶伯河間大草原的異族波洛夫茨人，不幸大敗，伊戈爾被俘。伊戈爾後雖逃返羅斯，羅斯從此國力衰微，光榮不再。《伊戈爾遠征記》是抒情色彩強烈的英雄史詩，全長 750 句，以古老的教會斯拉夫文寫成。因年代久遠，原文多處脫落，無法辨識，常見彼此互有差距的解釋。其音律近似白話，每行音節數目不定，尾韻亦不對稱，但起伏多變，是一種有特殊音韻感的詠頌文。內容則結構曲折，描繪生動，想像力豐富，富有俄羅斯民族特色。全文分序曲、主篇及結尾三部份。在序曲中，作者思考應以何種方式敘述征戰經過。他認為，最忠實的敘述遠勝於天馬行空的彩繪。這樣的轉折增加了說服力，大部門份學者相信，遠征記的作者極可能係伊戈爾隨從，或至少為其同時代人，故創作年代可能在 1185 至 1187 年間。第二部份描寫伊戈爾與其兄弟會師，討伐波洛夫茨人，俄羅斯官兵衝鋒奮戰，伊戈爾卻不幸被俘。第三部份為全詩最精彩的章篇。伊戈爾的妻子雅洛斯拉夫娜在城牆上哭訴對丈夫的思念，祈求風、河水和陽光仁慈對待伊戈爾及士兵，解救他們脫離困境。文字樸素，但節奏鮮活而富彈性。最後，伊戈爾逃回祖國，人民歡欣歌唱，俄羅斯愛國精神躍然紙上。因為相信作者的敘述皆為史實，更覺詩句中的感情真摯動人。以下摘譯遠征記序曲、主篇及結尾之部份段落。

伊 戈 爾 遠 征 記

I¹

是否爲我們更適宜？兄弟們啊！
以古老的方式開始敘述
伊戈爾悲傷的征戰經歷，
斯維雅特斯拉夫²之子伊戈爾的經歷。
不，這首歌應當依據
當時的真實事蹟，
不該任憑巴揚³編造。
因爲聰明的巴揚
創作歌曲時，
他在思想中轉化成爲
樹上的夜鶯、
地上的灰狼、
雲下的禿鷹。
他說，他記得
戰鬥初啓時，
釋放了十隻鷹
撲向成群的鵝；
鵝被噬食前
先唱一首歌
誦頌老雅斯拉夫⁴
和英勇的慕斯基斯拉夫⁵
他在卡索根⁶士兵前
宰殺了雷得賈⁷；
歌頌英俊的羅曼斯雅托斯拉維茨。⁸

¹ 第一段摘譯《遠征記》序曲前四十句，作者思考如何描述伊戈爾的事績。

² 此處及詩中多處提及之人名爲十一、十二世紀基輔羅斯公國時代諸公爵。

³ 巴揚爲俄羅斯傳說中十一世紀末十二世紀初之民間詩歌歌手。

⁴ 同 2

⁵ 同 2

⁶ 異族

⁷ 卡索根族領袖

⁸ 同 2

不、兄弟們，
巴揚何曾釋放出雄鷹
撲向鵝群，
不過是以靈敏的手指，
在生動的弦上，
喧囂著公爵的榮耀啊！

兄弟們，讓我們
記述這一段經歷，
從老弗拉基米爾⁹
到今日的伊戈爾。
他的智慧充滿力量，
他的心靈洋溢勇氣
與戰鬥的熱情，
率領英勇的士兵，
為俄羅斯的土地
與波洛夫茨人奮戰到底。

⁹ 弗拉基米爾為基輔羅斯開國大公，率先皈依希臘正教，被尊為聖人。

II

伊戈爾等待親愛的兄弟夫謝沃洛德。

蠻牛夫謝沃洛德¹⁰對他說：

「我唯一的兄弟，你是我唯一的光，伊戈爾！

斯維雅特斯拉夫的兒子。

兄弟，為你的快馬裝備鞍轡，

我的馬兒早在庫爾斯克¹¹為你備妥。

我的庫爾斯克人是老練的戰士：

他們在號角下被纏裹，

在盔甲下被懷抱，

以矛端被餵養¹²。

他們熟知路徑

和深谷。

他們的弓拉緊，

箭筒開啓，

軍刀磨利；

奔馳如原野的灰狼，

追求自己與大公的光榮。」

¹⁰ 夫謝沃洛德是伊戈爾的弟弟，「蠻牛」是他的別名。

¹¹ 庫爾斯克是夫謝沃洛德的領地。

¹² 指襁褓時期便與士兵的號角、盔甲、長矛為伍。

III

多瑙河上¹⁴聽聞雅洛斯拉夫娜的聲音；
清晨她像一隻杜鵑向陌生的土地¹⁴呼喚：
「我願像杜鵑，沿著多瑙河飛翔，
我願在卡雅拉河¹⁵中浸濕絲袖，
擦拭公爵健壯軀體上的血傷。」

清晨雅洛斯拉夫娜

在普基浮城牆上哭訴：
「哦，風啊，大風啊！
你為何，神啊，如此強力吹拂？
你為何帶領野蠻人的箭
乘著你的輕盈翅膀
射向我親愛的戰士身上？
難道你在雲端下吹拂，
在碧海上搖晃著船隻還不夠嗎？
你為何，神啊，把我的快樂
在草原上吹散？」

清晨雅洛斯拉夫娜

在普基浮城牆上哭訴：
「哦，榮耀的德涅伯河¹⁶啊！
你曾穿透波洛夫茨人土地上
石一般的山脈。
你曾將斯維雅托斯拉夫¹⁷的船隻
搖向科貝雅克¹⁸的營地。
神啊，把親愛的人兒搖向我吧！
讓我不需在清晨將淚水
朝向海上¹⁹送給他。」

¹³ 雅洛斯拉夫娜是伊戈爾的妻子，她在其夫領地普基浮（Putivl）的城牆上哭泣，多瑙河距離此城甚遠，作者以多瑙河形容遙遠之他，也有學者認為多瑙河泛指河流或頓河。

¹⁴ 指南方草原，敵人佔領的地方。

¹⁵ 戰爭發生之地，伊戈爾在此被俘。

¹⁶ 原文於德涅伯河後有一字（Slovutičju），意義不明，多譯為該河別稱：「榮耀的」或「洶湧的」。

¹⁷ 基輔大公，曾在伊戈爾遠征前一年沿德涅伯河南下，大勝異族。

¹⁸ 異族領袖。

¹⁹ 海在俄羅斯南方，「朝向海上」指「朝向南方。」

雅洛斯拉夫娜清晨

在普基浮城牆上哭訴：

「明亮的，三倍明亮的陽光啊！

你爲人人帶來溫暖和美麗。

你爲何，神啊，將炙熱的火燄

伸展在我親愛的戰士身上？

使他們在乾枯的原野

因爲焦渴彎折了長弓，

因爲憂愁堵塞了箭囊？」

勇士歌謠〈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Vol'v Vseslav'evič）

勇士歌謠（Byliny）又稱英雄歌謠，是一種迄今流行於俄國北方的敘事詩。不識字的歌手遊走各地，彈唱傳說中的英雄人物與事蹟（大部份取材自十一至十三世紀古俄時代的歷史和故事），用字素樸、風格自由，口語相傳。十八世紀後半葉才出現形諸文字的收集本。首冊勇士歌謠中也收錄了這首〈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基輔時代編年史〈涅斯特年鑑〉（Nestro—Chronik，1116）便曾記載 1044 年威謝斯拉維茨的出生：「他的母親生下他，嬰兒頭上有一傷痕，巫師囑她以布包紮這傷，終身不能卸下。威謝斯拉維茨至今包著這布，而且他的威力無人能比。」似乎年鑑記錄之時，威謝斯拉維茨仍然在世。其別號「沃爾夫」則是「魔力」之意，也證明他的傳奇性。勇士歌謠為重音詩，通常每行有三或四個重音，其間非重音音節數目不拘，最強的揚音常在倒數第三音節，倒數第一音節為次重音，因此產生節奏感。這首歌謠可能是 1500 年前後的作品。

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

花園，綠意盎然的花園裡
漫步著年輕的公爵郡主，
年輕的公爵之女瑪法·威謝斯拉維娜。
她躍過石塊踩上兇猛的蛇，
這惡蛇於是盤捲
纏繞綠色的皮靴，
纏繞光滑的長襪，
尾巴敲擊她柔白的臀。
那時刻郡主便受了孕，
她受孕生產了嬰孩。
於是天上月亮發光，
基輔城誕生了壯士，
幼小的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
潮濕的大地爲之顫抖，
盛榮的印度爲之哆嗦，
蔚藍的海洋掀起巨浪，
因爲年幼的壯士，
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誕生了；
魚潛入海底，
鳥飛向高空，
鹿和野牛躲進山中，
兔和狐狸隱入叢林，狼和熊藏身縱木間，
貂和幼鼠躍上島嶼。
沃爾夫出生一又二分之一小時
便說話了，聲如雷鳴：
「啊，母親，
年輕的瑪法·威謝斯拉維娜！
莫裹我以緋紅的襁褓，
莫繫我以絲綢的腰帶，
將我包入，母親，
鋼製的堅牢甲冑，
勇猛的頭戴上金盔，

右手一根狼牙棒，
沉重的鉛棒，
它的重量三百普特¹。」
沃爾夫七歲，
母親遣他上學，
沃爾夫學會了閱讀；
母親命他坐下寫字，
他學會了書寫。
沃爾夫十歲，
學習了大智能：
他先學習---
扮成敏銳的鷹，
然後沃爾夫學習---
變化成灰色的狼。
沃爾夫的第三項技能---
化身金角栗色蠻牛。
沃爾夫十二歲，
開始聚集衛隊。
他聚集衛隊三年，
衛士三千。
沃爾夫十五歲，
衛士也都十五歲。
他們名聲顯赫，
傳遍王都基輔。
印度武裝帝國，
自我頌揚誇耀
將要洗劫基輔，
把神的教堂燒成灰燼，
把榮耀的修道院摧毀。
但沃爾夫敏銳，
帶著英勇衛士，
朝向印度帝國，
進軍戰場。
衛士熟睡時，
沃爾夫醒著：
他化身灰狼，

1 一普特等於四十磅（=16.38 公斤）

在漆黑的林中奔跑，
在漆黑的林中，在樹叢間。
他追擊麋鹿，
狼和熊無處藏身，
貂與豹是他的美食，
兔與狐狸也不嫌棄。
沃爾夫給英勇的衛士珍饈美酒，
給可愛的青年衣和靴，—
他們穿的是貂皮，
有時換上豹衣。
衛士熟睡時，
沃爾夫醒著，
變成敏銳的鷹。
飛向蔚藍海上，
追擊鵝，白色天鵝，
小灰鴨也無處藏身。
他給英勇的衛士珍饈美酒，
食物是豐富的，
多變化的菜餚和甜食。
然後，沃爾夫展示魔力：
「啊、勇敢的好勇士，
你們不多不少七千人、
你們，兄弟，有誰能
變成栗色蠻牛，
奔去印度王國，
刺探王國和大王
薩魯克·薩魯耶維？」
如樹葉與青草鋪展，
衛士們低下頭，
勇敢的勇士們回答：
「我們之中沒有這英雄，
除了你，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
威謝斯拉維茨
變成金角栗色蠻牛，
朝著印度王國奔馳。
他一躍越過一俄里²，

² 一俄里等於 1.06 公里

再躍失去了蹤影。

他化身敏銳的鷹，
飛去印度王國。
到達印度王國，
停在王宮白石上。
在王國的宮殿，
印度國王
的窗柱旁。

如強風吹颳著冰層³，
國王和王后談話，
王后阿嘉科娃，
年輕的海倫·亞歷珊卓娜說：

「啊，光榮的印度王！
你將整軍攻伐羅斯，
卻不明瞭他們。
天上月亮閃耀，
基輔誕生了強壯的勇士，
是你，國王，的敵人。」

沃爾夫在窗柱旁
竊聽了談話，
變成一隻鼬，
跑入地窖，
奔上閣樓，
咬斷緊弓的弦，
拉下利箭的鐵尖，
抽出火藥武器
的火石和彈杆，
埋入泥土中。
沃爾夫變成敏銳的鷹，
在天空高高翱翔，
飛向遙遠的遼原，
飛向勇敢的勇士。
勇士熟睡，
沃爾夫醒著。
他喚醒勇敢的好勇士：

3 指談話聲清晰可聞。

「啊，英勇的衛士！
此刻不該睡覺，醒來吧，
讓我們向印度王國前進！」

他們抵達白石城牆；
城牆是堅固的，
城門是鐵鑄的，
吊勾和門門是銅製的，
崗哨日夜守衛，
門檻是珍貴的魚骨，
雕刻精巧希奇，
唯有螞蟻可以穿越。
年輕的勇士們悲愁，
他們傷心地說：
「我們的頭顱將白白拋棄，
誰能通過這道厚壁？」
年輕的沃爾夫機智：
他變成了一隻螞蟻，
又使好勇士都成了螞蟻——
他們穿過白石砌的城牆，
來到了另外一邊，
榮華的印度宮殿。
又變成好勇士，
帶著武器站立，
他對勇士們命令：
「啊，勇敢的衛隊，
你們當行遍這王國，
殺死老的、少的，
不留任何一人播種，
只剩挑選過的，
不多不少七千
美麗的少女。」
勇士行遍印度王國，
殺死老的、少的，
只剩挑選過的
美麗少女。
他，沃爾夫，進入宮殿，

印度國王的宮殿；

宮殿的門是鐵鑄的，
吊鉤和門閂是鍍金的鋼。
沃爾夫·威謝斯拉維茨說：
「折斷腿我也要拆除這門！」

他抬腳衝撞鐵門，
鋼環破裂了。

他抓住國王白淨的手，
榮耀的印度王
薩堤克·薩魯耶維的手，

沃爾夫說：
「對國王，我們不殺、不砍頭！」

他抓起國王，拋向磚地，
國王成了碎片……。

沃爾夫登上寶座，
娶王后阿嘉科娃，
年輕的海倫·亞歷珊卓娜；

英勇的衛士
娶年輕的少女。
年輕的沃爾夫成了國王，
勇士成了城市居民。

他散發金和銀，
分送馬和牛，
勇士每人十萬枚金幣。

波洛茨基 (Simeon Polockij, 1629-1680)

出身白俄羅斯，是一位博學的神職人員，1664 年起擔任沙皇宮中皇子師傅，對俄國文學及詩歌的推廣甚有貢獻。他引進波蘭的音節詩律，每行十三音節，倒數第二音節為重音，第七音節之後有一停頓，故第六音節亦為重音。其他重音音節的位置則未予固定，雙行押韻 (aa bb cc)。音節詩律從此為俄國詩人廣泛採用，並奉為基本格律達七十年之久。這首〈淑女〉原文不僅格律嚴謹，內容用字也表現了作者及當時社會保守的思想。

淑女 (1678)

貞潔的羞澀裝飾著淑女臉龐，
她畏縮膽怯不敢行任何罪惡。
這羞澀的徵象人人清楚看到，
你瞧她雙眼從不向四處拂掃，
只柔順溫婉地向著下方垂注，
彷彿固定地坎釘在地面之上。
她的舌尖靜靜貼在皓齒後方，
從不為無益的語言隨意展放。
因為淑女啊只宜少少地說話，
多多傾向智慧而潔淨的思想。

柏可波維茨 (Feofan Prokopovič, 1681-1736)

爲出身基輔的主教，因爲對西方文化甚有研究，受知於彼得大帝；1716 年接受徵召，參與研擬彼得大帝之內政、宗教及教育改革方案。1725 年彼得大帝猝逝，柏可波維茨立即遭反對改革的人士圍剿。此詩寫於彼得逝世五年後（1730），作者慨嘆孤立無援，真情流露，與波洛茨基的〈淑女〉大異其趣。事實上，柏可波維茨不僅政治及宗教思想開明，也爲俄詩寫作注入輕鬆活潑的感情和韻律：詩行縮短，輕重音節交錯，行末交叉押韻，逐漸形成俄詩後來的重音音節詩律。

牧人在漫長雨季中哭泣 (1730)

何時再見愉悅晴天
和燦爛的白晝？
何時出現晴朗天空
最慷慨的恩寵？
任何方向見不到光，
總是陰雨綿綿。
沒有希望。啊！我的
命運如此匱乏。
雖曾閃現一絲慰藉，
卻預告著誘惑。
信眾¹獲得少許舒緩，
竟不過是欺騙。
我在橡樹下顫慄抖索，
饑餓的羊消瘦。
他們因濕漉漉的寒冷
已經消失無蹤。
第五天²過去，雨水仍
不停息地下著。
悲痛的哭泣和憂傷
沒有止境。
天啊！快快拯救我們
脫離哀愁。
祖先教導我們
向你祈求。

1 指支持他的人們。

2 五天比喻彼得大帝已逝世五年。

羅曼諾夫 (Michail Vasil'evič Lomonosov, 1711-1765)

羅曼諾索夫出身俄羅斯北方白海濱的農奴家庭，因為稟賦優異，經教會協助，1730 年入學莫斯科「斯拉夫－希臘－拉丁學院」。1736 年赴德學習物理、化學、哲學、文學、礦冶學。他很早便對詩歌發生興趣，留德期間，對德文詩歌整齊的格律印象深刻，並在論著《俄文詩歌結構的規則》中，強調俄語為重音清晰的語言，俄文詩歌應重視重音與非重音音節的排列，突顯節奏與韻律，並將詩行音節數目在十三與十一音節以外，作更多的發揮。他自己常寫八音節抑揚格頌詩，聲調鏗鏘有力，詞藻優美，使俄文詩歌不僅由音節詩律走向重音音節詩律，也在語言與境界上更為豐富。羅曼諾索夫於 1741 年返俄，任莫斯科學院院士，學術性著作兼及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冶金學、哲學、修辭學、詩學、俄文語法，且皆有重要的傳世之作，被認為是當時俄國最博學的人。1755 年創立莫斯科大学，該大學迄今以他為名。

羅曼諾索夫也是傑出的頌詩詩人。他歷經彼得大帝、凱薩琳一世、彼得二世、安娜女王、伊凡六世、伊麗莎白女王、彼得三世和凱薩琳二世等統治者的時代，為他們寫了許多首頌詩，以火燄般的熱情和華麗修辭流露對君王的信心與愛國熱情。作為自然科學家，他筆下的自然界仍然展現美麗的藝術魅力：跳躍歌唱的鳥、氣象萬千的瀑布、佈滿星辰的夜空……。另一方面也常在詩中作理性思考，例如下列這首〈夜思造物主的偉大〉，歌頌夜的景色，濃厚的宗教氣息之餘，對北極光留有不解的疑惑。

夜思造物主的偉大 (1743)

白晝遮起它的臉龐，
黑夜覆蓋上了大地，
陰影攀越高高山嶺，
陽光俯身離開我們。
深淵鋪展綴滿星辰，
星星無數深淵無底。

如海浪裡的碎沙粒，
似冰洋中的小火花，
如強力漩渦的細塵，
似烈火中的小羽毛，
我深深墜入了深淵，
失落在疲憊思緒裏。

智者之口昭告我們：
「那裡有各種世界，
無數的太陽在彼處燃燒，
也有民族和世紀的循環；
爲了神祇的所有榮耀，
那裡有相同的自然力。」¹

大自然啊，何處是你的定律？
竟從午夜的國度裡昇起朝霞！
難道太陽在那裡安置了寶座？
難道冰海在那裡拋擲著火柱？
瞧！冰冷的火燄覆上了我們！
瞧！白日在黑夜登上了大地！²

¹ 義大利道明會士 Giordano Bruno (1548-1600) 認爲宇宙多元,存在著許多星球,各星球上皆有生物,此段呼應其說。

² 描述北極光的景象,認爲自然定律受到挑戰。

啊，你的迅捷之眼
穿透永恆定律之書，
最小的物質向你們
呈現大自然的法則，
你們熟悉行星軌道，
請問，何物迷惑我們？

什麼在黑夜晃動明亮的光？
什麼把纖細的火擊向蒼穹？
電光如何沒有烏雲
從地面急奔向天頂？
凍結的蒸氣如何在深冬
怒噴出烽火？³

那裡漆黑與海冰爭吵，
或是陽光上正在閃耀，
穿透稠密空氣低俯向我，
或是茂密的山頂在燃燒；⁴
還是海上和風不再吹拂，
溫柔的浪花湧向太空？⁵

關於吾人周遭景象，
你的答案充滿疑惑。
告訴我，宇宙如何伸展？
最小的星星彼岸是什麼？
你可明白萬物盡端的存在？
告訴我，造物主大能幾多？

3 也有學者認為北極光的產生係因地面蒸氣上升空中燃燒所致。

4 另一理論依據為，北極光是火山爆發的反光。

5 此處推測北極光現象乃太空萬物運行所致。

德札文 (Gavriil Romanovič Deržavin, 1743-1816)

德札文無疑是十八世紀俄國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延續羅曼諾夫的傳統，創作頌詩，卻在理性精神與嚴謹格律之外，熱情發抒個人的內心感受，流露強有力的年輕氣魄與生命喜悅，為古典主義詩歌開創新貌。德札文三十幾歲才開始對詩歌發生興趣，一七八三年以頌詩〈費麗察〉（"Felica"）一舉成名。費麗察是童話故事中美慧的公主，她寬厚溫柔、樸素公正。詩人以此具有豐富人性和半神化色彩的形象讚頌凱薩琳二世，深得女王歡心，從此官運亨通，歷任省長、參議員、司法部長。晚年雖因率性灑脫不再得意官場，但專心寫作，不改其樂。與羅曼諾索夫相較，德札文以更真實的心靈創作，表現更豐富的人性。羅曼諾索夫在詩中贊頌上帝的全能與人間的神性，德札文則歌詠君主的賢明，青春的歡愉，諷刺虛偽與狡詐，語言活潑，突破古典主義理性至上的框框。

悼梅謝斯基公爵¹ (1779)

時間之言！金屬之聲！
你的威嚇令人恐懼；
你的呻吟召喚，召喚，
召喚我---接近墳塚。
我才看一眼人間，
死神便咧嘴齙牙。
他的鐮刀閃爍如電，
伐斷野草般的歲月。

無論誰、任何萬物，
無法逃避命運魔爪；
君王和囚徒---蛆蟲的食物，
自然力的兇惡蠶嚼所有的墓；
時間張口吞食榮華，
如濤濤水流注入大海，
歲歲年年便流向永恆；
貪婪的死亡吞噬世界。

我們在深淵之緣滑行，
急速地向下墜落：
以生命迎接死亡，
爲了死，我們生。
死神殘酷擊斃一切：
磨碎星星，
捻息陽光，
威嚇萬物。

必朽的卻以爲不死，
盼望永遠活著；
死神尋他有若盜賊，
霎那間奪去了性命。
唉！少一些恐懼之處，
死神可能更迅速逼近。

¹ 梅謝斯基爲當時俄國社交界名流，德札文曾爲公爵盛宴的座上客，1779 年公爵猝逝，德札文以詩悼念。

雷聲不會比他更敏捷
馳抵驕傲的巔峰高處。

豐足、歡樂與安逸之子，
梅謝斯基！你躲在哪裡？
你離棄這生命之岸，
遠遠奔去死亡彼方；
留下灰燼，魂魄不再。
魂魄何在？---那裡。---哪裡？---不知道。
我們只能泣訴：
“啊！多麼痛苦，活在世上！”

與健康同在之地，
燦爛著快慰、歡樂和愛，
血卻在那裡凝固，
靈魂因悲傷悸動。
盛宴之處如今是棺木；
歡聲哄響之地，
吶喊著悲切的呼喊，
蒼白死神冷看一切。

他冷看一切---注視
從不滿足權勢的君主；
注視崇拜金銀，
尊貴高傲的富人；
注視美麗與嫵媚，
注視崇高的理性，
注視勇敢的力量，
磨利鐮刀的雙刃。

死亡，自然力的怒顫與恐怖！
我們---驕矜中混雜著無助；
今日是神，明日成灰；
今日誘人的希望令你迷戀，
但明天：人啊，你在哪裡？
辛勤取得丁點成績，

卻墮入混沌的深淵，
如夢，你的人生已成過去。

如夢，如甜蜜幻想，
我的青春也已遠去；
花容不再使我迷醉，
快樂不再令我贊歎，
思想不再如是輕率，
我也不再如是歡快；
渴望榮耀令我痛苦，
我聽著贊歌的喧呼。

英勇卻也隨之遠去，
以及對光榮的渴望；
財富的慾求消失了，
而心中的熱情波濤，
走吧，走上你們的路。
滾開，所有可能的幸運！
你們多麼善變而不真實：
我已來到了永恆的門前。

今朝或明日，
彼費列夫²！我們終將死去---
你為何苦惱憂傷
逝者未能永遠活著？
生命是上蒼短暫的禮物，
安頓自己於寧靜中吧！
以你的清明心靈
感謝命運的衝擊。

2 彼費列夫將軍為梅謝斯基公爵好友。

俄羅斯少女 (1799)

你可曾看見，濟斯城的歌手³！
春日草地上俄羅斯少女
怎樣伴著牧笛
輕跳貝茨卡舞⁴？
怎樣低首穿梭，
齊聲踩叩鞋跟？
手臂輕展，眼波流轉，
扭肩訴說心意？
金色髮帶怎樣
閃爍白淨額前？
珍貴的珠鍊下
嬌嫩胸脯起伏？
淡藍血管怎樣
流動紅紅血液？
火一般的雙頰，
酒窩嵌著情意？
怎樣眉如烏貂，
明眸洋溢熱情？
她們的笑靨---
擊碎獅和鷹的心。
你若看見這美女，
必忘卻希臘嬌娃。
披著風流雙翼，
厄洛斯⁵也將消魂。

3 指古希臘詩人安納克里翁 (Anakreon，約 550BC)，出身濟斯城 (Gise)。

4 一種俄羅斯民族舞蹈。

5 希臘愛神 (Eros)，帶著弓箭飛翔，撮合人間愛侶。

克雷洛夫 (Ivan Andreevič Krylov, 1768-1844)

爲俄國最知名的寓言作家，出身貧窮，十歲起便自力謀生，成長歷程困厄顛沛，累積對人生百態的深入觀察，並熟諳俄羅斯民間傳說和語言，爲日後寫提供豐富素材。克雷洛夫早期嘗試寫喜劇，1788年起創作寓言詩，1805至1810年譯法國寓言作家拉封登 (La Fontaine) 的許多首代表作品，頗得好評，從此獨鍾寓言，成爲俄國此類文學迄今無可取代的代表者。古印度寓言、伊索及古羅馬寓言早在十五世紀起陸續傳入俄羅斯，它們融入了俄羅斯的民間幻想和原始神話，克雷洛夫的寓言因此不免從外來故事中汲取了靈感，但自有其特殊的俄羅斯民族個性——繪聲繪影的譏嘲，歡娛式的狡詐，直截了當的機智。他的寓言詩共205首，與傳統寓言一樣，以動物爲故事人物，大者獅、象、熊、雄、鷹，小則梭魚、螞蟥、蜜蜂、蚊子；其傲慢、貪婪或忠厚、謙遜，莫不栩栩如生，生動諷喻了人類世界。克雷洛夫的寓言多以抑揚格自由詩體寫成，詩句長短不一，行末韻腳亦不拘泥形式。故事則多精短，情節緊湊，從故事的戲劇性與對話內容上表達象徵寓意和道德觀念。那些戴著動物面具的角色，談吐舉止極爲人性化，所表達的譴責與嘲笑緊扣人生。故事中許多句子警闢有力，作者常在故事前後加註或長或短的警句，使中心意旨更爲鮮明，不少警句成爲俄國人日常生活常用的格言和諺語。

烏鴉和狐狸 (1807)

多少次告誡世人，
諂媚卑劣有害，卻徒勞無功，
馬屁精總在人心中找到隙縫。

* * *

烏鴉偶然在某處發現一塊乾酪，
她奮力飛上杉樹，
準備安享美食，
心中暗忖，口中叨酪。
不幸狐狸正巧路過，
酪香霎時中斷了狐狸腳步：
狐狸瞧見乾酪---這酪迷惑了他。
騙子踮起腳尖走近杉樹，
他搖搖尾巴，盯著烏鴉，
微喘甜蜜地說：
「親愛的，妳多麼完美！
瞧這細頸，瞧這媚眼！
真與童話一般無二！
瞧這羽毛，瞧這小嘴！
呦！你的聲音定勝天使！
唱吧，可愛的人兒，別害羞！小姊妹，
憑妳的美貌，憑妳的歌喉，
妳是林中之后！」
被花言巧語迷昏了頭，
烏鴉喉頭緊縮喘不過氣來。--
為報答狐狸的殷勤蜜語，
烏鴉使勁呱呱啼鳴：
乾酪墜地一騙子與酪都失了蹤影。

狼和小羊 (1807)

弱者在強者面前總是有罪：
歷史上聽過無數例子，
但今天我們不寫歷史，
寫寓言中聽到的故事。

* * *

一個炎熱的日子，小羊順道來小溪飲水；
不料惹來災禍，
不遠處，一隻餓狼正東奔西跑找尋食物。
他看見了羊，立刻撲向獵物。
但做事總得有合法門面和道理，
便喝道：「大膽！無恥小子，
竟以骯髒嘴臉，混合淤泥沙土，
渾濁我的飲料？
我要撕下你的腦袋，
懲罰這放肆的行爲。」
---「尊貴的狼啊，
請容我斗膽稟告，我在距離
尊貴的您十步之遙的下游飲水；
請別發怒，
我不可能弄渾您的飲水。」
---「難道我撒謊！
下流胚子！沒聽說世上有這樣的荒唐事！
喔！想起來了，前年夏天
你曾在此對我出言不遜。
老友，我可沒忘這事。」
---「那是不可能的，我出生不到一年。」
小羊說。---「那麼是你哥哥。」
---「我沒有哥哥。」---「那麼是表哥或堂哥，
反正是你們家族的某一個。
你們，你們的獵犬和牧人，
全都詛咒我災禍，

而且盡可能想殺害我。
爲了他們的罪孽，我要對你報復。」
---「啊！我犯了什麼罪過？」
---「閉嘴！累死我，
哪來閒功夫研究你的罪過？臭小子！
你有罪，因爲我肚子餓。」
說完話---狼把小羊拖入了陰森森的林中。

執政的象（1808）

擁有名望和權勢
卻沒有智慧的人，
倘若竟有慈悲的心，真是大事不好。

* * *

大象被委派到森林中執政。
僅管他出身名門，
但醜兒家家有：
我們這大人
天生壯碩，
卻連蒼蠅都不欺負。
你瞧善良的大人經歷了什麼：
一群綿羊遞上衙門一紙訴狀：
「狼兒要把我們的皮全剝下來。」
---「唉呀，這些土匪！」象怒斥：「罪過啊！
誰允許你們如此胡作非爲？」
狼說：「沒這回事兒，大王！
你不是應許過我們爲了過冬的皮襖
向羊隻收取輕薄的代租嗎？
他們竟大呼小叫，多麼愚蠢的羊啊！
只不過從他們姊妹身上取一點皮，
他們便如此這麼吝嗇。」
---「是嗎？」象說：「當心！

我絕不容忍謊言。
好吧，你們去取皮，
可不准招惹他們的毛。」

驢和夜鶯 (1811)

驢看見了夜鶯，
便對他說：「人家告訴我，朋友，
你唱起歌來美妙絕頂。
真希望親耳
聽你歌唱。自己判斷
你是否真正了不得？」
夜鶯便開始表演技藝：
他啼鳴、啾啾，
那樣和諧、悠長、婉轉；
接著溫柔地轉弱，
如遠處簫笛悠悠，
又似細砂撒落。
萬物側耳傾聽
鳥中之后的歌聲；
風靜止，鳥沉默，
成群飛來。
牧童屏止住呼吸，
微笑欣賞夜鶯的歌。
歌聲終了，驢垂視地面，
「還可以，」他說：「說真的，
聽你唱歌並不乏味。
只是可惜
你不認識公雞。
倘若你向他學一些些兒，
你會更加熟練。」
聽了這評語，可憐的夜鶯
振翅飛去——飛去了遠遠天邊。

* * *

上帝，救救我們遠離如斯判決！

天鵝、梭魚和蝦 (1814)

朋友間未能達成協議，
事情便無法順利進行，
且無法獲得結果，只落得苦惱萬分。

* * *

有一天，天鵝、梭魚和蝦
忙著運送一輛貨車。
他們三個一同將貨物套上車，
使盡力氣，貨車卻動也不動！
貨物看來是輕的；
不過天鵝往雲端衝，
蝦向後方退，而梭魚朝著水裡扯。
他們之間誰錯誰對---我們難以評斷；
但貨車今日仍在那兒。

特里史卡的長衫 (1815)

特里史卡的長衫肘彎磨穿了洞。
幹嘛思忖良久？他拿起了針線，
截去四分之一袖管，
縫上了肘彎處，長衫又可穿了；

只不過手臂裸露了四分之一。
有什麼值得傷心的？
然而每一個人都嘲笑特里史卡，
特里史卡說：「我可不是傻瓜，
當然會立刻補救，
要把衣袖改得比從前更長。」
啊，特里史卡這小子真不簡單！
他截去後襠和前襟，
接在袖筒上。我們的特里史卡樂了，
雖然他身上的長衫
比內面的背心短得多。

* * *

有時我在其他人身上見過
同樣的狀況。
他們搞亂了事，馬上補救，
但是你瞧：他們穿的是特里史卡的長衫哩！

花斑羊（1820）

獅子不喜歡花斑羊。
乾脆消滅他們並不困難；
但這可能不甚合法，
被冠上摧殘庶民的罪名，
在林中便難以稱王。
但真受不了看見花斑羊！
如何除掉他們又能維持威望？
於是召來
熊和狐狸商量商量---
他說出心中秘密：
只要看一眼花斑羊，
兩眼便鎮日難受，

如此終將全瞎無疑，
如何避免災禍，他沒了主張。
「萬能的獅王！」熊皺眉說：
「這用得著多討論嗎？」
不必大費周章，
把羊全部殺光！---誰憐惜他們呢？」
狐狸見獅子緊蹙雙眉，
便恭謹地說：「啊，大王！慈悲的大王！
你當然不許可殘害可憐的生靈---
不願虐殺無辜。」

我斗膽提出另一個建議---
何妨下令分給他們草地，
讓母羊有豐盛的青草，
讓小羊可以跳躍奔跑；
我們這裡欠缺牧人，
那麼派狼看管。
不知道還需怎麼做，
好讓他們自行絕滅。
而你其實要他們快樂。
你啥事也不必做，置身局外便可。」
狐狸的意見太妙了，---
事情順利進展，結果，
不只是花斑羊，
單色的羊也迅速減少。
群獸對此如何議論？---
他們說，獅子真好，狼真惡毒。

布穀鳥和公雞 (1834)

「親愛的公雞，你唱歌多麼嘹亮，多麼好聽！」
「布穀鳥，親愛的人兒，
你的歌聲又溫柔又悠揚，
整座森林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歌手！」

「好親家，我盼望一輩子聽你唱歌。」

「美人兒啊，我對天發誓，
你一停止發聲，我便等不及
再聽你歌唱。

哪兒來的這副歌喉呢？
又清脆，又溫柔，又高亢！...

你身材嬌小，
歌聲卻像那夜鶯一樣！」
「多謝你，親家；憑良心說，
你歌唱勝過天堂的鳥兒！
我可以舉許多人的話作證。」

這時麻雀正巧飛過，對他們說：
「朋友們啊！縱使你們嘶啞了喉嚨互相誇讚，
歌聲卻依舊難聽哪！....」

* * *

布穀鳥為何吹捧公雞，
不怕犯錯？
爲了要公雞贊揚他嘛！

卡拉姆金 (Nikolaj Michajlovič Karamzin, 1766-1826)

十八世紀後期，西歐強調感情開放的自由主義與善感的文學筆調也對俄國產生影響，其間卡拉姆金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他在八十年代初期接觸瑞士及法國感傷小說及詩歌，極為心儀，後曾旅行歐洲各地，並發表遊記《一名俄國旅人的信》，文字間感情纖巧，氣質優雅，立刻聲名大噪。他一生熱心譯介西方詩文，創作許多俳側的詩歌和小說，並曾費時二十二載撰寫十二巨冊《俄羅斯國家史》，在俄國文壇上有特殊貢獻。卡拉姆金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喚起俄國讀者對浪漫的嚮往，放棄以前理性至上的要求，使文學寫作迸發動感情，令人心往神馳。他對朱可夫斯基與巴鳩斯可夫發生直接影響，經過他們，通向普希金璀璨的俄詩黃金年代。

秋 (1789)

幽暗的林中，
 秋風迴轉；
黃葉低吟，
 飄飄落地。

空曠的園庭田野，
 山岳哀鳴；
林中息了歌聲，
 鳥兒失去蹤影。

遲行的雁群
 匆匆南飛，
悠悠展翼
 遠山天邊。

灰霧飄揚
 寂靜山谷；
伴著農舍炊煙
 升上天空。

旅人孤立山崗，
 目光惆悵，
望著蒼白秋色，
 黯然長嘆。

悲傷的旅人啊，請寬心釋懷！
 自然界凋萎，
只是暫時景象，
 一切將再生。

春日萬物甦醒，
 帶著驕矜笑顏，

穿著新娘豔裝，
大自然再度新生。

啊！人類卻將永遠凋零！
春日的老人
已感覺殘破人生
的冬日風寒。

告 別

誰能這般火熱多情，
像我那樣愛妳？
但我徒然嘆氣，
受折磨、苦自己！

癡癡迷戀，
熱烈愛妳一人！
卻不能強求
妳也來愛我。

我不顯貴也不卓越：
怎能吸引別人？
既不瀟灑也不風趣，
別人如何對我傾心？

單純的心和感情—
在俗世不值一文，
那裡要的是手段—
我對此一無所知！

（傲慢的姿態，
週到靈活的才能，
看起來聰明過人，
談吐間妙語如珠。）

這些我全無所知---
卻痴迷自己的戀情，
大膽的我
竟希望有妳垂青！

我哭過，妳卻在笑，
對我譏嘲，---
心上的煩惱
被妳取笑！

如今我心中
希望之光已經暗淡。.....
另一個人
永久佔據妳的心房！.....

願妳幸福---平安，
衷心快樂，
時時如意，
永遠是受寵的妻子！

密林深處
我將度過此生，
流著熱淚，
等待生命終結---別了！

朱可夫斯基 (Vasilij Andrejevič Žukovskij, 1783-1852)

朱可夫斯基是一位優秀的詩歌譯者，1802 年譯英國詩人 Thomas Gray 的〈墓園哀歌〉("An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一夕成名。他翻譯了許多英文與德文詩歌，譯文的選字與技巧皆使原詩更形出色，溫柔甜蜜和遁世的憂鬱深深感動俄國讀者。朱可夫斯基自己寫輓詩、抒情詩、情詩、敘事詩，也都十分細膩，有一種朦朧的神秘，節奏悠揚，人稱其詩如「人間仙樂」、「天堂美夢」。

朱可夫斯基的詩風與其出生背景及愛情經驗有密切關係。他是富有地主與女婢的私生子，母子地位屈辱，養成善感內向的個性。成年後，愛上同父異母姊姊之女瑪麗亞 (Maria Protashova)，對此絕望的不倫之戀用情至深，在許多首詩中抒發強烈渴望與悠遠幻想。「愛情」因此是其詩最常見的主題：追憶幸福，尋找希望，淒婉哀嘆，直接表露內心世界，對普希金及二十世紀初期的象徵主義詩人都有重要啓發。

歌¹ (1808)

我的密友，我的守護神，
啊，妳無人能比！
愛妳，我的心中只有妳；
但何處能表表情？
所有自然美景裏
我只見到妳的麗影；
遇見萬般迷人容顏，
我的想像只有妳。

拿起筆---只能寫出
珍藏心中妳可愛的名。
只要歌頌妳，
在七弦琴上贊美妳：
我獨自伴著妳，近處，遠地。
\愛妳---是我唯一的慰藉，
妳是我塵世所有的幸福，
妳是心靈的生命，是生命的甜蜜。

在荒漠，在城市的喧囂中，
只想捕捉住妳；
微眠中，妳的容貌
與乍滅的思想合一。
妳歡愉的聲音
縈迴在我夢裏。
醒來---妳在心上，
比眼前的陽光迅敏。

啊！怎能與妳分離？
處處妳是我透明的伴侶；
妳沉默---我明白妳目光中
無人可以理解的情意。

1.這是獻給瑪麗亞系列情詩之一

我在心中接收妳的聲音，
我啜飲妳呼吸裏的愛情....
誰能了解妳，
了解陶醉的力量令人狂喜？

爲了妳，只爲了妳，
我活著並享受生命，
意識著妳，
在妳身上爲自然界驚喜。
我的命運能與什麼相比？
甜蜜的安排中奢望什麼？
愛是我的生命---啊！我愛，
還要一百倍更多。

小花 (1811)

原野的豔麗不再，
凋零的小花寂寞，
嚴酷的深秋之手
剝奪妳曼妙姿容。

唉！我們命運相同，
都爲劫數逼迫：
葉子從你的枝上飄落---
快樂從我們身旁飛走。

每日從我們奪去
理想以及歡樂，
每刻我們心中
珍藏的遐想揮落。

你瞧...沒有誘惑；
希望之星正在墜落...
唉！誰能告訴我：生命還是
花朵
在這世上更快殞沒？

歌² (1818)

遠昔歲月的誘惑，
你為何再度復活？
是誰喚醒了記憶
和已沉寂的夢想？
往日的祝福向心靈私語；
熟悉的目光向心頭閃爍，
霎時又清晰浮現
無痕的久遠往事。

啊，親愛的訪客，神聖的從前，
你為什麼擠迫我的胸？
我能對希望說：但願你是真的？
我能對往事說：但願你再來臨？
能否在這新的光輝中
重睹凋零夢幻的華美？
能否為熟悉的生命真貌
重新披上錦麗的外衣？
心靈為何急急奔向
早已流逝的國度？
那荒蕪之地渺無人跡，
難覓消失無蹤的歲月。
只有一個無聲的居民，
是親切往事的見證人。
所有美好的時光
與她同在棺墓裡。

回 憶 (1821)

思念親愛的伙伴，
因為他們同行，鼓舞我們的生命。
別傷感：他們已經不在，
要感恩：曾經有過他們。

大 海 (1822)

無言的大海，碧藍的大海，
我在你的深淵上陶醉。
你滔滔奔喘，滿腔狂烈的愛
與激越的靈魂。
無言的大海，碧藍的大海，
請向我揭示你的深奧秘密：
是什麼搖撼你浩瀚的水面？
是什麼牽動你結實的胸膛？
是遠方明麗的高空
誘你掙脫塵世的奴役？
你洋溢生命的神奇和甜蜜，
與長天一般純淨；
你蕩漾碧空的絢麗，
燃燒朝霞夕陽的光澤，
撫愛金光閃閃的雲朵，
歡暢輝映天邊的星辰。
當烏雲滾滾捲來，
奪去長空的燦爛，---
你掙扎、咆嘯、高舉波濤，
撕裂充滿敵意的黑暗---
於是黑暗逃遁，烏雲遠逸；
騷動卻仍舊充塞著你，
受驚的浪起伏不息。
安謐晴空甜蜜的絢彩

2. 瑪麗亞於 1817 年結婚，詩人至為感傷。

並未還你真正的安寧；
你的靜滯只是假象：
深淵中隱藏驚慌，
仰慕長天，卻爲它顫慄。

巴鳩斯可夫 (Konstatin Nikolaevič Batjushkov, 1787-1855)

出身貴族家庭，中學時期便因學習拉丁文、法文、德文，接觸古典文學與藝術，並對詩歌發生濃厚興趣。十八歲開始在雜誌上發表詩作，一八一八年出版詩集《經驗》(Opyty)，完美的音律與文體備受激賞。但同年即因病赴義大利療養，此後病情持續惡化，迄一八二一年為止，仍陸續寫了一些優美的抒情短詩，一八二二年出現精神病症狀，從此自文壇隱退。

巴鳩斯可夫作品數量有限，卻與朱可夫斯基並列為俄國浪漫文學先驅者。他們開啓人心最深處的世界與沉思，描繪心靈最細緻的流動、最純真的感情。朱可夫斯基意境朦朧，巴鳩斯可夫則比較接近生活。巴鳩斯可夫早期偏好古羅馬詩歌及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詩，基調明朗，節奏輕快。後因參加對法戰爭，目睹災難，打破對西方的迷思，惶惑於希望無所寄的苦悶，有了看破紅塵的悲觀。

離 別¹ (1815)

我枉然告別先祖的國度，
知心的友人，絢爛的藝術，
在恐怖的撕殺聲中，在帳幕的陰影下²，
嘗試催眠受驚的心情。
啊！異鄉的天空不能療治心的傷痕！
我無助地流蕩，
從此處到彼岸，逼人的汪洋
在身後洶湧咆嘯。
命運枉然將我撕離
迷人的涅瓦河畔。
我重訪莫斯科廢墟，
莫斯科，我曾呼吸真正自由的地方！
我枉然從北方草原
閃著冷冷陽光的家鄉，
奔向堤拉河³ 水金光閃閃，
席瑞絲⁴ 為山嶽鍍金，
古老部落飲水的地方。
一切枉然：處處緊隨我的是思念，
思念心中難忘的所愛。
她的名字神聖，
她的眼眸天藍。
她看我一眼---從天至地---幸福敞開，
她的一句話，只要一聲，嬌媚的聲調
使我癱瘓，又使我重生。

¹ 作者藉此詩寫對一名女子 (Anna Furman) 的愛戀。

² 巴鳩斯可夫曾參與 1807-1814 年對法戰爭，接觸了西歐文學新思潮。

³ 1815 年他作此詩時，正在俄國南端 Kamenec-Pondolsk 省，堤拉河 (Tira) 為德涅伯河的希臘文名稱，流經此地。

⁴ 席瑞絲 (Ceres) 為羅馬神話中主管生長與農牧的女神。

我的守護神 (1815)

啊！心的記憶，你比
悲傷的理性強烈，
時時以甜味
誘我飄向遠處。
我記得蜜語的音調，
記得天藍色的眼眸，
記得曲卷秀髮下的
一綹金色柔絲，
記得絕世少女的
所有簡樸衣飾。
她的可愛容顏
伴我四處飄泊。
我的守護神---懷著愛，
別離也有快樂；
我入眠，她潛上床頭，
使悲悽的夢成為喜悅。

德維 (Anton Antonovič Del'vig, 1798-1831)

德維是普希金在沙皇村中學的同學與摯友，溫和敦厚，在文藝圈中人緣甚佳。普希金曾回憶說：「德維年少時便對詩歌表現濃厚興趣，崇拜德札文，讀過許多席勒與歌德的作品，能背誦每一首朱可夫斯基的詩。」德維十五歲開始在雜誌上寫詩，結構古典，語言親切，音韻和諧，此亦為他後來作品始終如一的特質。一八二四年起，德維是著名詩刊《北國之花》發行人，一八三〇年與普希金共同主編《文學報》，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純文學。

德維偏愛短詩，其田園詩和輓詩輕柔憂鬱，多取材自民間故事，無深刻內容，文字簡樸，音韻起伏近似歌曲。二十年代，德維將這種民謠詩帶入成熟境界，贏得廣泛喜愛；到了三十年代，民謠詩已成為俄國文壇十分流行的詩歌。

浪漫曲 (1820 年代)

燦爛的時光、幸福的日子！

陽光啊，愛情啊！

陰影從光裸的原野褪去，

心頭再度炫閃光明。

醒來吧，叢林和原野，

讓一切洋溢生機。

我心訴說：

她屬於我，她屬於我！

燕子啊，你為何飛向窗前，

活潑唱著什麼歌？

你啁啾著春天，

還是呼喚著愛情？

不要飛近我，沒有你

歌手心中已沸騰熱情。

我心訴說：

她屬於我，她屬於我！

俄羅斯歌謠 (1820 年代)

唱啊，唱啊，

小鳥沉默了；

心靈曾認識喜樂，

卻已遺忘了。

愛唱歌的鳥兒啊，

你為何沉默？

心兒啊，你如何

接近了憂愁？

唉！兇狠的風雪
摧殘了小鳥；
惡毒的謠言
斷送了青年。

小鳥早該飛去
湛藍的海上；
青年原該避入
密蔭的叢林。

大海的浪濤洶湧，
卻沒有風雪；……
森林的野獸兇猛，
卻沒有人類。

俄羅斯歌謠（1820 年代）

夜鶯啊，我的夜鶯，
喧聒的夜鶯！
你飛向，飛向何處？
那裏是你終夜啼鳴的地方？
誰能像我一樣，
忍聽你夜夜悲唱，
雙眼難合，
淚水滿眶？

走吧，我的夜鶯，
飛向遠遠的他方。
飛去藍藍海上，
停憩陌生岸旁，
遊遍所有家邦。
城市、村莊，

再也找不到
誰比我更悲傷。

心愛的人兒
胸前是珍貴的項鍊，
心愛的人兒
手上是閃光的指環，
心愛的人兒
心中是親愛的情郎。

秋天，胸前
珍貴的項鍊褪色了；
冬夜，手上
閃光的指環脫落了；
今年春天，
愛人對我厭倦了。

不是秋天的小雨滴 (1820 年代末期)

不是秋天的小雨滴
飄灑著，飄灑著穿透霧氣，
是年輕人痛苦的淚
濺濕了自己天鵝絨的外衣。

「得了，年輕的兄弟！
你又不是少女。
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喝吧，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可是，朋友啊，
胸中已深深埋下悲愁，
快樂的日子，幸福的歲月
已遠遠飛去。」

「得了，年輕的兄弟！
你又不是少女。
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喝吧，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像俄羅斯人愛故鄉，
我愛回憶
快樂的日子，幸福的歲月，
不能不悲泣。」

「得了，年輕的兄弟！
你又不是少女。
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喝吧，喝吧，憂傷將會離去。」

普希金 (Aleksandr Sergeevič Pushkin, 1799-1837)

出身莫斯科貴族家庭，父親雅好西方文化與文學，叔父為詩人，普希金自小深受熏陶，八歲便能以法文寫詩。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七年為彼得堡沙皇村中學學生，該校係亞歷山大一世專為貴族子弟設立的精英學府，普希金在此受到自由思想啓迪，結交多位文學同好的摯友(包括民謠詩人德維)，寫下百餘首詩，多以友情、愛情、歡樂及生命的喜悅為主題，形式上以德札文、巴鳩斯可夫的古典傳統為模倣對象。一八一四年，年方十五所寫的〈沙皇村回憶〉，共一百六十行，吟詠沙皇村的綺麗景色，雋永流暢，獲老詩人德札文激賞，從此名聞學校內外。一八一七年畢業後入外交部任職，與十二月黨人文藝圈接近，寫了多首政治性詩歌，直率批評當朝，一八二〇年因此遠調南俄。高加索與克里米亞的自然山色與豪邁風情開拓普希金的視野，醉心拜倫自由熱情的表現方式，完成多首長篇敘事詩、戲劇及抒情詩。一八二四年因愛情糾紛被革職，軟禁母親領地米哈洛夫斯科村，兩年後重返彼得堡。米哈洛夫斯科村係普希金童年故鄉，兒時的溫馨回憶與樸實的鄉村生活，使他的心境走向沉穩、逐漸豁達成熟。他專心創作，留下豐富成果，包括情詩、抒情詩、童話詩、敘事詩及史劇《鮑里斯·戈杜諾夫》，並埋首於著名的長詩《奧涅金》。《奧涅金》(1823-1830) 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男主角奧涅金代表了俄國貴族社會中「多餘的人」，女主角塔吉娜則寄託著普希金的「可愛理想」與「俄羅斯精神」。全詩共四十八節，每節十二行，以普希金偏愛的四音步抑揚格寫成，描寫生動，詩句優美，音韻輕巧，經柴可夫斯基譜為歌劇，抒情的曲調與普希金的詩句形成完美組合，更使此詩廣為流傳。

《奧涅金》以外，普希金另有十餘篇敘事詩，多為一八二〇至三〇年間的作品。有的取材自俄羅斯民間故事，有的以南方高加索及克里米亞為背景。神異傳說、特殊的民族習俗及自然景致，神秘浪漫，十分吸引人。

一八三一年普希金與十六歲少女娜塔莉亞(Natalja Gontscharova)結婚。娜塔莉亞的美貌驚動彼得堡，甚至引起沙皇尼古拉一世注意，邀宴不斷的生活卻使普希金極為痛苦。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普希金因妻子緋聞與人決鬥，二十九日傷重去逝，享年三十八歲。

去逝前數年，普希金的寫作重心已漸由韻文轉向非韻文。一八三一年《貝爾金小說集》包括五篇散文故事，一八三四年《黑桃皇后》，一八三六年《上尉的女兒》，嘗試跳脫幻想，內容生活化，人物真實親切，並以客觀的描寫取代主觀

表述，為俄國文學由詩歌走向小說的發展預鋪了道路。

普希金一生寫下八百餘首抒情詩，十二首敘事詩，六部詩劇、散文體小說，童話故事。抒情詩題材廣泛、形式多樣；短詩、情詩、風景詩、輓詩、田園詩、民謠詩、童話詩...都質樸真摯、自然平實、流暢凝鍊、詩味濃郁。它們多簡短輕巧、往往不超過二十行，每行八至十音節，抑揚或揚抑格，雙行或交叉押韻，富強烈音樂感。常見的主題皆具典型浪漫色彩：夜、夢、妄思、熱烈的感情、對死亡及生命意義的悲嘆、對自由的狂熱。一八一七年以前，格律比較傳統保守，流放南俄期間，則因拜倫影響，逐漸活潑，同一首詩中，各詩行的重音音節數目時常並不一致。二〇年代中期起，已輕鬆自如地排列組合，雖仍以抑揚或揚抑格為主要格律，但常見隨心所欲的例外；詩尾押韻亦不拘泥舊規，往往只以半諧音和韻。同一節詩句中，有快樂、有憂傷；有天上、也有人間；有俗世生活，也有美麗藝術的描寫，對他而言，都是信手撚來，渾然天成。

普希金在俄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迄今無人能比。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V. G. Belinskij, 1811-1848)曾言：「普希金如汪洋大海，其他詩人如或大或小的川河，匯積呈現俄文詩歌的生命與萬千風貌。」

玫瑰(1815)

何處是我們的玫瑰？
朋友們哦！
玫瑰已經枯萎，
那朝霞的嬌兒。
不要說：
青春也將如此憔悴，
不要說：
這便是人生的歡樂！
告訴花朵：
別了，我憐惜你！
讓我們看看
盛開的百合。¹

歌手(1816)

你可曾聽見夜間樹後的歌聲，那
愛情的歌手，不幸的歌手？
當黎明時分田野不語，
蘆笛悲切的哀音悠悠，
你可曾聽見？

你可曾在林中荒涼的漆黑遇見
愛情的歌手，不幸的歌手？
你看見淚痕還是笑顏？
充滿憂傷的平靜眼眸，
你可曾看見？

你可曾經嘆地諦聽他的嗚咽，

¹ 原詩此處僅「百合」二字。百合花期長久，玫瑰凋萎，而百合仍然盛開，作者以之與玫瑰形成對比，故加「盛開」二字。

愛情的歌手，不幸的歌手？
當你林中遇見少年，
看見他的暗淡雙眼，
你可曾嘆息？

我親愛人兒的一個字(1816)

我在琴旁諦聽麗拉歌唱，
她令人陶醉的迷人聲調
如奇幻的愁鬱愉悅我們，
如夜間微風的氣息。
我雙眼淚下，
對歌者說：
「你憂鬱的歌聲奇妙，
但我親愛人兒的一個字，
比妳溫柔的曲調更迷人。」

願(1816)

我的歲月緩緩地拖曳，
凋萎的心靈不停徒增
不幸愛情的片片傷痕，
狂妄的夢想令人悚驚；
我沉默，不聽自己的怨尤，
我哭泣，淚水是我的安慰。
悲哀俘虜我的心，
快樂充滿我的淚。
啊，生命！走吧，我不需要你！
消失在黑暗中吧，空虛的魅影；
我珍愛這癡情的苦味---
讓我死去，死在愛裡。

致查阿達耶夫²(1818)

愛、希望和虛名的
欺騙短暫愉悅了我們，
年少的歡樂已經消失，
如夢、如晨霧；
我們心中仍燃燒希望，
致命勢力的壓迫下，
我們以焦灼的心情
傾聽祖國的召喚。
我們懷著期待的折磨，
等候神聖的自由時刻，
如年輕的戀人
等候已訂的約會。
當我們為自由燃燒，
當心靈為榮譽活躍，
朋友，奉獻給祖國
我們至高的熱情吧！
同志，相信吧：將升起
一顆醉人的幸福之星，
俄羅斯將自夢中驚醒，
在專制制度的廢墟上，
一一鏤刻我們的姓名！

全是幻影虛空(1819)

全是幻影虛空，
全是廢話渣滓；

² 查阿達耶夫(P. Čadaev, 1794-1856)為歷史哲學家及出版家，1816年在沙皇村與普希金相識，成為好友。查阿達耶夫曾入伍參加對拿破崙之役，有強烈愛國意識，但政治思想傾向激進，1836年因寫文批判當局，遭尼古拉一世以精神病罪名監禁。

唯有酒與美色---
才是生的樂趣。

愛情與醇酒，
我們都需要，
缺少了它們，
此生是虛度。

還要加上疏懶，
伴著愛情醇酒；
我與它歌頌愛情，
它爲我舉杯斟酒。

致大海 ³(1824)

再見，奔放的自然力！
你最後一次在我面前
藍藍的波浪翻滾不息，
驕矜的美色不停閃爍。

彷彿朋友悽切的怨聲，
如聞他臨別時的呼喚，
我最後一次傾聽
你的悲涼喧鬧與叫喊。

我的心靈嚮往的地方！
我多麼常常漫步岸旁，
又安詳，又憂傷，
因爲秘藏的心願迷惘。

我多麼喜愛你的回音，
低沉的聲調，深處的鳴響，
還有黃昏時刻的寧靜，
以及衝動迸發的熱潮！

³ 此詩寫流放南俄後期，普希金即將前往米哈洛夫斯科村。

漁夫駕起溫順的風帆，
憑藉你任性無常的保護，
勇敢穿滑過你的波濤。
當你不可遏止地翻騰，
船隻便將成群地沉沒。

我未能如願永離你
寂寞靜止的海岸，
以歡欣之情祝福你，
順著你的背脊
奔馳我的濤濤詩情。

你等待，你呼喚...我卻被困縛，
我的心枉然地掙扎：
被強烈的熱情迷惑⁴，
我在岸旁留下.....

期待什麼？如今何處
追尋我無憂的道路？
你的荒原中只有一物
可以虜獲我的心靈。

唯有峭岩，光榮的陵墓...
那裡深陷寒夢中的是
莊嚴的記憶：
拿破崙在那裡隕熄。⁵

他在痛苦中長眠，
跟隨他，如風暴喧響，
又一天才離我們遠去，
我輩思想的另一王者。⁶

他走了，自由爲他哭泣，
把桂冠留在人間。

⁴ 普希金愛上敖德塞總督沃隆佐夫之妻。

⁵ 指聖赫斯那島，1821 年拿破崙在此去逝。

⁶ 指 1824 年辭世的英國詩人拜倫。

喧嚷吧，掀起險惡天氣：
他曾是，大海啊，你的歌手。

你的形象在他身上顯現，
他以你的形象塑造自己：
像你，他勇敢、深沉、憂鬱，
像你，他難以馴服。

世界荒蕪了……如今你
引我去向何方，海洋？
人間到處命運一樣：
不是文明，就是暴君
守衛凡有些許幸福的地方。

再會，大海，我將不忘
你莊嚴隆重的容貌，
我將久久，久久地
傾聽你黃昏的轟響。

朝向森林與無語的荒原，⁷
我，全心充滿你，帶著
你的海灣與峭岩，
光，身影與呢喃。

致凱恩⁸

我銘記奇妙的瞬息：
在我眼前出現了 you，
如轉瞬即逝的幻影，
似純潔至美的精靈。

⁷ 指米哈洛夫斯科村。

⁸ 此詩贈與安娜凱恩(Anna Kern, 1800-79)。1819年普希金與她有過一面之緣，1825年重逢，激發詩人的靈感與對生命之信心，原詩以四步抑揚格寫成，交叉押韻，多次重複相同的詩行與尾韻，形成鮮明節奏，悠揚悅耳。

絕望悲傷的折磨中，
俗世虛榮的迷惘裡，
耳畔常響起你溫柔的聲音，
夢中常出現親愛容顏的你。

歲月飛移，狂暴的風，
驅散了往日的幻影，
我遺忘你溫柔的聲音
與天國般容顏的你。

在僻遠幽暗的山村中，
我的歲月無聲地飛移，
無神的尊榮，無靈感，
無淚水無生命無愛意。

我的精神重新覺醒，
眼前再次出現了 you，
如轉瞬即逝的幻影，
似純潔至美的精靈。

我的心狂喜地敲擊，
如今它再度復甦了
對神的尊崇，與靈感
與淚水與生命與愛意。

假如生命欺騙了你(1825)

假如生命欺騙了你，
莫悲傷，別生氣！
憂愁之日要克己，
要相信快樂會降臨。

心靈憧憬著未來，
眼前的總令人沮喪：
一切將轉眼不在，
逝去的常令人懷想。

冬夜⁹(1825)

風雨以濃霧遮罩天際，
雪花飛舞；
忽若野獸咆哮，
又似幼兒哭泣，
殘破的屋瓦上，
落下麥草的喧鬧，
或如遲歸的旅人，
扣敲我們的窗。

我們的老屋，
漆黑憂傷，
嬾嬾，你為何
在窗前沉默無語？
風雨的號噪，
使你疲累？
還是心靈紡錘的鳴騷，
令人寤寐？

喝吧！我困頓少年
親愛的伙伴，
讓我們喝下苦酒：杯子呢？
我們的心靈將為之歡暢。

為我唱首歌吧！
唱那大海彼岸的雲雀；
為我唱首歌吧！
唱那清晨汲水的女郎。

風雨以濃霧遮罩天際，
雪花飛舞；
忽若野獸咆哮，

⁹ 此詩寫於軟禁米哈洛夫斯科村期間。童年保姆艾利娜·蘿蒂歐諾娜(1758-1828)陪伴他。此詩為保姆所作。

又似幼兒哭泣，
喝吧！我困頓少年
親愛的伙伴，
讓我們喝下苦酒：杯子呢？
我們的心靈將爲之歡暢。

你和您(1828)

她無意中以親切的你，
代替了泛泛的您，
於是我迷戀的心中，
激起所有幸福的遐想。
我沉思地站在她面前，
雙眼無力從她身上移走。
我對她說：您多麼可愛！
心中想著：我多麼愛你！¹⁰

冷風依舊吹颺(1828)

冷風依舊吹颺，
送來凌晨的寒。
春雪初融的地上，
冒出早生的小花。
彷彿來自蠟世界，
從芳香的蜜室
飛出第一隻蜂，
飛向初開的花
探問春之訊息：
貴客是否就要駕臨，
草地是否就要轉綠，
白樺是否就要茂密，
嫩葉是否就要綻放，
稠李是否就要開花？

¹⁰ 俄語中的「您」用於泛泛之交，以「你」互稱，則雙方關係更爲親近。

回憶(1828)

當喧囂的白晝如死者靜默，
城市無聲的街道
覆蓋半透明的夜影
與睡夢，日間辛勤的酬報，
痛苦的失眠在
靜寂中牽曳，
寂寥的夜裡燃燒我的心，
彷彿蛇在嚙咬；
幻想沸騰，憂思壓抑的智慧
擠迫過剩的沉重思維；
回憶在我眼前默默
伸展長長的畫卷；
我厭惡地閱讀自己的生命，
我顫抖，我詛咒，
流著熱淚，痛苦抱怨，
洗不去悲哀的詩行。

夜霧瀰漫在格魯吉亞山崗上 ¹¹(1829)

夜霧瀰漫在格魯吉亞山崗上，
阿拉戈河在我眼前喧響。
我憂鬱輕快，我的哀思發亮；
妳的麗影充塞我的愁腸。
妳，只有妳……沒有什麼
能驚動我的悲傷。
心再度燃燒再要愛——因為
不能不把妳愛上。

¹¹ 1829 年普希金初識娜塔莉亞·岡察洛娃，在一次旅途中寫下對她的思念。

愛過妳(1829)

愛過妳：也許，愛火
在我心裡未完全殞熄；
但它不再煩擾妳，
不願再惹妳憂傷。
絕望無言地愛妳，
有時羞澀，有時妒嫉。
懇切溫存地愛妳，
願他對妳一樣珍惜。

當我閒踱熙攘的街道(1829)

當我閒踱熙攘的街道，
當我步入滿座的廟堂，
當身旁青年狂哮喧鬧，
我沉緬於自己的冥想。

時光飛馳，
芸芸眾生，
不見生命有終，
甚至時刻已近。

仰視孤寂橡樹，
這眾木之長，
經歷先祖的世紀，
將超越我的生命。

當我撫愛嬰孩，
心裡說：「別了！」
我要讓出位來，

我將腐朽，而你含苞待放。

日日夜夜，
我慣於思索，
用心猜測，
何日將為我的忌日。

命定我死在何處？
海裡？路上？爭戰中？
或是鄰近的深谷？
收容我冰冷塵埃？

無知覺的軀體，
雖將成灰，
我依然希望，
在寧靜中安眠。

死一般的墓前，
青春的生命嬉遊，
天地永遠的光華，
閃爍安詳。

是時候了，朋友，是時候了！...(1834)

是時候了，朋友，是時候了！心要求平靜，
歲月一天天飛去，每一片刻帶走
一部份生命，我倆
準備共同生活...一看，已將死去，
世間沒有幸福，但有安寧與自由。
我曾夢想令人欣羨的命運---
我，疲倦的奴隸，早已盼望逃去
辛勤勞作與真正安逸的遙遠居所。

我的墓誌銘 ¹²(1815)

這裡埋著普希金；他畢生快樂，
結交年輕的繆思、愛神和懶散，
未曾有什麼善行，但蒼天為證，
是個好人。

¹² 這首詩是普希金十六歲時的遊戲之作，不幸預言了自己流星一般光華燦爛卻短暫的一生。

巴拉汀斯基 (Evgenij Abramovič Baratynskij, 1800-1844)

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輓詩在俄國極為流行，巴拉汀斯基是公認最出色的代表者。

巴拉汀斯基出身地主家庭，十二歲入學彼得堡軍事幼校，一八一六年因違紀被開除，三年後只能以低級士兵身份服役。此項記錄造成他很大的心理創傷，比其他文人對社會懷抱更深的不滿與更多對理想時代的憧憬。

在彼得堡時期幸運認識了德維。德維給予他許多鼓勵，並介紹認識普希金、朱可夫斯基及其他詩人和作家，引發了他的寫作興趣。巴拉汀斯基於一八一八年開始寫詩，包括輓詩、牧歌、諷刺詩，敘事詩。他常在作品中談及生命的空虛、心情的孤寂、希望的幻滅，甚至死亡的喜樂，沉重的悲切與深層的思想與同時代的詩人很不相同。他的詩句皆經仔細琢磨，但不追求朱可夫斯基的甜蜜與巴鳩斯可夫的「柔和」，他講究表達真實的感情，挖掘複雜的內心活動，並在重重困惑與掙扎中流露理智，是當時俄國詩壇上重要的思想性抒情詩人。

分離(1820)

我們分離；生命中
迷人的時光短暫，
不再聽見片字愛語，
不再啜取愛的氣息！
我曾擁有一切，卻霎時失去所有；
美夢初啓...夢境已渺！
我的幸福如今只剩
淒冷的心酸。

兩種命運(1823)

天意賦予人類智慧
兩種命運的選擇：
希望與波濤，
或絕望與平靜。

無判斷經驗的勇者，
相信誘人的希望，
卻因蜚長流短的傳言，
與嘲弄的命運相連。

希望吧，熱情的青年！
飛翔吧，翅膀在肩上！
閃亮的構思與心中
燃燒的夢想屬於你們！

但你們若熟悉了命運、
快樂的空幻與悲傷的力量，
便接收了生命的智慧，

成爲沉重的負擔！

遠離一切迷惑吧，
是的！讓生活恢復平靜，
庇護安逸之心
獲得冷漠的釋放。

在幸福的冷靜中，
如棺中死者之屍，
被法師的符語喚醒，
在吱咯齒聲中站起。

於是，當希望在心中點燃，
你們瘋狂沉醉它的欺騙，
你們將爲苦難，
爲舊傷的新痛清醒。

最初體現的思想(1838)

最初體現的思想
壓縮在詩中，
暗淡如處女
面對冷酷的世界。
然後膽大機靈，
能言善道
如小說長文裡
魅力無限的少婦。
然後如饒舌老嫗
率性嘮叨
雜誌辯論中
早被引述的陳腔爛調。

總是思想，思想...(1840)

總是思想，思想！笨拙語言的藝術師！
啊，銘記爲它獻身的祭師；
所在之處，有人類，有光明，
有死亡與生命，還有真理原貌。
雕琢、風琴、花邊！幸運者被帶向
它，情感卻不觸及它！
只爲人間的歡慶陶醉！
但在你面前，一如面對閃爍的劍，
思想，銳利的鋒，塵世的生命黯然失色！

雅澤科夫(Nikolaj Michajlovič Jazykov, 1803-1846)

與巴拉汀斯基一樣，雅澤科夫也是二十年代極受歡迎的抒情詩人，也寫了許多輓詩。

雅澤科夫出身富有的地主家庭。一八二二年至二九年留學德國朵巴特(Dorpat)大學哲學系，學會當時德國大學生灑脫浪漫，鎮日飲酒歌唱的生活方式。所寫的詩高唱自由與美酒，並不以內容見長，但意象活潑，文字感性，節奏輕快，很受年輕人喜歡。這些作品中也常流露遊子思鄉的情懷與對理想美景的憧憬，文字輕鬆流暢，純粹是年輕人的真情吟詠，談不上具體的政治色彩。他在詩中表達的愛國精神甚至帶有較多的斯拉夫主義傾向，在當時文人圈中算是少見的。

一八三五年以後，經常寫一些輓詩。因為健康狀況不佳，他常赴德、法、義大利養病，卻未見好轉，在輓詩中透露了面對疾病的挫折感。哀怨之餘，遣詞技巧依然精湛。在義大利認識了果戈里，果戈里盛讚他無愧雅澤科夫之名¹：「雅澤科夫操縱語言就像阿拉伯人馴御自己的馬匹，隨心所欲，令人嘆服。」

¹ 俄文雅澤科(jazyk)之意為舌頭、語言。

歌(1823)

我們愛嘈雜的狂歡飲宴，
我們愛美酒與快樂，
不以人間憂愁敗壞
火焰般的自由賞賜；
我們愛嘈雜的狂歡飲宴，
我們愛美酒與快樂。

我們的奧古斯都² 看來像九月---
他與我們有何相干！
我們飲酒、狂歡、高歌，
無憂無慮、歡暢、放肆。
我們的奧古斯都看來像九月---
他與我們有何相干！

這裡既無權杖，也無鐐銬，
我們全都平等，全都自由，
我們的心智不是他人的奴隸，
情感崇高優美。
這裡既無權杖，也無鐐銬，
我們全都平等，全都自由，

既使俄羅斯沙皇來到此地，
我們將不從高腳杯前站起。
既使上天雷鳴擊中桌子，
我們將不中止歡宴。
既使俄羅斯沙皇來到此地，
我們將不從高腳杯前站起。

朋友們！舉杯向青天，
向大自然的主宰誓言：

² 此處以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喻指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作者認為他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興起於歐洲及俄國的自由思想持冷漠態度。

「悲與喜---都一樣，
心---在自由的祭壇上！」
朋友們！舉杯向青天，
向大自然的主宰誓言：

「我們的偶像是
美酒、自由與歡樂！
獻上思想與語言！
獻上勤勉與懶散！」
我們的偶像是
美酒、自由與歡樂！

哀歌(1824)

人們的激情依舊沉默，
俄羅斯的智慧依舊冰封，
被抑制的自由
暗藏新思維的激動。

啊！亙古的鎖鏈
不曾自故國肩上脫落，
千年如雷鳴流逝---
俄羅斯仍未甦醒！

祈禱(1825)

我祈求神的恩典：
脫離困頓的歲月，
賜與似鐵的堅忍，
硬化我的心。
好讓我忠貞不渝以新生之姿
朝向神秘之門，

如窩瓦河的蒼蒼波濤
不斷湧向岸邊。

水手(1829)

我們的海洋人蹤渺渺，
日夜喧囂；
在致命的遼闊中
埋葬了無數災難。

勇敢啊，兄弟！
揚帆迎風前航。
在搖擺的浪中
快船疾疾奔跑。

雲飛翔海面上，
風更強，浪更暗，
風暴來了：我們
與它奮勇搏鬥。

勇敢啊，兄弟！
烏雲轟鳴，巨浪沸騰，
波濤憤怒高聳，
墜入沉沉深淵！

在那裡，暴風雨的遠方，
是無上幸福的國度：
天上拱穹永不漆暗，
寧靜永不消失。

但海浪只帶著
堅強的心靈走向那方！...
勇敢啊，兄弟！
牢固你的帆劈向大浪！

裘契夫(Fëdor Ivanovič Tjutčev, 1803-1873)

出身貴族，從小接受優秀的人文教育，十歲能詩，一八一八年至二一年就讀莫斯科大學文學系。一八二二年至三七年為派駐德國慕尼黑的外交官，在此與詩人海涅及哲學家謝林締莫逆之誼。一八三七年至三九年調往義大利北部古城杜林(Turin)，一八三九年因故離職，定居慕尼黑。一八四四年復職為官，是彼得堡社交圈甚受歡迎的客人。

裘契夫先後在國外居停二十二年，博學、聰穎、機智，深受歐洲文化與唯心哲學浸潤，有敏感的內心世界和浪漫的情思，社會與政治觀卻傾向斯拉夫派，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大部份政治性詩歌寫於晚年。抒情詩與情詩則是他最好的作品，且在二十年代末期已呈現其獨特風格：汎神論的形而上，孤獨隱秘而悲觀，意境幽遠，情意深摯，辭彙豐富而細膩，兼有德札文的莊嚴、普希金的優雅和朱可夫斯基的音樂感。

裘契夫作品約三百餘首，多簡短，在十二至二十行之間。風景詩歌多僅八行，擅長借景抒情，在自然現象的描繪中寄喻抽象的哲理。他著眼於細微但具特徵性的小點，廣泛運用對比與象徵，人類和宇宙萬象融合為一，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空間。

裘契夫的情詩是徹底個人主義式的，熱情坦率與細緻溫柔兼具，記錄了自己刻骨銘心的情緣。裘契夫曾經兩度婚姻，數次戀情，一八五〇年愛上女兒的教師戴妮仙娃(E. A. Deniseva)，同居十四年，備受社會譏嘲。一八六四年戴妮仙娃小姐去逝，裘契夫悲痛絕望之餘，又因妻子不咎既往深深自責，寫下許多淒婉動人的詩篇。這一系列與戴妮仙娃有關的作品常被視為最美、最真摯的俄文情詩。

裘契夫的哲理性思維，生動的大自然寫真與誠摯的感情表露，對俄國寫實文學及象徵主義詩歌都有所影響。

幻影(1829)

深夜萬物無語的時刻，
那幻影與神妙的時刻，
寰宇生氣勃勃的大車，
筆直奔向蒼穹的聖殿。

於是夜濃如水上混沌，
昏睡如巨冊覆蓋大地；
只有繆斯的處女之心，
被諸神預言之夢驚醒。

春雷(1820 年代)

我愛五月初的雷雨，
當第一聲春之轟鳴，
宛若追逐著嬉戲著，
隆隆滾過蔚藍天邊。

青春的轟隆在喧響，
陣雨潑灑，塵風揚，
雨珠懸掛半空中，
陽光鍍成串串金黃。

山間奔下湍湍水流，
林中鳥雀嘈叫不息，
樹林與高地的喧嘩---
都歡喜回應著雷鳴。

你說：輕佻的赫貝¹
正餵食著宙斯的鷹，
笑著從天空傾灑下
那滿杯翻騰的雷鳴。

秋日黃昏(1830)

秋日黃昏的明淨裡
有神秘動人的魔力：
不祥的光澤與樹的斑斕，
紫紅枯葉慵懶的簌簌聲；
霧濛濛的寧靜藍天，
籠罩孤苦憂鬱的地，
有時一陣疾風吹起，
彷彿預告風暴來襲。
萬物蕭索凋零，
帶著溫柔無力的笑，
我們在人身上稱它
苦難中神妙的羞赧。

沉默吧！(1830)

沉默吧，隱匿自己，
把感情和夢想藏起---
讓它們在心靈深處
降落升起，
如夜間繁星無語---
欣賞它們吧---但要沉默。

心靈如何敞開自己？
旁人如何能了解你？
如何理解你生命的意義？

¹ 赫貝(Hebe)：希臘神話中的青春之神，她的職務是為諸神斟酒。

說出的思想成了謊言，
你挖掘泉源，卻攪渾它們---
啜飲它們吧---但要沉默。

要能活在自己之中---
你的心裡有一個
奇妙思想的完整世界；
外界的喧囂震昏它，
白晝的光芒驅散它---
聆聽它的歌吧---但要沉默！

海上之夢(1837)

海水和狂風搖盪我們的小舟；
我惺忪朦朧任浪花恣意擺佈。
兩種無限在我心中，
對我任性作弄。
四周峭岩如鑄鉞鳴響，
風對風呼喚，巨浪高歌，
我昏睡在聲音的紛亂中，
我的夢飛翔在喧囂上空。
難受的清晰，蠱惑的緘默，
它飄游在轟響的黑暗上端。
在烘熱的輻射中展放自己---
大地碧綠，天空閃耀，
迷宮似的園庭、宮殿、廊柱，
蜂擁著無數沉默的人群。
我認識了許多陌生的面孔，
看見珍奇生物，神秘飛鳥，
我像上帝緩踱萬物的高空，
寰宇靜止地在我腳下發光。
穿透重重夢幻，我卻聽聞
大海漩渦怒吼如巫師號叫，
幻影與夢的寧靜國度
侵入浪花的泡沫呼嘯。

她鎮日昏睡著²(1864)

她鎮日昏睡著，
夜影將她遮蓋。
夏日暖雨流淌，
沿著葉瓣輕唱。

她緩緩蘇醒，
諦聽這喧響，
久久沉醉地欣賞，
陷入意識的思維---

彷彿與自我對答，
她張口說話
(我伴著，痛不欲生卻清醒)：
「啊，我曾多麼愛這一切！」---

妳愛過，妳的愛---
不，幾人曾經辦到！
天啊！---竟能活著---
這顆心竟未碎成片片----

² 此詩寫於情人戴妮仙妮病榻前，詩人悲痛無助。戴小姐不久後去逝。

萊蒙托夫(Michail Jurevič Lermontov, 1814-1841)

萊蒙托夫是俄國浪漫文學時代晚期多才多藝的詩人，一般相信，若非英年早逝，他很可能成為普希金最重要的傳承者。

萊蒙托夫生於莫斯科貧窮的退休軍官之家，母親為富有女地主之女。父親與外祖母極不和睦，母親因此抑鬱而終，當時萊蒙托夫年僅三歲，父親無力撫養，忍痛將他交給外祖母。家庭悲劇在萊蒙托夫幼小的心靈留下深刻創傷，他早熟、孤獨、內向、悲觀的個性表現在生活中，也表現在詩歌裡。

萊蒙托夫天資聰慧，十三歲便通曉法語、德語，閱讀了大量俄國及外國文學作品，受普希金與拜倫啟蒙最多。外祖母對他寵愛有加，並安排最好的教育環境。他在莫斯科大学附屬中學及莫大就學期間，因堅強的師資陣容與同儕間濃厚的人文氣氛，對文學產生深刻興趣，創作了二百餘首詩。一八三二年卻因與教授衝突，遭退學處分，轉學騎兵士官學校，兩年後畢業，派駐近衛軍驃騎兵團服務，並繼續寫詩。一八三七年為悼念普希金發表的〈詩人之死〉嚴厲譴責外國兇手及沙皇諸臣，迅速流傳，甚至引起號召革命的騷動，他立即被捕，流放高加索。經外祖母極力奔走，次年四月重返彼得堡。此後兩年他在雜誌上發表多首長詩，包括著名的《精靈》與《修士》（或譯《童僧》）。

一八四〇年因故與人決鬥，再度放逐高加索；次年七月再因小事決鬥，不幸中槍，結束二十七年閃電般短暫的生命。萊蒙托夫在短促的一生中，創作抒情詩四百餘首，長詩二十七部（生前僅發表四部），劇本五部，小說六本，才華洋溢，卻幾乎皆通篇嘆惋人生無常，充滿悵恨無限的愁思，孤寂感特別濃重，欠缺普希金靜觀後的自在；詩的格律則比普希金自由靈活，常使用三音節的揚抑抑格，有時在同一詩中穿插抑揚抑格，音樂性較普希金強烈。

哀歌(1829)

啊！倘若我的歲月流向
寧靜與遺忘的的甜蜜懷抱，
擺脫人間的虛妄，
遠離塵世的奔忙，
倘若我沉溺的青春嬉遊
能馴服我的想像，
那麼，我將與歡樂同在，
那麼，我將不再去尋找
喜悅，榮耀和贊賞。
但世界對我空洞而無聊，
天真的愛不能取悅我心：
我尋找欺騙與新的感情，
縱使它們尖刻，也將使
熄於悲傷、痛苦、早熟
的血液重新甦醒。

生命之杯(1831)

我們緊閉雙眼
 啜飲存在之杯，
以自己的淚水
 浸濕它的金邊。

當死亡來臨之前，
 眼上落下蒙帶，
那誘惑過我們的
 一切隨之消失；

此時我們才看清，

金杯原來空空，
杯中只有---幻夢，
它---也不屬於我們。

天使(1831)

天使在午夜的天空飛翔，
唱著一首低沉的歌；
月兒、星星和雲朵一同
傾聽他的神聖曲調，

他吟詠極樂花園天幕下
純潔精靈的至福；
他歌唱崇高至尊的上帝，
他的讚頌質樸真誠。

他擁抱一顆年輕的靈魂，
為悲切哀哭的塵世；
歌聲流漾在那靈魂之中，
無語，卻充滿力量。

靈魂在人間曾久經磨難，
卻滿懷美妙的希望；
塵世的單調歌聲如何能
取代天堂上的悠揚。

不，我不是拜倫(1832)

不，我不是拜倫，是另一個
仍舊無人知曉的候選人，
與他一樣，是塵世拋棄的漂泊者，
只是懷著一顆俄羅斯心靈。

我早早開始，也將早早結束，
我的才智完成的不多；
在我海洋一般的心靈中，
沉積著破碎希望的重負。
陰森的大海啊，誰能
領悟你的奧秘？誰能
向世人解說我的心思？
我---或是上帝---或是沒有任何人！

帆(1832)

淡藍的海霧中
孤帆泛著白光…
它去異鄉何所尋？
它在故鄉何所棄？

浪花翻滾---風呼嘯，
桅杆彎折鳴響…
唉！它並不尋求
也非逃避幸福！

足下水流比藍天澄淨，
頂上的陽光金色燦爛…
叛逆的帆卻祈求風暴，
彷彿風暴中才有安寧！

又寂寞又哀傷(1840)

又寂寞又哀傷，無人可以伸手分憂，
當心頭勞頓的時候…
期望！…枉然永遠地期望何益？…
歲月消逝---所有甘美的歲月！

愛…愛誰？…短暫的愛，辛苦不值得，
互久相愛不可能。

反視自己？---往事了無痕跡：
歡樂與痛苦全不足道。

什麼是熱情？---需知甜蜜的痛苦
遲早將因理性之言消失；
而生命，當你冷靜地環視，---
只是如此空虛愚蠢的玩笑。

雲 ¹(1840)

天上的雲，永遠的飄泊者！
和我一樣，你被流放，
飄過天藍的草原，閃耀的山脈，
從親愛的北方奔向南國。

誰驅趕著你？命運的判決？
暗藏的嫉妒？公開的怨恨？
或是罪過使你疚痛？
是朋友惡毒的誹謗？

不，你已厭倦田野的淒涼…
無動於熱情，無感於憂傷。
永遠的冷漠，永遠的自由，
你沒有故鄉，無所謂流放。

¹ 此詩寫於萊蒙托夫二度流放高加索動身前夕，在友人的送別會上，他以流雲自喻，悲憤難抑。

別了，污穢的俄羅斯(1840)

別了，污穢的俄羅斯，
奴隸的國土，地主的王國，
還有你們，天藍的軍服，
還有你們，忠誠的國民。

也許在高加索山外，
我將可逃避你的總督²，
避開無所不見的眼睛，
避開無所不聞的耳朵。

不，我如此迷戀的不是妳（1841）

不，我如此迷戀的不是妳，
妳姿容嬌麗卻不動我心；
在妳身上我追想往昔
和早已凋零的青春。

每當我久久凝望妳，
注視妳的眼睛，
心中蕩漾神秘話語，
卻不向妳傾吐。

我與年少時的女友敘情，
在妳的面龐捕捉她的形影，
從伶俐的嘴尋覓沉默的唇，
從明燦的眸探索熄滅的光。

² 指沙皇的行政官吏。

祖國(1841)

我愛祖國，但懷抱奇特的愛！
理智不能戰勝它，
無論鮮血換得的光榮³，
無論滿懷驕傲信任的平靜⁴，
還是黝暗舊日珍藏的傳說，
不能喚起心中歡喜的狂想。

但是我愛---爲什麼，不知道---
曠原的冷漠，
樹林的微動，
宛若海洋的河潮....
我愛在村莊小道上驅車奔跑，
以從容的目光穿梭夜的陰影，
看兩旁淒清村莊顫爍的燈光，
惦想著夜宿的地方；

我愛田地焚燒後的煙霧，
原野上露宿的車隊
和山丘黃土間
兩株蒼蒼白樺。
滿懷旁人陌生的喜悅，
看見豐足的糧倉，
覆著麥杆的農舍，
雕花薄板的小窗；
露水濃重的節慶夜晚，
我願午夜時分
欣賞伴著口哨頓足的舞蹈，
還有醺醉農人的喋喋閒語。

³ 指俄國對外戰爭的勝利。

⁴ 指百姓對統治者的馴服。

我獨自一人走上路 ⁵(1841)

我獨自一人走上路，
石道閃爍穿透夜霧；
夜無聲。荒原聆聽著上蒼，
星星與星星對語。

天空神妙壯麗，
大地沉睡在淡藍光澤裡…
我為什麼這般痛苦難受？
我期待什麼？悔憾什麼？

對人生我已無所期待，
對往日不再悔憾；
我尋求著自由與安寧！
盼望遺忘並沉沉睡去！

但不要墓中冰冷的長眠…
我願永遠如此入夢，
讓生命在胸中微寐，
讓胸口輕輕呼吸。

讓我日夜傾聽
甜美歌聲吟唱愛情，
讓長綠的濃密橡樹
俯身向我殷殷低語。

⁵ 這是萊蒙托夫最後詩篇之一，呈現他的萬念皆空與悲涼情懷。

卡爾佐夫 (Aleksej Vasilevič Kolcov, 1809-1842)

三十年代俄國民謠詩歌因卡爾佐夫達致高峰。藝術化的俄國民謠詩歌可追溯至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表又因德維豐富多采的俄羅斯歌謠而風行一時。這是非常生活化，極具俄羅斯純樸民風的歌謠；感情表述、圖象描繪、象徵手法都與純文學性的創作有極大差異；雖然並未完全回歸久遠年代的口傳民歌風貌，但其中的民俗精神生動而珍貴。

卡爾佐夫出身南俄，其父為唯利是圖的畜牧商人。童年時代開始，卡爾佐夫便一直生活在庸俗不堪的環境中，未能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未能保護珍愛的戀人，三十三歲在無盡的折磨後猝逝。

卡爾佐夫奉父命到處販售畜牲，卻因強烈的求知慾望，孜孜不倦地閱讀各種文化和哲學書籍；年約十六，接觸了俄國古典詩與浪漫詩，為之陶醉，終日頌讀。二十歲開始，無師自通寫了許多詩，聊慰自己貧乏單調的生活。一八三一年，作品偶然被也寫詩歌的莫斯科大學生斯坦克維茨 (N. Stankevič, 1813-40) 發現，推介紹德維及別林斯基，在雜誌上刊載其詩，進一步獲得朱可夫斯基、普希金等大詩人鼓勵，迄至一八三八年，繼續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民謠詩。

卡爾佐夫熟悉俄國農人的真實生活，親見黑麥在風中搖曳，農家老小在田中收刈；豔陽下，農人吆喝著瘦馬犁地；暮色中，凜冽的寒意覆蓋大地。這些純樸人民誦唱的歌謠，是卡爾佐夫不絕的靈感泉源。他以自然、直接、溫柔的感情，表露俄國人對自由天地的歌頌，對冒險犯難與遠方的嚮往。早期的浪漫曲兼有感傷情調和普希金式的優雅，他的民謠詩時常使用固定的辭彙和修飾語，形容詞的對比鮮明，詩句精短，節奏豐富多變，特別適合女性吟誦。

卡爾佐夫的情詩也豐盈美麗。他曾愛上家中女奴杜妮雅莎 (Dunjasha)，遭父母反對，把她暗地賣了，杜妮雅莎不久病逝，卡爾佐夫一輩子難忘傷痛，以許多首情詩記錄這段不幸的愛情。

卡爾佐夫多首作品經柯薩科夫、魯賓斯坦等音樂大師譜曲，成為家喻戶曉的名歌。這些音樂家認為，他的詩句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真誠樸實的文字，抒情濃郁的感情，民歌風格的節奏為卡爾佐夫最重要的長處。

戒指 ¹(1830)

我點燃
春蠟的燭，
燒灼
心上人的戒指。

燒吧，燒吧，
不祥的火焰，
融化呀，融化
純淨的金。

沒有了她---對我
你只是多餘；
沒有了它---在手上，
巨石壓著心頭。

望它一眼---我悲嘆，
我思念；
雙眼滿溢
苦澀的淚。

她會回來嗎？
會不會有一點點訊息
叫我從死中甦醒，
安慰我這極度悲傷的人？

心中失去了希望...
你灑落下
金的淚珠，
甜蜜的記憶！

¹ 杜妮雅莎被賣，音訊渺茫，卡爾佐夫面對情戒，思念佳人。

火中的戒指
漆黑，形狀卻如當初；
在桌上將永不變色的
回憶撞出了叮叮噹噹。

黑麥啊，你別吵！²(1834)

黑麥啊，你別吵！
以成熟的麥穗喧鬧，
割麥人啊，你別唱！
唱遼闊無邊的草原。

如今我為什麼
聚積財物？
如今我為什麼
發財致富？

年輕人聚積，
聚積財富，
不是為自己---
爲了心上的人。

注視她的雙眼，
我心甜蜜。
注視她充滿
愛意的眼。

明亮的眼
卻已暗淡，
美麗的女郎
睡在墳裡了呀！

² 杜妮雅莎死訊傳來，卡爾佐夫萬念俱灰，寫下此詩。

比山還重，
比夜還黑，
陰暗的哀思
壓在我心上。

辛酸的命運(1837)

如偶然出現的夜鶯，
青春已經遠逸，
如暴風中波濤，
鏗鏘飛鳴而去。

金光燦爛的片段，
已經，是的，悄然消失；
年輕的意志
與軀體一同銷損。

因悲悽的思維，
血液在心中凝固；
曾經多麼深深愛過---
一切都已改變。

如風搖撼著小草，
年輕人晃抖顫動；
寒冬襲面，
烈日灼身。

我耗竭心力
熬到此時，
藍色的外衣
從肩上脫落。

沒有愛，沒有幸福，
我在塵世漂泊；

與災難同行，
與憂愁相遇！

陡峭的山上
曾生長蒼綠橡樹；
如今那樹
已在山腳下腐朽。

路(1839)

寬寬的路早已
橫臥在我面前。
我卻不曾想望
沿著這路遠行...

誰拉扯著我？
我難捨什麼？
爲何直到今日
不願奔向遠處？

難道我注定
生來孤苦？
或是幸福盲目，
無理失去蹤影？

論年歲與卷髮
我還年輕：
腦中許多智慧---
心中許多熾情！

密鎖珍藏
奴僕與財富；
倨傲的黑馬
已經馴服。

然而上路---坦白說---
我沒有意願。
爲了赴陌生之地
看不相識的人；

情願爲了自己
時時面對災難，
命定的災禍下
沒有後退的路；

情願心懷憂愁，宴席上
與歡愉的笑容共處，
面向死亡---
高歌如鶯！

托爾斯泰 (Aleksej Konstantinovič Tolstoj, 1817-1875)

是詩人、小說家和劇作家。出生彼得堡古老的貴族家庭，年少時，因為舅舅的引導，對文學發生興趣，曾旅居西歐多年，並曾在俄羅斯駐德國法蘭克福代表處工作。一八四〇年返俄，開始於公餘之暇寫詩，但因當時文壇上詩歌的主流地位已漸為小說所取代，很少發表。五十年代，與兩位表兄弟日姆楚茲尼科夫 (Žemčužnikov) 共同以筆名科茲瑪·普魯特科夫 (Kozma Prutkov) 為著名的文學雜誌《同時代人》撰寫諷刺詩和寓言詩，這是他創作最豐富的時期。一八六一年退休，避居鄉間，寫下著名的詩劇三部曲《恐怖的伊凡之死》、《沙皇費多·伊凡諾維茨》、《沙皇鮑里斯》，並曾出版詩集。晚年飽受神經病痛之苦，一八七五年辭世。

除了比較短的情詩、抒情詩、諷刺詩、幽默短詩，托爾斯泰也寫長詩、敘事詩、戲劇和小說。他對祖國懷抱熱愛，不完全滿意周遭的環境，但對政治沒有興趣，多以愛情、俄國大自然、對鄉園故土的眷戀為寫作主題；文字樸實，感情熱烈率真，語調親切，格律自由，有民歌的色調，但抒情優美。以歷史事件為背景的敘事詩，情節傳奇，人物性格鮮明，摘取了民間英雄歌謠的形式。柴可夫斯基等音樂家曾將他的數十首詩歌譜為歌曲，因此托爾斯泰迄今在俄國享有相當知名度。

我的風鈴草 (1840)

我的風鈴草，
原野上的花朵！
你的深藍花瓣，
爲何張望著我？
在歡樂的五月天，
你叮噹唱著什麼？
在待割的草場間，
你爲何搖晃不停？

開闊的原野上，
馬兒帶我奔馳如箭，
馬蹄踐踏著你，
急急飛奔而過。

我的風鈴草啊，
原野上的花朵，
你深藍的花瓣，
莫要把我咀咒！

我本不想把你踐踩，
寧願飛躍你的身旁，
但我拉不住韁繩，
牠奔馳桀驁難馴！
我飛，飛奔如箭，
揚起了塵土滿天，
剽悍的馬兒帶我，
不知將去向何方？

牠不曾受教
經驗老練的騎師，
不曾見識暴風雪，
成長在清靜草原；

而你的雕花馬鞍
也未閃耀如火焰，
我的馬兒啊，
 斯拉夫之馬！
你又狂野又倔強！

馬兒啊，與你同在
 又自由又暢快！
忘卻狹隘的世界，
我們全速飛奔，
朝向不知名的地方，
何處是我們的終點？
那裡有快樂？還是悲傷？
人類不能明白——
知道的只有上蒼！...

我的風鈴草啊，
原野上的花朵！
你的深藍花瓣
為何張望著我？
在歡樂的五月天，
你為什麼憂傷？
在待割的草場間，
你為何搖晃不停？

在喧嘩吵嚷的舞會上¹ (1851)

在喧嘩吵嚷的舞會上，
在塵世空虛的迷惘裡，
我偶然遇見妳，
妳的容顏神秘。

¹ 此詩描述詩人初識才貌雙全的索菲亞·安德烈也芙娜(Sofia Andreevna)，對她一見鍾情，托爾斯泰從此為索菲亞寫了許多情詩，兩人歷經波折，十二年後才正式結婚。

妳的雙眸悲淒，
聲音美妙甜蜜，
如遠方悠悠蘆笛，
如海上浪花輕盈。

喜歡妳的窈窕體態
和妳沉思的嬌容；
妳幽柔悅耳的笑
從此常在我心中。

寂寞孤獨的長夜裡，
疲憊的我歡喜躺下——
想見妳憂鬱的眼睛，
想聽妳歡悅的低語。

我憂愁地進入夢鄉，
在奇異的夢境中沉睡....
愛上妳嗎？---不知道，
只覺得，已墜入情網。

我的國土，我的故鄉（1856）

我的國土，我的故鄉！
駿馬豪放奔馳的地方，
蒼鷹在高空成群喧喊，
豺狼嚎叫曠野上。

啊呀，我的故鄉！
啊，那兒有茂密的林，
午夜夜鶯的啼囀，
風、草原和雲彩。

雲雀的歌聲更加嘹亮 (1858)

雲雀的歌聲更加嘹亮，
春天的花朵更加燦爛，
心中洋溢靈感，
天空滿是斑斕。
掙脫了悲情的桎梏，
撕裂了往日的鎖鏈，

嶄新的生命滔滔湧現
歡騰鼓舞的潮浪，
新生力量的強勁精神
流瀉青春的音響，
彷彿天地間
緊緊繃張的絲弦。

秋。小園荒蕪了 (1858)

秋。小園荒蕪了。
黃葉隨風飛舞；
只有遠方深谷，
串串深紅的花揪招搖。

我的心又是歡喜又哀愁，
默默揉搓烘暖妳的纖手，
望著妳，淚水無聲地流，
多麼愛妳，卻無從訴說。

那是早春時節 (1871)

那是早春時節，
青草方才萌芽，
小溪潺潺，天仍涼，
林間綠意已濃。

清晨牧童號角
猶未嘹亮吹起，
纖細的鳳尾草
仍在林中卷曲。

那是早春時節，
在白樺樹蔭間，
妳含笑在我面前，
低垂著妳的雙眼…

那是回應我的愛，
妳低低垂下眼瞼---
啊，生命，啊，森林！啊，陽光！
啊，青春！啊，希望！

我在妳面前哭泣，
注視妳可愛的臉，----
那是早春時節，
在白樺樹蔭間。

那是我倆年華的清晨—
啊，幸福！啊，淚水！
啊，森林！啊，生命！啊，陽光！
啊，白樺的清香！

費特 (Afanasij Afanas'evič Fet, 1820-1892)

費特是純藝術性詩人，相信藝術是完美與歡樂的泉源，引導欣賞者超越悲傷；對愛情與大自然的歌頌最能表達這種美的感受，所以此二主張最常為他所歌頌。他對實體世界的直覺印象，借助視覺、聽覺、嗅覺及瞬間情緒的描繪，表達萬物特徵與人的內心狀態，並善於賦予自然界以生動的靈性，以之襯托人的感情。這些感情真摯強烈，常是非理性的，所呈現的浪漫具有濃厚的朦朧色澤，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俄國寫實文壇上顯得十分特殊，被視為象徵主義詩歌的先驅。

費特原姓盛新 (Shenshin)，父親為俄國大地主，母親是已婚德國人，丈夫姓費特，認識盛新後，她逃家來到俄國。詩人出生時，父母尚未舉行婚禮，十四歲時，因教會干預，改用了母親前夫之姓——費特，後來雖經合法承認，恢復原姓，仍以費特為筆名。

1844 年，費特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文學系。在學期間便常在文學雜誌《莫斯科人》及《祖國紀事》上發表詩作。評論家別林斯基、作家果戈里皆盛讚他的才華，果戈里稱道他是「莫斯科城最具天賦的詩人」。1844 至 1853 年間在南俄服役，與文藝界的接觸疏離。1853 年調職禁衛軍團，有機會接近彼得堡文人，其中屠格涅夫對他的鼓勵最多，並協助出版詩集。1858 年起，他長年住在鄉間。當時小說當道，且批判性的社會思想流行，費特的夢幻式詩歌受到譏嘲。六十及七十年代甚少作品發表，八十年代初期才重拾舊情，並於 1884 年出版詩集《黃昏之火》。寫詩之餘，費特也是出色的譯者，翻譯了拉丁文與德文詩，包括歌德的《浮士德》。此外費特對哲學的興趣濃厚，曾譯叔本華的《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哲學與詩歌同是他重要的精神食糧，寄託著詩人對理想境界的追求。

作為詩人，費特格調高雅，對美的捕捉細膩準確，音樂性強烈，旋律優美，使讀者油然滋生愉悅與嚮往之情，最受稱道。

幽怨的白樺 (1842)

幽怨的白樺
佇立窗前，
寒冬的奇想
妝扮著它。

如葡萄串串，
高懸枝頭，---
喜見它
周身素雅。

我愛欣賞它身上
朝霞的嬉戲，
惋惜鳥兒抖落了
枝上的清麗。

我來向你致意¹ (1843)

我來向你致意，
訴說太陽升起，
帶著熾熱光芒，
在綠葉間搖曳。

訴說森林甦醒，
細枝都已清明，
百鳥夢中振翼，
處處春的熱情。

訴說擁著昨日情意
又來到了這裏。

¹ 詩人藉春之降臨向情人表白情意，一再「訴說...」春的氣息，融情於景，溫柔自然。

心中不變的熱情
欣然全獻給你。

訴說處處向我吹來
無限的快樂，
我不知要歌唱什麼—
曲調早已成形。

讓我分享真切的夢想（1847）

讓我分享真切的夢想，
對著我的心訴說；
倘若不能以言語表達，
請向心靈傳送樂聲。

輕聲細語，羞怯的呼吸（1850）

輕聲細語，羞怯的呼吸，
夜鶯的啾啼，
銀色波光，徐徐的款擺，
昏睡的小溪，

夜的光，夜的影，
無邊的暗影，
不斷神奇變幻的
可愛的情景，

煙霧中的紫玫瑰，
琥珀的華彩，
又是吻，又是淚，
朝霞呀，朝霞！

多麼幸福：又是夜，又是我們倆（1854）

多麼幸福：又是夜，又是我們倆！
河水如鏡映照著繁星，
那端…妳抬頭望望吧：
怎樣的幽深明淨在我們上方！

哦，叫我瘋子吧！隨妳喜歡；
此刻我的理智軟弱，
胸中愛的浪潮洶湧，
使我無法沉默，無力站起！

我苦，我迷戀，爲愛銷魂，---
啊，聽著！你要明白！我不能掩飾熱情，
我要說，我愛你，愛妳，--
只愛妳，只渴望妳！

這早晨，這歡喜（1881）

這早晨，這歡喜，
這白晝和光的力，
 這藍色的天，
這啼鳴和隊形，
這群飛的鳥兒，
 這水的潺潺。

這柳枝和白樺，
這水滴---這淚珠，
 這絨毛---不是葉，
這山，這谷，
這蚊，這蜂，
 這尖叫和呼嘯。

這明燦的霞光，
這村夜的嘆息，
 這失眠的夜，
這床的昏暗燥熱，
這唧唧和啼鳴，
 這全是---春天。

不需要，我不需要幸福的閃現(1887)

不需要，我不需要幸福的閃現，
不需要同情的話和眼神，
 讓我獨自號哭！
再度緊擁火熱的枕頭，
為難分難捨的情嘆息，
 忘卻世上的一切！

倘若妳明白，我胸中陶醉
怎樣孤獨、纏綿甜蜜、
 癡狂幸福的憂思，---
請舉步輕輕默默走過，
別讓妳的芬芳步履
 驚動我的幽夢。

難道，樹林才換上新裝---
春之夜裡---展翼的歌手
 已畏懼白晝的陽光？
於是，晨星才驅散朦朧，
甦醒的鳥兒便停唱晚霞---
 而幸福，而歌也終了。

涅克拉索夫 (Nikolaj Alekseevič Nekrasov, 1821-1878)

他是一八四〇至一八七〇年間俄國文壇上最重要的詩人，是「庶民詩歌」的代表者。生於小地主家庭，父親粗暴無知，母親賢淑，盡力教養子女，涅克拉索夫在母親的保護下，順利完成中小學教育。一八三八年中學畢業後，來到彼得堡，他想考大學，與父親要他進士官學校的意見相左，被斷絕經濟資助，生活陷入困境，大學考試落第，並爲了糊口，努力向各文學雜誌投稿。這段期間，他住在貧民窟，吃了許多苦，對低階層百姓的悲慘命運印象深刻，形成後來作品中清楚的社會意識。四十年代中期，涅克拉索夫展現辦雜誌的才幹，先後主持幾本文學雜誌都極成功，成爲出版界風雲人物。他的長處是，敏於捕捉文學脈動，找到最適當的人，寫最熱門的話題。五十及六十年代正是俄國所謂民主主義意識高漲的時期，許多作家在作品中反映社會現象和問題，反對「純藝術」寫作，以詼諧、諷刺或更尖銳的筆調批判現況。涅克拉索夫發行的《當代人》(1847-1866)及負責主編的《祖國記事》(1868-1877)結合了多位當時十分積極的自由思想青年，其中有的後來被捕、被流放，雜誌也幾度遭警告和查封，涅克拉索夫卻能努力堅持自己的創作風格與雜誌的精神，誠然不易。

作爲詩人，涅克拉索夫寫「人民的苦難」，但並不以旁觀者的同情姿態寫現實黑暗面，而是以自己身歷其境的方式直探社會悲劇；是寫實的，非抽象的，故詩中語言是庶民式的，其思維邏輯亦不同於一般抒情詩的主角人物，其中表現的「革命---民主精神」積極清楚，開俄文詩歌之先例。

被遺忘的農村 (1855)

老嫗涅妮拉向管家¹孚拉斯
討些修理小農舍的木料。
他回說：沒木料，別等，不會有！
「等主人來，主人會作主，
主人會看到，我的農舍塌了，
他會吩咐給木料」，老婆婆想。

鄰近某人，貪婪的剝削者，
向農人騙取了一塊良田，
以狡詐的手段切割了地。
「等主人回來，他會讓測量員看！」
農人想：「主人會有話說---
人家會還給我們這塊良田」。

一位自由農愛上了娜荅莎，
慈悲的德國佬，領地總管
不同意。「我們等等，英拿茲；
等主人來！」娜荅莎說。
大人小孩，只要有事，
千篇一律重覆：「等主人來！」---

涅妮拉死了；在別人田裡
那騙子鄰居加倍地收成；
往昔的小伙子長了鬍鬚，
自由農成了小兵，
娜荅莎不再夢想婚禮---
主人不會出現，他始終沒來！

那一天，馬路中央出現
套著六匹馬的平板大車：
高高的車座上駕著橡木棺，

¹ 指為地主管理農村領地的管家，通常十分勢利刻薄。

棺內躺著主人；棺後是新主人。

人們為老主人行葬禮，新主人拭淚，
坐上馬車---回彼得堡去了。

孩童的哭泣 (1860)

冷漠聆聽死亡邊緣者
在生命的搏鬥中咒詛，---
弟兄們啊，你可曾聽見，
孩童的低泣與怨訴？
「當金色童年時代
人人活潑幸福地生活，
別急於從天真的兒童
奪走歡喜和快樂的賞賜。
只有我們不能散步
在原野上，在金黃的田地：
終日在工廠的機輪上
我們旋轉---旋轉---旋轉！----

鐵輪轉動，
隆隆地響，熏出熱風，
腦袋亮灼暈眩，
胸口急喘，總是兜著圈兒轉：
滯呆老婦的紅鼻，
穿透鏡片注視我們，
牆上漫步的蒼蠅，
牆、窗、門、天花板，----
所有的人和物！我們陷入狂亂，
高喊：
----且慢，可怕的旋轉！
讓我們收聚鬆弛的記憶！---
哭叫和祈求全是枉然，
鐵輪不理睬不憐惜：
去死吧---邪惡的輪不停旋轉，

去死吧---呼呼---呼呼---呼呼！---
我們原該興高采烈，玩耍，跳躍，
卻在奴役中受盡折磨！

倘若釋放我們於原野，
我們將匍匐地上----沉睡。
我們將快快返鄉…
爲什麼奔向那方？…
家的甜蜜尚未遺忘：
關懷和希望迎向我！
那裏，疲憊的頭依偎
憔悴老母的胸膛，
她爲我爲自己號啕，
哭得她肝腸寸斷…」

從前，我被妳拒絕(1865)

從前，我被妳拒絕，
沿著海岸來去徘徊，
充塞毀滅的念頭，
真想躍進那波濤，
水流和悅清澈。
當我站上懸崖邊緣，
浪潮突然嚴峻昏暗，
恐懼阻止了我！
後來，滿懷愛和幸福，
我們常在此流連。
妳感謝海浪
曾拋棄了我。
如今，我被妳遺忘，
經過多少淒涼歲月，
懷著重創的心
又來到這岸旁。
那念頭重新出現，
當我站上了懸崖。

浪花卻不再陰沉威嚇，
而是招喚我投入深淵....

苦悶啊！沒有幸福與自由（1868）

苦悶啊！沒有幸福與自由，
黑夜漫漫無盡頭，
何妨掀起風暴？
苦酒已滿溢杯口！

在大海漩渦上轟響吧，
在曠原和林中呼嘯，
把宇宙間的痛苦之杯
盡情潑灑！

繆斯啊！我在死亡門前！（1877）

繆斯啊！我在死亡門前！
儘管我犯過許多錯，
任憑這錯誇大百倍，
我的錯只是人心的恨。
莫哭！我們的命運值得嫉妒，
別人不能羞辱我們：
我和真誠的心靈間
有長久不能斷絕
活生生的血脈相連！
誰若目睹斑斑血傷
慘受鞭笞的繆斯而不愛憐，
他不是俄羅斯人....

索洛維夫 (Vladimir Sergeevič Solov'ëv, 1853-1900)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知識界瀰漫實證主義思想，無論激進派或保守份子皆以辯證法爲自己找出一套理論根據，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冷血的或深度宗教性的。索洛維夫屬於後者，並被認爲是俄國第一位脫離斯拉夫正教傳統的宗教哲學家，一位神秘主義者。

索洛維夫的父親 Sergej Michajlovič Solov'ëv 是知名的歷史學者，爲莫斯科精英知識分子，索洛維夫深受薰陶，從小聰慧過人。他畢業於莫斯科大学歷史—哲學系，二十一歲獲碩士學位，任莫大哲學講師，一八八二年獲博士學位，並轉至彼得堡大學任教。但不久便離開教職，專事寫作並出版雜誌。

索洛維夫的宗教觀傾向羅馬，認爲凡蒂岡教宗才是基督代言人，並自稱曾三次經歷神蹟，宣揚泛人類的無國界宗教，反對政治權威。作爲詩人，他重視藝術美，但蘊含哲學與宗教思維，有強烈的象徵色彩，對二十世紀象徵主義詩歌，特別是年輕時期的布洛克影響最多。

我倆並非無故相逢 (1892)

我倆並非無故相逢，
並非無故如烈火
燃燒我的熱情：
劇烈的折磨---
只是忠實的保證，
是生命之力。

在漆黑的灼熱深淵，
流溢著活躍的光輝，
永恆之愛。
從熾燃的牢獄，
我將為你贏取
火鳥之羽。

光來自暗處。黑色巨石上
你玫瑰的麗容
不能凸起，
倘若它幽暗的根
陷入朦朧的天地
卻不被吮吸。

親愛的，難道你看不見 (1892)

親愛的，難道你看不見，
我們舉目所及
都只是迴光，只是投影，
來自雙眼不能見的？

親愛的，難道你聽不到，

生活的霹啪喧響
只是變形的回應，
來自得意洋洋的和鳴。

親愛的，難道你未察覺，
整個世界只有
只有一顆心對另一顆心
訴說無聲的祝福。

航向狂風的單桅船 (1899)

湖上驚悸的波浪喧嘩，
彷如海洋澎湃的狂濤。
不馴的自然力衝向某方，
與惡意的命運爭執不息。

須知花岡石的桎梏拂逆心意，
唯有安寧是不盡的歡喜。
最初的往日即將啓航，
盼望重新君臨大地。

衝擊吧，洶湧吧，狂狷的奴隸！
甘願爲奴是無盡期的羞辱！
應驗你的夢想，偉大的自然力---
面對肆意的浪且自在逍遙。

索洛古伯(Fëdor Sologub, 1863-1927)

二十世紀初期，以馬克思社會理論或實證主義為基礎的新現實主義者與傾向理想主義唯心哲學的象徵主義者同時活躍在俄國文壇上。前者試圖將激進的社會思想(或改造社會的責任)與藝文作品結合，象徵主義者則擴大其關懷面，寄情於天地之間，以抽象的象徵表達對生命的觀察。索洛古伯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小說家和詩人。

索洛古伯原名 Fëdor Kuz'mič Teter'mikov，是一位出身低階層(父為鞋匠、母親以幫傭維生)，終能力爭上游，成為文化人的思想者。他的小說常以「死亡」為主題，小說主角的個性錯綜複雜，甚至接近病態，故事內容往往涉及自殺、謀殺或意外死亡，索洛古伯因此常被稱為「死亡作家」。但他並不以死為終結，書中人物往往對死懷抱嚮往，視之為新生命的開始。詩歌多半精短，表達極端敏感的心靈，悲觀而具有深度宗教性，是對邪惡意念、冷酷感情、扭曲情緒的反映。他恨生命，嚮往死亡，上帝卻創造生命，所以是人類之敵，撒旦為死亡之神，所以是人類之友。這種奇異的思想，使許多讀者覺得難以理解。

至福屬於啜取清醒之水者 ¹(1894)

至福屬於啜取清醒之水者，
肅靜之河的冰涼獻禮，
屬於永不沉醉於
葡萄惡作劇的濕潤者。
卻熟知濺起飛沫
螫扎之急流的蓬勃樂趣者，
遂迎向它們甜蜜
與溫柔泡沫的吻。

至福屬於不識自然幽秘中
的生命卻平安入睡者，...
至福屬於空氣、雲彩、流水，
至福屬於大理石與花崗岩。
那意識之火燃點處
流溢著惡毒的渴求，
糾纏著無翼的願望
與不能實現的夢想。

我做了一個惡夢 ²(1895)

我做了一個惡夢，
彷彿重新
來到人間
開始生長，

¹ 作者認為真正的幸福是像空氣、雲、水那樣自由自在，無所欲求，在俗世慾望的濁流中保持清醒的人。

² 此詩及下兩首皆表達了作者對死亡的歌頌與對生命的否定。

於是一再重覆
世間多餘的秩序，
從天藍的童真
到灰白的晚年。

我哭泣我笑，
遊戲，傷愁，
虛弱地振作，
無助地尋覓……

擁抱渴望，
嚮往崇高事蹟…
然而，因弟兄訕笑
再度咀咒命運。

煎熬中我發現
某一種慰藉，
於是，死亡彼端的漆黑
吸引受創的眼神。

於是，在遠路盡處
我開始死去，…
卻聽見殘酷的判令：
「起來，重新生活！」

我是神秘的世界之神(1896)

我是神秘的世界之神，
世界全在我的夢幻裡。
我將為自己雕塑神像，
不在凡塵也不在天上。

不向任何人揭露
我的神聖本質。
辛勤工作如奴隸，但為自由
我呼喚夜，平靜與黑暗。

當我航行洶湧的海上(1902)

當我航行洶湧的海上，
船隻朝向海底，
我疾聲呼喊：「父啊，魔鬼啊，
拯救我，憐憫我吧！...我將沉沒。

別讓我憤恨的心靈
在期限前毀滅，...
我將交付陰森的罪惡勢力
我黑色歲月的殘餘。」

魔鬼把我攬住，拋入
半腐朽的小舟。
我在舟中找到幾隻槳，
灰色的帆和一張板凳。

於是我重抵陸地，
重返病懨懨的邪惡生活，
和墮落的靈魂
和罪孽的軀體。

我忠於，父啊，魔鬼啊，
災難時刻宣告的誓言，
當我航行洶湧的海上，
當你拯救我自深淵。

我的父，我頌揚你，
譴責不公義的白晝，
我高舉羞辱於世上，
並蠱惑地誘惑著。

親愛的上帝，我的生命是你的錯誤³(1912)

親愛的上帝，我的生命是你的錯誤，
你不該如此塑造了我。
難道可以將靈魂微笑的人
創作成為狂犬的夥伴？

我不願辱罵你的規劃，
想著：「試做一隻狗吧。」
於是學會吠叫，
甚至習慣對月嚎號。

親愛的上帝，那對我真難。
做狗我的力量不夠。
請想想：我會是怎樣的看門犬！
我愛藝術，是個詩人。

³ 作為詩人，作為藝術愛好者，索洛古柏不能認同世上的「庸俗者」，對造物主提出抗議。

巴爾蒙特(Konstantin Dmitrievič Bal'mont, 1867-1943)

生於富裕的地主之家，曾為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生，因熱中政治被開除，轉學雅洛斯拉夫大學，順利畢業，並逐漸脫離對激進活動的興趣。一八九〇年起陸續出版詩集，其中《北方天空下》(1894)、《寧靜》(1898)、《燃燒的樓房》(1900)、《讓我們像太陽》(1903)收集了許多他的最佳作品，為俄國早期象徵詩歌代表作。一九〇二至一九一五年間常在國外，廣覽西方文學，特別是早期的古典詩，並譯介為俄文。十月革命事起，對布爾雪維克人的暴力作風甚不以為然，一九二〇年移民法國，從此不歸。

巴爾蒙特非常重視音調與韻律，文字精美，力求表現諧和與音樂感，令讀者的聽覺為之驚奇。他喜愛抽象及隱喻性的字眼，也常將形容詞當名詞使用，並常省略動詞，把名詞串連在一起，增加詩意的氣氛。對不朽的嚮往，對至善至美的追求，是巴爾蒙特偏愛的主題，情緒卻古典優雅。換句話說，他在詩中吐露夢想，但致力表現高貴心靈的冷靜，有非俗世的神秘。

水底植物(1894)

海底深處水底植物
伸展著蒼白的枝葉
並延引生長如幽靈
於朦朧陰沉的靜寂。

孤獨的靜謐勞頓著它們，
無名的高處世界誘惑著。
它們翹首愛、光、波動，
夢想芬芳的花朵。

無路導向光與奮鬥，
周遭冰涼之水沉默，
只見鯊魚偶然游過。

無光無聲無問候，
海浪從上方飄來
舟隻殘骸和屍首。

雨(1901)

牆角鼠輩吱吱唧唧，
小屋靜滯睡夢裡。
雨下著---屋簷水珠
沿著壁緣流滴。

雨下著，遲鈍、乏力，
鐘擺叩敲。
我不能分辨鐘聲
和疲憊心靈的撞敲。

融入睡意朦朧的
沉重寂靜，
我失憶失覺
落入夜的昏黑。

黑，如掘墓人，
在我體內翻攪，
壁中蛀蟲
反覆：「吱咯，吱咯」。¹

彷彿句點，
如一切發端的起源，
以小小榔錘
敲擊、敲擊、敲擊。

曲調的原素
在寂靜中交織，
平靜無愠不斷對我
重覆：「去死啊！」

而我咽住氣，
如捻熄之燭的殘肢，
奇異的悲傷中
聆聽預言之音。

輕輕，輕輕
有人向我低語。
水珠從漆黑的屋簷
沿著壁緣流滴。

¹ 俄羅斯民間迷信蛀蟲嚼木的聲音預言死亡將臨。

此地和彼處(1929)

此地是喧囂的巴黎，反覆的琴
奏鳴著似新卻眾人皆知的老調。

而彼處江河之緣是勿忘草，
密林中有久久渴望的珍寶。

此地是話語和榮光的漩渦與聲響，
駕御靈魂的卻是一隻蝙蝠。

彼處芬芳花蕾間有沼澤草，
無邊的田野，深沉的寂靜。

此地是錙銖必較的理性，
才見深谷，他便低語：「填平它」。

彼處是曼陀羅之毒與蠱惑；
沼澤裡嗚咽不詳的大麻鳥。

此地對撒旦與上帝恭謹冷漠，
人們導引通向塵世星辰之路。

懇求你，至上者，爲我開路，
好讓我至少死後到達渴望的彼處。

濟比尤絲(Zinaida Nikolaevna Gippius, 1869-1945)

她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與思想家梅列科夫斯基(D. S. Merežkovskij, 1865-1941)之妻，也是文學理念的忠實伴侶。濟比尤絲具有敏銳的智慧、成熟的思想深度與細膩的感覺，是俄國文壇上罕見的才女。

濟比尤絲多才多藝、能詩能文，也寫戲劇和文學評論，曾出版中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劇本及詩集，都有深刻的思想探索。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哲學及人性矛盾觀常反映在她的詩歌與小說中，寫兩種對立情緒：渴望愛、但不能愛；渴望相信、但無法相信。這種衝突與矛盾的描寫，使其作品有濃厚的象徵意味。

一九一九年，濟比尤絲隨夫移居巴黎，成為俄國流亡作家中最受矚目的女詩人。她在「人類命運、愛、死亡」三大主題下，以冷靜的筆調、寫心理的靈敏反應與哲學性的內省，常能引人深思。

歌(1893)

我的窗在高高的地面上，
 在高高的地面上。
只見天空和黃昏霞彩，
 和黃昏霞彩。
天空顯得空曠而蒼白，
 如此空曠而蒼白....
它不憐惜不幸的心，
 我不幸的心。
唉，我極度悲傷就要死去，
 我就要死去。
竭力渴求不明白的謎，
 不明白的謎....
不知這願望來自何處，
 它來自何處，
但心靈盼望祈求奇蹟，
 奇蹟！
啊，願一切美夢成真，
 美夢成真！
蒼天許諾我以神奇，
 它許諾我，
但我欲哭無淚為虛枉的諾言，
 為虛枉的諾言....
我的需要世上沒有，
 世上沒有。

書上題字(1896)

我愛抽象的概念：
以抽象創作生命....

我愛所有的孤獨，
所有的朦朧。

我是神秘奇特
之夢的奴婢....
追求卓越唯一的言詞，
不能明白世俗的話語....

吶喊(1896)

我因勞頓疲累，
受傷的心滿是血痕....
難道沒有同情，
難道沒有愛憐？

我們充滿嚴酷的意志，
沉默如無聲陰影，
在絕情的道路上行進，
不知將去向那裡。

生命重擔、十字架的負荷
漸行漸重....
全然陌生的終結
等在永遠緊閉的門前。

沒有牢騷、沒有驚訝
我們行上帝旨意。
祂創造我們不帶熱情，
然後不能愛我們。

我們跌落，軟弱的一群，
無力信奉奇蹟，
盲目的天如覆墓石
從上向下壓擠。

乾杯(1901)

失敗，我歡迎你，
成功，我也熱愛；
驕傲深處是溫順，
快樂與痛苦並存。

清朗之夜的靜寂中，
寧靜水面漫步著霧；
極端冷酷中有無盡的溫柔，
天國正義裡有上帝的欺騙。

我愛我無限的絕望，
我們被賦予最後一滴希望。
我明白只一事可靠：
飲盡你的生命之杯---乾杯！

布寧(Ivan Alekseevič Bunin, 1870-1953)

出身古老的地主家庭，家族中多人愛好文學，布寧從小受普希金等浪漫詩人作品的薰陶，繼承了朱可夫斯基、普希金、萊蒙托夫、裘契夫等人寫景抒情，真摯優雅的傳統，描寫俄羅斯大自然與農村生活，詩情畫意而饒具古風，被譽為蘇聯時代最具典雅品味的作家。一九三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為俄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作家。

布寧寫詩，也寫小說。一八八九年起便陸續出版詩集，一九〇一年以長詩〈葉落時節〉獲普希金獎，成為甚受矚目的詩壇新秀。他曾旅行希臘、土耳其、巴勒斯坦、埃及、印度，對佛教的「圓寂」與輪迴生死觀特別感覺神秘與好奇，常在其詩與小說中表達類似的頓悟：客觀面對生命的存在和消逝，認為死亡是無意義、無價值的生命的解脫。

布寧對沙皇帝國的社會現象十分失望，但共產黨的暴力革命亦不能得他認同，1918年避居克里米亞，兩年後流亡至巴黎，繼續勤於寫作，1953年病逝異鄉。1954年起，因史達林死後文藝界長期受箝制的氣氛逐漸鬆弛，布寧的作品獲准在俄國發行，立刻獲得讀者廣泛迴響。

布寧的文字簡潔典雅，結構完美，對物對事都觀察入微，精確描繪，情緒冷靜，意境深遠。

最後一隻野蜂(1910)

黑絲絨似的野蜂，金黃的羽肩，
吟詠之弦淒郁鳴喙，
你為何飛入人煙的住所，
彷彿要與我分憂？

窗外暑陽酷熱，平台灼目，
炎炎夏末恬靜無聲，
飛去吧，---在枯蘆間歌唱，
在紅枕上入眠。

你不需知曉人類的思索，
你瞧田地早已荒蕪，
陰冷的風就要吹入草叢，
吹落野蜂枯黃的住所。

山中(1916)

朦朧詩興，言語難以表明：
恰如這荒野坡道令我激動，
磷石空谷，被驅趕的羊群，
牧人的營火和山間的氤氳！

帶著奇異的焦慮和醉人喜悅，
心對我說：「回去，轉身回去！」
煙向我襲來，如甜蜜的芳香，
於是懷著欣慕和困惑我急急離去。

詩不在此，絕不在此，不是陽光
召喚詩意，它在文化遺產裡。
遺產愈豐，我愈是大詩人。

我察覺朦朧的足跡，
始祖在遠古童年承續的足跡，
告訴自己---世上多少靈魂和時代都在詩裡！

鈴蘭(1917)

光禿的小林吹拂著寒意....
你在枯枝黃葉間閃現....
當時我正年輕，
孕育了第一首詩篇---

於是我青春純淨的靈魂
便永遠親近了你
濕潤清新，水份飽滿，
略帶酸味的香氣。

布留索夫(Valerij Jakovlevič Brjusov, 1873-1924)

布留索夫是重要的象徵主義作家。一八九四年至九五年間出版三小冊詩集《俄羅斯象徵主義者》，為俄國象徵詩歌開啓序幕。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間，象徵主義成為俄國文壇主流，布留索夫是其中主要代表。但有別於許多強調哲學性寓意的象徵詩人(如別雷、布洛克、伊凡諾夫)，布留索夫頃傾向審美的表現，只重視文字技巧、辭句結構與音韻效果；有時也會使用有「重大意義」的字眼，其目的亦僅在加強詩意的效果。

布留索夫曾翻譯許多法文象徵詩歌，受法國詩人 P. C. Baudelaire、P. Verlaine、S. Mallarmé 及比利時法語詩人 E. Verhaeren 影響最多。他的詩因此一直有法國色彩，比較莊嚴而華麗。

真想在神秘的喜悅中長眠(1898)

真想在神秘的喜悅中長眠，
當月兒升起。
幽隱之夢的暗影
籠罩在奇異的甜蜜裡。

我忠於無邊無際的遠方，
那裡光與聲漸漸暗淡，
拋棄熟悉的周遭
重覆的詞句和思想。

心疼痛地跨越
認知與遺憾的界線，
在永恆的深淵，
永不疲乏飄游向前向前。

而夢之幽靈仍將
籠罩在新的奇異甜蜜裡....
真想在神秘的喜悅中長眠，
當月兒升起。

杳無人跡(1907)

徐風吹拂我的臉，
雲端霞光已滅，
我又踏上黃昏，
彷彿進入避難所。

有人帶著溫柔的殷勤，
從四面八方拉出黑幕，
我陶醉於短暫的幸福：
杳無人跡，只我一人！

我不曾在妳的墳上(1914)

我不曾在妳的墳上。
不曾素衣下攜著十二月玫瑰
踏上清冷的山崗；
旁人不曾詫異
我規避他們視線的淚水。

只好如此！已麻木的喜悅
尚未再被許願，
妳明白我黑夜的憂愁，
妳知道我完整保存
我倆美好的愛情。

永久分離的驚駭
在心上不斷飄翔，
常在夜裡，冷霧中，
瘋狂地伸出雙手，
瘋狂地相信：妳與我同在！

怎麼辦？荒廢地活
在這裡，在這世上，沒有妳？
或是應當活著，像我們愛過那樣，
狂熱隨性地生活，
再努力、再痛苦、再愛？

我不曾在妳的墳上，
別斥責別嫉妒！
我給妳最好的禮物---不是玫瑰：
一切遠比我們共同生活時更好，
所有、所有我的生動幻想，
所有又湧現的淚
和每個新吻！

別雷(Andrej Belyj, 1880-1934)

別雷是筆名，他原名 Boris Nikolajevič Bulgaev。大學時代學數學與語言學，是位幻想力豐富、對抽象問題特別感覺興趣，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象徵主義詩人。別雷認為人有可能與靈魂世界直接接觸，並偏愛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索洛維夫、尼采的唯心哲學觀與宗教觀，卻又認為共黨革命是俄國的新希望。他希望在時代變遷與東西文化差異中尋求個人與俄羅斯命運的新立足點，尋找人類的新真理。

別雷寫詩也寫小說，都將現實與幻想混合，用字大膽、直覺勝於理性邏輯，並強調藝術化的結構與音韻，是最具影響力的第二代象徵主義作家。

我的話(1901)

月下夢中，沒有意義，
只有泡沫，---
像任性的鳥兒飛翔，
在霧中穿梭。

我的幻想是輕嘆的謊言，
淚水凝結的冰河，熾燃的夕陽，---
瘋狂的巨人，
向著侏儒呼嘯。

我的愛是哀傷空洞的呼喚，
剛出聲便不知飛向何方，---
是朦朧迷人的夢，
曾經在哪兒見過。

山上(1903)

群山戴著新娘花環。
我歡喜，我正年輕。
在這山嶺之上
領受純淨的風寒。

瞧，朝向我
白髮駝翁緩緩登上了山崖。
爲我帶來一份禮，
採自地下溫室的菠蘿。

他在紫紅豔陽下起舞，
歌頌天空的湛藍。
絡腮鬚鬚揚起
銀色風雪似的旋風。

他放聲唱起
男低音。
把菠蘿
拋向天空。

劃出一道彩虹，
照亮周遭的地方，
菠蘿閃耀，隨即
不知落到何方。

它幅射金色露珠
如串串金幣一般。
山下人們說：
「這是火紅太陽的圓盤....」

金色火焰的噴泉
叮叮噹噹向下飛灑，
刷洗那山崖峭岩---
露珠泛著紅光
彷彿水晶一樣。

我把酒杯斟滿，
悄悄走近駝翁身旁，
把閃著泡沫的酒
潑淋在他身上。

祖國(1908)

一樣的露水，一樣的斜坡和霧，
雜草上的紅紅旭日，

原野裡轉寒的肅殺，
還有那飢餓的庶民。

自由與遼闊中---是奴役。
而我們幽暗嚴酷的祖國，
從冰冷的曠原
向著我們高喊：「去死吧---

追隨所有死亡的人...」你屏息
聽著致命的威脅：---
傾聽絕望的哀號、
苦澀、怨尤、淚水的呼喚。

一樣的呼喚隨風而來，
一樣貪婪的死亡
在坡上狂舞鐮刀，
刈伐那成群的人。

宿命的、冷酷的祖國，
爲鐵一般命運咀咒的
俄羅斯，啊，惡毒的祖國，
誰如此戲弄了你？

致祖國(1917)

號啕吧，激越的詩篇，
在轟隆的火柱裡！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瘋狂吧，燃燒我！

在妳致命的崩塌中，
在妳荒涼的深處，---
奔流著斑斕夢想
四處飛翔的芳香。

莫哭泣：屈下雙膝，
朝向---狂颶的火燄，
天使聖樂的雷動，
偉大歲月的湍流！

恥辱的干枯荒漠，
大海流不出的淚---
以無語的目光
同行的基督溫暖我。

但願空中---土星的光環，
乳白的銀河，---
都急遽沸騰出磷光，
還有大地的火心！

還有你，熾烈的詩篇，
瘋狂吧，燃燒我，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未來歲月的默西亞！

布洛克(Aleksandr Aleksandrovič Blok, 1880-1921)

布洛克是俄國最傑出的象徵主義詩人。他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教授，外祖父曾任彼得堡大學校長，從小深受文化薰陶，年輕時喜愛朱可夫斯基的浪漫詩歌，後來認識索洛維夫的神秘宗教哲學，從此將具體的形象與幻想化的精神融合，成為象徵詩壇健將。

布洛克詩中有細緻的音樂神韻和生動的幻象。他的第一本詩集《美女詩篇》(1904)中的「美女」既是實際生活中的心儀對象，也是索洛維夫宗教理想中的天神：天神下降塵世，不僅散發光華的形象，也表達作者對宗教力量的信念與期待。類似的形象對比強化詩人內在的敏感與緊張，他的詩歌充滿躁動不安的激情、極端的興奮與悲哀；詩中的音韻活潑，常跳脫俄詩的格律常規。此外，與許多俄國作家一樣，他經常抒寫至為深切的祖國愛，甚至賦予俄國及俄羅斯思想以拯救世界的「基督形象」，都為俄國象徵主義文學作了高度發揮。

上蒼不能以理性測量(1901)

上蒼不能以理性測量，
藍天隱藏在智慧之外。
只有時六翼天使帶給
世間特選者神聖之夢。

俄羅斯女神在我夢裡出現，
她披覆著厚重長袍，
純潔而沉靜，不盡的悲愁，
面容中---安祥的夢。

她並非初次下降凡塵，
卻是第一次簇擁著
不是那些勇士，而是其他英雄...
深眸中的光澤奇異...

我步入幽暗的教堂(1902)

我步入幽暗的教堂，
完成一次空泛的儀式。
在那裡我等待美女
在紅燈的微弱顫抖中。

在高高圓柱陰影裡，
門的吱咯令我哆嗦。
唯有那聖容，唯有對她的憧憬，
閃爍著，直視我的臉。

啊，我已熟悉這位
莊嚴永恆女神的法衣！
教堂窗簷上高飛著

微笑、神話與夢想。

啊，女神，燭光多麼溫柔，
妳的聖容多麼令人振奮！
我聽不見話語和聲音，
但我相信：親愛的，那是妳。

秋的自由(1905)

我走上眼前的道路，
風屈折彈性的灌木，
碎石仰臥斜坡道上，
黃土鋪覆貧瘠岩層。

秋氾濫潮濕的山谷，
裸露大地的墓。
沿途的村落中，
花揪揚起濃濃的紅。

看啊，我的歡悅，它舞著，
響著，響著，跌入灌木中。
你五彩斑斕的衣袖，
在遠方，在遠方揮舞。

誰誘我來到這路，
向著牢獄之窗冷笑？
是拖曳在石道上
吟唱讚美詩的乞兒？

不，我走上無人呼喚的道路，
大地如是輕盈，
我將諦聽俄羅斯的醉語，
我將在酒店屋簷下歇息。

我將歌誦自己的幸福，

唱我酩酊中毀去青春。
我將哭你田園的淒涼，
也將永遠愛你的遼闊。

許多人---奔放的，青春的，優雅的
不會愛，便將死去.....
在天涯盡處收容他們吧！
沒有你如何活？如何哭？

俄羅斯(1908)

又是，彷彿在黃金年代，
拖動破舊套繩的三頭馬車，
五彩的木輪陷入
鬆動車道....

俄羅斯，貧窮的俄羅斯啊，
妳的晦暗農舍，
妳的風中歌聲---
恰似我的初戀之淚！

我不善憐惜妳，
只能背起十字架...
隨妳把粗獷美色
交付給巫術師！

盡管他誘惑欺騙，---
妳不隱沒，不消失，
只是憂愁遮掩了
妳的嬌容...

那又怎樣？惟有愁更多---
惟有淚河更洶湧，
而妳依舊---森林、曠野，
花巾覆上秀眉....

於是萬難盡去，
長路輕盈。
而路的那端，
花巾下秋水盈盈，
而車夫的蒼涼之歌，
唱著囚犯的悲情。

黑夜、馬路、街燈、藥房(1912)

黑夜、馬路、街燈、藥房，
混沌昏暗的燈光。
縱使你再活四分之一世紀，
一切仍將這樣，沒有出路。

你死去---將重新開始，
一切重覆，如從前一樣：
黑夜、運河冰封的漣漪、
藥房、馬路、街燈。

啊，我願瘋狂地活下去！(1914)

啊，我願瘋狂地活下去！
讓真實的永遠保存，
讓非人的呈現人性，
讓未實現的化為現實。

縱使生活的沉夢令人窒息，
縱使我在這夢中氣喘吁吁，
也許，會有快樂的青年
在未來將我提起：

我們原諒他的憂鬱---難道
這不是他潛在的動力？
他是善與光之子，
他是自由的勝利！

赫列布尼科夫(Velimir Chlebnikov, 1885-1922)

約一九一〇至二〇年間，以赫列布尼科夫(原名 Viktor Vladimirovič Chlebnikov)爲首的一批年輕詩人自稱未來主義者，以特別的姿態出現俄國文壇。他們反對象徵主義的神秘性與思想哲學性，認爲詩是自由獨立的個體，與任何傳統、任何哲學無關；視文字爲生命之物，嘗試進行「字的實驗」，研究俄文的字與文法來源，然後將單字加上前綴，變化字尾，或將兩字組合成一個新字，賦予新的意義。探索字源的同時，他們也從久遠的世界中覓取生命與文化的根源，所以這些新字組成的詩歌不僅使俄詩的音律形式產生大幅度變化，也組成了一個新世界——一個有生命的文字世界。以赫列布尼科夫爲例，這種特殊寫法，限制了他的讀者範圍，除了詩人和語言學家，幾乎沒有人讀他的這類作品。詩人認爲他的學說具有深刻道理，發掘了俄詩新變化的可能性；語言學家認爲他是語言大師，深知語言的文化活動性，並將此活動性表現出來。同時代俄國另一位重要詩人孟德斯丹曾對赫列布尼科夫的「新詩」作精要評析：「赫列布尼科夫不知何謂『同時代人』，他是整部歷史的一員，歸屬完整的語言系統與詩韻文學。……他不只是寫詩或韻文，他寫的是巨幅古俄羅斯畫冊與祈禱書，以千百年來的創作爲根源。」

人，他們愛的時候(1911)

人，他們愛的時候，
目光深長，
嘆息深長。
獸，牠們愛的時候，
眼中混沌不清，
唾沫橫飛。
太陽，它們愛的時候，
以大地之布覆蓋黑夜，
款擺舞步移向眾生。
神，祂們愛的時候，
牽引宇宙的跳動，
像普希金把熾情獻給瓦康斯基的女僕¹。

馬將死時(1913)

馬將死時---喘息，
草將死時---乾枯，
星將死時---熄滅，
人將死時---唱歌。

歲月(1915)

歲月、一切
亙久奔跑不停，
如湍湍水流。

¹ 指普希金年少時曾傾心的娜塔莎。

大自然善變的鏡面裡，
星星---是網，魚---是我們，
眾神---是黑暗中的幽靈。

赤裸裸的自由來了(1917)

赤裸裸的自由來了，
向著心靈拋撒鮮花，
而我們，與她齊步同行，
與她對話，稱呼她「你」。
我們，戰士，威厲地
手擊堅硬的盾：
於是人民將成為國君，
永遠，永遠，這裡那裡！
讓少女在窗下歌唱吧！
曲中頌誦遠古的戰爭，
太陽的忠誠者，--
專制獨裁者的庶民。

我的需要很少(1922)

我的需要很少！
一小塊麵包，
一小滴牛奶。
和這天空，
和這雲彩！

別胡鬧！(1922)

嗨，走販小伙子們啊，
多麼輕佻！

身穿普加契夫¹皮襖
遊走莫斯科！
我們真理的願望
並不因此崇高，
穿黑貂---騎快馬，
好挖苦，好嘲弄。
敵人之血
並不因此廉價流掉，
每個女販手中
捧著珠寶。
長夜裡
牙齒不再吱吱叫，
我要去游泳---去歌唱，
在頓河，在窩瓦河！
我把夜的平底船
推動向前。
誰與我一同---去奔馳？
與我同行者---是我的朋友！

¹ 普加契夫為頓河哥薩克人，領導 1773-1775 年俄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反奴役運動。

古密略夫(Nikolaj Stepanovič Gumilëv, 1886-1921)

他很早就展現詩情，原先傾向象徵主義，後與孟德斯丹、阿亨瑪托娃等人致力推動純藝術的阿克美派詩歌。阿克美派詩人反對象徵主義作家把世上各物視為象徵體或別具意義之物，認為詩人不應是傳教士，而是純粹的藝術家；主張以毫無成見的眼光欣賞世界、以清新的文字，生動、明確、真摯的描繪，使詩成為純藝術的作品。

古密略夫曾旅行歐洲、亞洲、非洲，作品有濃厚外國(特別是西歐新詩)色彩與幻想性，內容多采，語調樂觀，詩句純摯，韻律強烈。

一九一〇年古密略夫與著名女詩人安娜·阿亨瑪托娃結婚，一九一八年離異。一九二一年被俄共政府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同年槍決。一九八六年才獲得平反。

該隱¹的子孫(1909)

他並未欺騙，嚴峻悲切的魂靈，
接受晨星之名者，
當他說：「別畏懼上蒼的復仇，
享用果實吧，你們將如天神。」

於是為少年---敞開所有的路，
為老者---所有禁止的行動，
為女郎---琥珀色的花果
以及純白如雪的獨角獸²。

但我們為何失力傾垂，
彷彿被誰遺忘，
為何了然舊日誘惑的恐怖。

當誰的手偶然
把兩支小桿、兩株草莖、兩根細竹
暫時交疊成十字？

太陽之唇(1917)

不能忘卻，不，在我的命運中，
妳的童真口吻與率真的少女眼神，
為此，想到妳，
我便說話、思想都洋溢節奏。

我感應著滔滔汪洋，
在月的引力下搖擺，

¹ 該隱，出自舊約，亞當之子，殺害自己的兄弟亞伯。後世以之喻凶手或迫害手足的人。

² 寓言故事中具有神力的動物，也是貞潔的象徵。

而群星，閃耀前移
在久已註定的軌道上。

啊，妳若與我永遠同在，
微笑燦爛而真實，
那麼我將踏上星晨，
親吻太陽熾熱之唇。

安娜·阿亨瑪托娃(Anna Andreevna Achmatova, 1889-1966)

安娜·阿亨瑪托娃爲筆名，原姓葛連科(Gorenko)，出身南俄奧德塞，十一歲能詩。在彼得堡讀大學時，開始在雜誌上發表作品，立刻引起注意。一九一〇年與古密科略結婚後，曾遊歷巴黎及義大利。西方文化與藝術開闊了她的視野與寫作題材，他們與孟德斯丹等數位年輕詩人共同提倡俄詩回歸藝術之美，排斥哲學思想與宗教意識濃厚的象徵詩歌及號稱前衛的未來主義，主張詩句簡潔、節奏勻稱、形式完美，具體精繪真實的感情與日常事件。一九一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黃昏》，兩年後《念珠》問世，一九一七年《白雲》出版，都引起轟動。她的文字純淨細膩，寫感情的震顫，纏綿縷縷，晶瑩悅耳；熱情之餘，有極端的溫柔；從不堆砌詞藻，卻能不落俗套。但因共黨蘇維埃認爲她的詩悲觀空洞，一九二二年起，其作品即不能出版。二次大戰期間曾短暫復出，一九四六年再度被批，並被逐出蘇聯作家協會，五十年代後期始獲平反，重新出版詩歌，譯爲多國文字，在國際間享有盛譽。

還是那聲音，還是那目光(1909)

還是那聲音，還是那目光，
還是亞麻似的柔髮，
一切和去年一樣。
陽光穿透玻璃窗，
閃爍著灰白的牆……
清新的百合花香，
和你的真誠話語。

愛(1911)

有時像小蛇蜷成一團
在心中施展法術，
有時像鴿子在白色窗前
終日咕咕。

偶爾在亮霜中閃現，
彷彿入紫羅蘭夢裡……
然而她真確而神秘地，
來自喜悅，來自寧靜。

在悵郁琴聲的祈禱中，
她如此甜蜜地泣訴，
在依然陌生的淺笑裡，
我驚悸地將她認出。

深色面紗下我緊握雙手(1911)

深色面紗下我緊握雙手.....

「妳今日爲何臉色慘白？」

---因爲我以苦澀的悲傷
將他灌醉。

我怎能忘記？他踉蹌地走了出去
嘴角痛苦地扭曲.....

我未扶欄杆，奔下樓去，
跟在他身後，跑到門前。

我急喘地呼喊：「那都是玩笑。
你若離走，我會死去。」
他漠然可怕地微微一笑，
對我說：「別站在風口。」

親愛的，別將我的信揉作一團(1912)

親愛的，別將我的信揉作一團。
朋友，請你把它讀完。
我已厭於裝作不相識，
在你的路上如陌生人。

別這樣看我，別忿忿地蹙眉，
我是你的愛人，我屬於你。
我不是牧羊女，不是公主，
更不是修女---

身上是灰色的衣裳，
足下是磨損的鞋跟.....
擁抱卻熾熱一如從前，
大眼裡有同樣的恐懼。

親愛的，別將我的信揉作一團，
別爲私藏的謊言哭泣。
把信放入你的背囊，
放入你背囊的盡底。

我柔順地默想(1913)

我柔順地默想
你的灰眼模樣。
獨居特維爾的歲月裡，
苦苦把你懷想。

你豐美之手的幸福俘虜
在涅瓦河左岸，
我著名的同時代人啊，
果然發生了你之想望。

你命令我：夠了，
走開，擊斃那愛！
於是我憔悴消瘦，
卻更強烈地惦想。

但我若死去，誰
爲你抒寫我的詩？
誰將我未表的情
吟唱爲嘹亮的歌？

莫將真正的柔情……(1913)

莫將真正的柔情與別的
混淆，它溫和安定。
你不必小心翼翼以皮衣

包護我的雙肩和胸。
不必以恭順的字語
訴說你初次的愛戀。
我多麼熟悉你
固執貪婪的眼。

愛的回憶，你真沉重！（1914）

愛的回憶，你真沉重！
我在你的煙中歌唱、燃燒，
對別人---它只是火燄，
爲了溫暖冷卻的心靈。

爲了溫暖受傷的軀體，
他們需要我的淚.....
天！我歌唱竟是爲此，
我耽於愛竟是爲此！

讓我飲下那杯毒液，
從此瘖啞不語，
以突然的遺忘洗滌
我可恥的名聲。

海濱公園小徑暗淡（1914）

海濱公園小徑暗淡，
街燈又黃又亮。
我很平靜，但
莫要談他。
你溫柔忠誠，我倆將是密友.....
將同行，親吻，老去.....
皓月在上空飛翔，
如雪一般的星光。

不知你活著還是已經死去(1915)

不知你活著還是已經死去，
在大地上可以將你找尋，
或只能在黃昏的沉思中，
情深意切地爲逝者惋惜。

都獻給你：白日的祈禱，
失眠時楞懶無力的熱情，
一頁又一頁的白色詩篇，
還有我眼中的藍色火焰。

沒有誰更深入我心，
沒有誰更令我銷魂，
甚至那帶給我痛苦的人，
曾經愛撫又忘卻我的人。

我停止微笑(1915)

我停止微笑
寒風冷卻我的唇，
少了一分希望，
多了一首歌。

於是我因這首歌
換來譏諷和侮辱。
沉默的愛在心底
滋生難堪的痛楚。

密友之間有一道神聖的線(1915)

密友之間有一道神聖的線，
愛慕與激情不能跨越---
縱然唇在可怕的靜寂中合一，
心爲愛碎成片片。

友誼在此疲癱，還有
高亢火熱幸福的歲月，
當心靈飛翔且陌生
欲望遲鈍的疲懶。

渴望的人瘋狂，
獲得的人---被苦惱擊潰.....
如今你明白，爲何我的心
在你手中並不顫跳。

我的小窗未遮簾(1916)

我的小窗未遮簾，
請你直視我的房。
此刻我雀躍歡喜，
因爲你不能離去。

任你斥我不道德，
任你惡意訕笑：
我曾爲你失眠，
我曾爲你愁苦。

我們不能分離(1917)

我們不能分離，---

依舊肩併肩地走來走去。
天色已經入暮，
你沉思，而我默默無語。

我們步入教堂，看見
安魂禱，浸洗，婚禮。
我們退出，不相注視...
為什麼我們沒有那樣的儀式？

讓我們坐上踐平的雪地，
在墓台上輕輕嘆息，
你以小木杖畫幾座宮殿，
我倆永遠住在那裡。

誓言¹(1941)

今日與戀人話別的女郎---
願妳化傷慟為力量。
我們對孩兒和墳墓宣誓，
誰也不能迫使我們投降！

勇敢(1941)

我們知道，如今什麼最珍貴，
什麼發生在今朝。
我們的時鐘敲響奮戰的時刻，
勇敢不棄離我們。
槍林彈雨不畏懼，
無家可歸不足惜---
我們捍衛你，俄羅斯語言，
偉大的俄羅斯語。
我們保衛你的自由與純潔，

¹ 這首〈誓言〉與下一首〈勇敢〉寫於1941年德國納粹圍困列寧格勒期間。這類愛國詩篇的風格與她的其他作品風格不同。

遞傳子孫，拯救你免於困厄，
永遠永遠！

故土(1961)

世上沒有比我們更堅忍、更自負、更單純的人，
不以珍藏的香囊把它掛在胸上，
不爲它寫詩哽噎涕泣，
它不觸痛我們悲悽的夢魘，
不以許諾的樂園顯現。

心靈中我們不把它
當成可買可賣之物，
在它之上患病、窮困、沉默，
甚至從不想起它。

是的，對我們它是鞋上污泥，
是的，對我們它是齒間呵吱。
我們磨它、揉它、捻它，
這不與任何東西混雜的塵土。
但我們將躺入它懷中並成爲它，
因此我們如此率直喚它爲自己。

孟德斯丹(Osip Emilevič Mandel'shtam, 1891-1938)

生於華沙，長於彼得堡，父為猶太裔人，曾多次遊歷西歐各地，對西方文化，特別是法國、德國、義大利及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皆有深入研究。早年受法國象徵主義詩人影響，一九〇九年起便寫了許多好詩。一九一二年開始，與古密略夫、阿亨瑪托娃共同熱心推動阿克美派詩歌，意象豐富但語言清晰，要求形式完美及文字間的音樂性，使俄詩重現「詩情畫意」的藝術之美。

孟德斯丹取材範圍甚廣，涵蓋許多不同的文化與古代詩人：猶太精神世界、希臘羅馬古文明、中古歐洲、哥德建築、但丁作品及法國、俄國、美國(愛倫坡)文學研究，使讀者覺得，他的詩不僅優美，而且有份量，有深度。

俄共革命後初期，與許多作家一樣，對新政權懷抱希望，幻想新的、美好的時代來臨，並發表了一些批評時局的詩文，一九三四年被捕，判三年流放。一九三八年再度入獄，死於海參威勞改營。

任憑華都之名(1917)

任憑華都之名
以易朽的榮耀愉悅聽覺。
羅馬不活在世紀中心，
人類的座位在宇宙間。

君王企圖掌握他們，
神甫作證戰爭無罪，
否則必終遭鄙夷，
如污穢垃圾、破屋和祭殿。

一雙姊妹---沉重與纖柔(1920)

一雙姊妹---沉重與纖柔---你們的特徵
相同。

蜜蜂與馬蜂吮吸沉重的玫瑰。
人死去，暖沙冷卻，
黑棺上抬著昨日陽光。

啊，沉重的蜂房與纖細的網，
舉起石塊輕勝重複你的名！
在世上我猶有一事疑慮：
金色的疑慮，如何卸下時間的重負。

如暗色的水我飲下渾濁的空氣。
時間被犁攪翻，玫瑰歸於塵土。
緩緩水流中是沉重纖柔的玫瑰，
以玫瑰的凝重與纖巧編織雙層的花圈。

我愛寂靜灰白拱頂下...(1921)

我愛寂靜灰白拱頂下
祈禱與安靈祭的遊行，
人人屈身的動人儀式---
以撒教堂¹的安魂禱。

我愛神師緩緩的腳步，
靈柩方巾²莊嚴抬出
與齋戒期
破魚網中加利利的黑暗³。

溫暖祭壇上舊約的輕煙，
神師孤獨的呼語，
威嚴的謙卑者：肩上瑞雪
和粗糙的花斑岩。

永恆的蘇菲亞和彼得教堂，
空氣與光的貯藏間，
天地善的糧倉
和新約的烘乾室。

靈魂不在深憂時刻曳向你們，
惡運的狼蹤緩緩移上
四面陰沉的台階，
我們將永遠忠誠：

因為克服恐懼的奴隸自由了，
清涼穀倉裡，深屯中，
完整深刻的信仰果仁
豐足地保存。

¹ 以撒教堂是彼得堡最宏偉的主教大堂。

² 指覆蓋在祭壇上靈柩的大方巾。

³ 加利利海是耶穌傳福音的地方，居民以捕魚為生。所謂黑暗指齋戒期間的肅穆。

世紀(1923)

我的世紀，我的獸，誰能
直視你的瞳孔
並以你的血液黏合
兩個百年的錐骨？
那創造之血從
塵世俗物翻騰咽喉，
只有寄生蟲在
新歲月的門檻顫抖。

創造物，當你擁有生命，
需背負起脊柱，
並以無形的脊椎
舞弄浪花，
如兒童的纖纖軟骨---
是新生大地的世紀，
如羔羊，再為
生命之峰獻祭。

為了救世紀於奴役，
為了開啓新的世界，
需將坎坷歲月的關節
與長笛連接。
以人類的憂愁
世紀吹起浪潮，
草叢中毒蛇呼吸，
帶著世紀的黃金色澤。

幼芽又將綻放，
綠枝又將冒出，
你的脊椎卻已斷裂，
燦爛卻貧乏的世紀。
帶著空洞的笑

你向後望，冷酷而虛弱，
如一隻曾經靈敏之獸，
回顧自己的爪痕。

我尚未死.....(1937)

我尚未死，仍不孤獨，
當我與赤貧的女友
共享平野的壯闊、
幽暗、饑餓與風雪。

奇妙的饑餓中，豐饒的匱乏裡
我獨自生活---寧靜而歡慰---
日日夜夜受祝福，
悅耳的勞動純潔。

不幸者是如自己的身影，
為吠聲驚嚇，被風刈伐的人，
貧者是只一半活著，
向黑影祈求施捨的人。

茨薇塔耶娃(Marina Ivanovna Cvetaeva, 1892-1941)

她與阿亨瑪托娃並列為俄國最有才華的女性詩人。父親是莫斯科大学教授，母親為鋼琴家，十八歲出版第一本詩集，熱情洋溢、辭藻迷人。因為不能認同共產黨，一九二二年離開俄國，在布拉格居住三年後，前赴巴黎。在巴黎流亡俄人圈中，卻因個性孤傲，與其他俄國人逐漸疏離。一九三九年返莫斯科不久，其夫即被槍決，女兒入獄，她的理想與希望完全破滅，一九四一年自縊身亡。

茨薇塔耶娃常以愛情、死亡為主題，以十分活潑多變的意象和韻律帶領讀者走入敏感的精神世界。她的精神世界多情卻孤獨，高尚堅毅卻敏感絕望。

你走來(1913)

你走來，與我相似，
低垂著你的雙眼。
我也曾這樣俯視！
過路人啊，請停一停！

且先採集一把罌粟，
然後把碑文讀一讀：
便知道我叫瑪琳娜，
曾經活過多少歲數。

別想著此地是墳墓，
以為我的出現可怖---
我曾經過份愛笑，
在不該笑的時候。---

鮮血曾湧流我的肌膚，
卷髮曾隨風飄拂.....
我也曾生活，過路人啊！
過路人，請停一停腳步！

請為自己折根細枝，
然後採些許野漿果，---
墓地上的草莓
最碩大最可口。

只是你別淒然地佇立，
莫要把頭低垂在胸口，
請淡淡地想我，
淡淡地忘了我。

陽光照耀你多麼燦爛！
你全身籠罩金色粉彩---

我的聲音從地底傳來，
但願別驚動你的心懷。

我的詩寫得那樣早(1913)

我的詩寫得那樣早，
連我都不知自己是詩人，
詩情洶湧如噴泉飛沫，
如爆竹焰火。

如潛入聖殿的小鬼，
那裏繚繞夢與薰香，
我的詩歌詠青春與死亡
---無人誦讀的詩篇！---

散落在書店的塵灰裏，
不曾有人購買！
我的詩如佳釀美酒，
終將受人鍾愛。

心靈與名字¹(1913)

當舞會綻放著光彩，
心靈便不能安眠。
但上帝給了我另一芳名：
它叫大海，大海！

華爾滋的迴旋中，輕輕嘆息裡，
我不能將憂傷忘懷。
上帝給了我一些幻影：
那是大海，大海！

¹ 茨薇塔耶娃名瑪琳娜(Marina)，俄文原意為海景，作者以此形容自己別有天地的心靈。

迷人的大廳高歌著光彩，
唱著、喚著、閃爍著。
但上帝給了我另一心靈：
它是大海，大海！

我歡喜你不再為我痛苦(1915)

我歡喜你不再為我痛苦，
我歡喜我不再為你憂鬱，
歡喜這沉重的地球
並未從我們腳下漂去。

我歡喜，也許可笑---
也許率性---不再甜言蜜語，
不再因衣袖輕觸
泛起窒息的紅潮。
也歡喜你在我眼前
坦然將別人擁入懷裡。
不有意叫我在地獄之火中
灼燒，爲了我不再能吻你。
歡喜你無論白天、無論黑夜，
不再喚我溫柔的名，親愛的，喚也無益---
歡喜教堂的靜肅中
不再有人爲我們高唱：哈利路亞！

我全心全意感謝你
這樣愛我---你自己不明白！---：
爲了我黑夜的寧靜，
爲了日落不與你會晤，
爲了月下不與你同遊，
爲了日出不與你相依，---
爲了，唉！你不再為我痛苦，
爲了，唉！我不再為你憂鬱！

你的名字(1916)

獻給布洛克¹的詩

你的名字是手中的小鳥，
你的名字是舌上的薄冰。
雙唇獨一無二的動作，
你的名字五個字母²，
是飛馳中被攔截的小球，
是含在口中的銀鈴。

扔進無聲池塘的小石，
會像呼喚你那樣嗚咽。
夜間輕輕馬蹄辟啪中
你響亮的名字雷動。
槍機喀擦一聲鳴響
喚它進入我的鬢角裡。

你的名字啊，不能說！
你的名字是眼上的吻，
嬌柔凝滯冷冷的眼瞼。
你的名字是雪上的吻，
一口冰涼天藍的甘泉。
念著你的名，我的夢深沉。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1916)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
這鬢髮我並非初次撫弄，

¹ 即著名象徵主義詩人布洛克。

² 布洛克 Blok 四個字母，詩中變格為五個字母 Bloku，意為「獻給布洛克」。

吻過的唇
比你的更濃更紅。

星星升起又滅，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
直視我的那雙眼睛，
眸兒閃亮隨即暗淡。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
每當暮色深沉，
依偎在歌手的懷裏，
我聽過別樣的歌聲。

哪兒來的這般柔情？
長長的睫毛，調皮的
少年，遠來的歌手，
這情懷如何了結？

我要從所有大地...(1917)

我要從所有大地，所有天空奪走你，
因為森林是我的搖籃，我的基地是森林，
因為我站在地上---只用一條腿，
因為沒有任何人像我這樣歌頌你。

我要從所有時代，所有黑夜，
從所有金色旗幟，所有寶劍奪走你，
我丟下鑰匙，驅走台階上的狗---
因為在大地夜裡我比狗忠誠。

我要從所有別人，從那女人奪走你，
你將不做任何人的新郎，我---不做任何人的新娘，
在最後的爭執中我要帶走你---你別開口！---

從黑夜與雅各同在的那人²那裡。

但只要我尚未將你的雙手交疊胸前³---

哎！---你暫且留在那裡：

你的雙翼已朝向青天，---

因為世界是你的搖籃，你的墓地是世界。

旁人不要的---給我(1918)

旁人不要的---給我！

讓一切在我的火中燃盡！

我向生命，也向死亡招手，

作我火燄的輕盈禮物。

火燄需要輕盈物資：

去年的枯枝---花環---話語，---

火---在養料中洋溢，

你們卻將重生---比灰純淨！

我是鳳凰鳥，只在火中歌唱！

扶持我高昂的生命！

我高亢地燃燒---盡情燃燒！

於是夜將為你們明亮！

冷酷的火，熱烈的泉！

我昂揚我高高的軀體，

我撐舉我高高的尊位---

是你們的對話者和繼承人。

² 指曾在曠野上三次向雅各顯現的上帝。

³ 俄羅斯民俗，死者雙手交疊胸前入殮。

我知道我將在天色朦朧中死去！(1920)

我知道我將在天色朦朧中死去！
但兩者中的那一個---不能預約決定！
啊！但願我的火炬兩次熄滅！
同時在晨曦中和夕陽裡！

我步履輕盈走過大地！---天國之女！
穿戴綴滿玫瑰的圍裙！---不傷任何蓓蕾！
我知道我將在天色朦朧中死去！---
上帝將不遣蒼鷹之夜給我天鵝般的心靈！

以纖纖之手指向尚未親吻的十字架，
我將衝向慷慨的天空致最後問語，
天光的缺口---回應之笑的展露.....
---臨死的呃囁中我將仍是詩人！

祖國(1932)

啊，艱深的語言！
真希望能理解---
農人在我之前已唱過：
「俄羅斯，我的祖國！」

但從卡盧茲丘陵⁴起
她便向我展現---
遠方，遙遠的土地，
異鄉啊，我的祖國！

⁴ 寫此詩時，作者在巴黎。她以莫斯科西南方的卡盧茲丘陵喻出生地莫斯科，遙想祖國。

與痛苦一般天生註定的遠方
是祖國，也是惡運，
無論到那裡，無論遠近，
我要把她整個帶在身上！

化咫尺爲天涯的遠方，
說著「回家吧！」的遠方，
到處---直到高高的星辰---
攝取我的形影！

爲此，我在額上潑灑
比水更藍的遠方。
妳啊！縱使我截去這手，---
即便一雙！也要以唇寫在
斷頭台上：那撕裂我心的地方---
是我的驕傲，我的祖國！

三月(1939)

8.

啊，淚在眼裡！
怒與愛的哭泣！
啊，波希米亞在淚中，
西班牙在血裡！

啊，漆黑的山，
暗淡了全世界！
時候到了，該走了，該走了，
把票券還給造物主。

我拒絕---存在。
在非人的瘋人院
我拒絕---生活。
與廣場上的狼群

我拒絕---號叫。
與平面上的鯊魚
我拒絕潛游
入背脊上的水流。

我不需要耳的
孔隙，不需要靈敏的眼。
對這錯亂的世界
答案只有---拒絕。

瑪亞科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č Majakovskij, 1893-1930)

出身喬治亞沒落的貴族家庭，一九〇六年遷居莫斯科，中學時期便參加地下革命組織，一九〇八年成為社會民主工人黨黨員，此後兩年間三次被捕，出獄後脫黨，專心奉獻社會主義藝術，成為未來主義詩人。未來主義因為他的影響力與革命後的政府發生密切關係，在蘇聯文學前十年歷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瑪亞科夫斯基以「革命鼓手」自許，在詩歌、戲劇及文章中歌頌共產主義，抨擊「社會主義敵人」，但亦對新政府及黨內的官僚作風甚表不滿，嚴厲批判，為此樹敵不少。其詩標榜創新，拒絕傳統的重音音節詩律，有意不完全押韻或無韻如口語，詩句長短不一，用字常粗俗、誇張，使用造作難解的譬喻，常令讀者感覺難解，但他仍是革命後少數備受當局尊崇的作家。二〇年代後期因個性狂狷，遭致愈來愈多非議，意志消沉，又因感情失意，一九三〇年自殺。

而你能不能？(1913)

潑灑杯中的顏料，
我立刻塗抹日常生活的畫面，
以這一盤膠凍，
雕塑海洋歪斜的顴骨。
從錫片般的魚鱗
悟出新唇的呼喚。
而你
能不能
吹奏一首小夜曲，
把排水管當作橫笛？

因為疲倦(1914)

大地啊！
讓我以唇上異國鑲金的斑點片片
親吻你漸禿的額頭。
讓我以錫眼烈焰上空如髮的煙霧
纏繞沼澤塌陷的胸脯。
你啊！我們倆
被扁角鹿刺傷追逐，
死亡駕馭的馬高聲嘶鳴，
煙霧自屋後以長手追逐我們，
烈火中腐朽的殘渣激怒雙眼。
姊妹啊！
養老院裡那些奔馳一生的人群中
也許，可以尋獲我的母親；
我扔給她被歌聲染得血跡斑斑的角。

溝渠，綠色的暗探，
沿著原野滑滾，青蛙呱呱鳴叫，
以泥濘道路的絞繩
困縛我們。

請聽我說！（1914）

請聽我說！
當星星亮起，
難道不是---有人需要？
難道不是---有人希望它存在？
難道不是---有人稱此唾液為珍珠？

於是，嘶喊著，
正午塵灰拂掃中
衝向上帝，
唯恐太遲。
哭著，
親吻祂多筋的手，
祈求---
無論如何要有星星！---
宣誓---
難忍沒有星星的折磨！
然後
慌張地行進
卻強裝鎮靜。
對某人說：
「難道你無所謂？
不恐懼？
真的？」

請聽我說！
當星星
亮起，
難道不是---有人需要？

難道不是---必要？
好讓每個夜晚
每個屋頂上空
點亮一顆星？

對馬的良好態度(1918)

馬蹄敲擊。
彷彿唱著：
「咯哩，
咯啦，
咯囉，
咯嚕。」

灌飽了風，
滿裹著冰，
街道滑溜溜。
一匹馬屁股
咕咚落地。
霎時間
層層看熱鬧者
著燈籠褲聚集
庫茲涅茨基街上¹，
笑聲揚起：
「馬兒跌倒了！
馬兒摔跤了！」
庫茲涅茨基街嘲笑著，
只有我
未加入這呼叫。
我上前
注視
馬的雙眼....

¹ 莫斯科當時繁榮的商業街。人們衣著時髦來此，有炫耀的心態。

街道在牠頭頂上
流動....
我上前，見牠
淚珠顆顆
沿面滴淌，
流入毛髮....

某種共通的
動物悲情
從我心中汨汨溢出，
簌簌流散。
「馬兒呀，莫這樣！
馬兒呀，聽著：
你何苦自認不如他們？
孩子，
我們多少是馬，
以各自的方式是馬。」
但牠也許不需要
---年老的---
褓姆，
也許，牠認為我瘋狂，
總之
馬兒
猛然挺蹬，
四足立起，
高聲嘶叫，
舞動尾巴，
奔行向前。
如棕髮幼童，
牠歡喜行來，
站在馬柵前。
總覺得
自己仍是幼馬，
無法如何理當生活，
必須勞動。

巴斯特納克(Boris Leonidovič Pasternak, 1890-1960)

一九五八年，巴斯特納克因「現代抒情詩及繼承俄羅斯偉大而優秀的小說傳統的傑出成就」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卻遭蘇聯政府強烈指責，不得不辭謝受獎，兩年後病逝。

巴斯特納克出身猶太裔家庭，父為畫家，曾任莫斯科美術學校校長，曾應托爾斯泰之請，為《戰爭與和平》精裝本及《復活》繪圖；母親為名鋼琴家安東·魯賓斯坦的得意門生。巴斯特納克自己也曾學習作曲，後轉讀哲學，都未能繼續，最後選擇寫作為志業，成為二十世紀俄國文壇巨匠。

一九一三年，巴斯特納克開始發表詩作，一九二二年起也寫散文，一九三六年以後專注於西洋文學的翻譯（包括莎士比亞悲劇與歌德的《浮士德》）。一九五四年發表《齊瓦哥醫生》中的十首詩。這本小說完成於一九五六年，但未能獲准在俄國出版，次年由義大利書商印行，立刻被譯為各國文字。他去逝後二十八年（一九八八年），《齊瓦哥醫生》俄文版才首度在俄國發行。

他的早期詩作兼受象徵主義、阿克美派與未來主義的影響，常使用不尋常的隱喻，艱深難解，音樂感強烈（此與早年對音樂與哲學的興趣顯然有關）。與多數重要作家一樣，「生」與「死」是他最關心的課題，努力於積極參與生活和歷史，「經驗它、觀察它、表現它」，以藝術家的感情追尋真理與人生意義。巴斯特納克後期的作品呈現較高的格調，以有時脆弱、有時消極的真實人性，成熟對世事的領悟，從人生苦難與人性缺陷中看到生命的意義。「因為藝術家是創造者，表達從痛苦中誕生的新精神，使生命達致超越的境界。」

夢(1913)

我在玻璃的暗光中夢見秋天，
朋友和妳在似丑角的人群間，
彷彿從天而降獵血的鷹，
一顆心落入了妳的掌中。

時光卻流失，蒼老、變聾，
窗架上薄霧閃著銀光，
九月鮮紅如血的晚霞
從花園濺灑上玻璃窗。

時光卻流失、老去。鬆軟的
躺椅絲絨劈啪消融如冰，
高聲談話的妳忽然不語，
夢也如鐘的回響靜默無聲。

我甦醒。霞光暗淡
如秋，風如急雨
追逐車尾的乾草，
橫掃天邊排排白樺。

宴飲(1913)

我啜飲晚香玉的苦味，秋空的苦澀，
其中有哭你負心的熱淚。
我啜飲黃昏、黑夜與人類的苦味，
嚥下號啕詩章潤濕的苦澀。

酒坊的孽行，我們不再忍受清醒，

向牢靠的趣味宣告敵意。
令人心驚的夜風是
可能永不應驗的祝酒辭。

傳承與死亡是吾等宴席的賓客，
寂靜的晚霞中樹梢在燃燒。
抑抑揚格像老鼠在盤中翻攪，
灰姑娘急急爲自己換裝。

地板掃淨，桌布上不留殘屑，
詩，如幼兒之吻，平穩呼吸，
幸福時辰，灰姑娘驅車飛奔，
交付最後一文錢，下車步行。

啊，倘若我明白....(1932)¹

啊，倘若我明白真相如此，
當我初次登台，
詩句帶著鮮血---殺！
它們湧出咽喉---殺！

出自玩笑，別有內情，
我原應斷然拒絕。
起始已如是遙遠，²
最初的興味如是羞怯。

但暮年---那是羅馬，
替代嘮叨與閒語，
不要求演員彩排，
而是完全覆亡，嚴肅地。

¹ 此詩與《齊瓦哥醫生》中之〈哈姆雷特〉一詩呼應。作者以演員自喻。舞台上的詩句與真實人生環環相扣，表演結束時，血淋淋的真相呈現。

² 嚴肅真實藝術的起始曾距離遙遠，非我當時所能明白。

當感情指令詩行，
遣送奴僕登上舞台，
於是藝術在此終結
土壤³與命運的呼吸。

哈姆雷特(1946)

喧嘩靜止，我登上舞台。
斜倚在門檻上，
從遠處的回聲捕捉
今生的事件。

朦朧夜色瞄準了我，
千架望遠鏡在軸上。
倘若天父應允，
請取走這杯苦酒。

我喜愛你執著的構思，
同意把這角色扮演。
但此刻進行另一齣戲，
那麼這回請饒了我。

然而劇目已經排定，
行程的終局不能避免。
我孤獨---一切虛枉偽善。
度過一生---有別於橫越草原。

³ 「土壤」喻人生意義的最深根源。

相會(1949)

雪花灑遍過道，
把屋頂坡面掩埋。
我正要出去活動雙腿，
妳站在門外。

妳身穿秋外衣，獨自一人，
不戴帽，沒著套靴，
強抑心底的激動，
嚼著濕漉漉涼雪。

林木與柵籬
伸向遠方，沒入暗影。
雪花中妳孤伶伶
立在門外角落裡。

水從頭巾滴下，
從袖肩到袖口。
一粒粒露珠
閃爍髮叢間。

淡黃的秀髮
照亮妳的面容，
頭巾、形體
和這一身外衣。

睫毛上覆著瑞雪，
眼眸中含著悲悽，
妳的形貌面容
如此渾然一體。

彷彿有人以鐵筆
蘸浸入烏髮水，
沿著我的心田
深深刻劃了妳。

這溫柔的形體
永遠留駐我心。
爲此我不理會
人間殘酷無情。

這雪中之夜
因此混沌模糊，
無法在妳我間
劃出界線一道。

但是當這些歲月
只剩下流語閒言，
我們是誰，來自何處，
彷彿世上不曾有過我們？

風(1953)

我已死，你卻還活著。
風在怨訴哭泣，
撼動著叢林和別莊。
並非搖晃一株松樹，
而是遍野的林
和無邊無際的遠處，
彷彿搖擺無數停泊
在寧靜港灣的船隻。
但這不是逞能，
亦非無名之怒，
只爲在惆悵中尋索字句，
爲你譜一首催眠曲。

是個名人不算光榮（1956）

是個名人不算光榮，
它不會把你向上高抬。
無需把檔案編排，
不必爲手稿顫跳。

創作的目的---是奉獻，
不是空談，不求名利，
成爲人人口中的警句，
卻毫無價值，可恥啊！

應當不冒名生活，
應如此度過一生，
傾聽未來的呼喚，
擁有宇宙的愛。

把空白留給命運，
莫置放紙張之間，
把生命的位置和章篇
劃上生命之書的頁邊。

沒入無名之中，
隱藏你的腳步，
如隱入幽暗之域，
藏匿深深。

人們追隨你的腳步，
亦步亦趨走上路，
你卻萬萬不必要
把失敗成功劃清。

也切莫違背自己
面貌的任何部份，
做真正的，真正的人，
直到生命最後一刻。

諾貝爾獎⁴(1959)

我迷失，如被圍獵的野獸。
某處有人、自由、光，
背後卻是獵人的喧喊，
沒有逃生之路。

漆黑的林，池塘岸旁
是被划落的衫樹幹，
所有道路已被截斷。
要來的，來吧！我不在乎。

我行過什麼齷齪？
是兇手還是惡棍？
我曾使世界哭泣，
爲我故土的美麗。

即使如此，墳墓邊緣，
時刻終將來臨---
善的精神將制伏
卑鄙與邪惡之力。

⁴ 一九五八年的諾貝爾獎使巴斯特納克飽受蘇聯政府及御用文人的侮辱與攻擊，赫魯雪夫斥他爲污染自己地面的豬，是人民公敵，如果領獎，則禁止留住蘇聯境內。對於巴斯特納克，生活在祖國以外的土地，等於把自己活埋，於是選擇辭謝受獎，兩年後困厄抑鬱地去世。這首詩是萬般無

葉謝寧(Sergej Aleksandrovič Esenin, 1895-1925)

出身農家、有鄉村詩人之譽。鄉村沃野、農民生活及宗教傳統培養了他樸素清新、敦厚熱情的風格。葉謝寧十五歲左右開始專注於詩歌寫作，早期詩篇多短小輕快，富濃厚民歌風情；寫農村繁重卻單純知足的勞動生活與對俄羅斯土地深沉的愛，反映真實生活的多樣內容與對美好未來的幻想，有喜悅也有憂傷。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發生，葉謝寧與許多文人一樣，也曾寄望建立新的農人祖國，一個肉體與精神都更有尊嚴的生存之地，在一九一七年後的多首詩中謳歌此理想。但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俄國大局未定，社會混亂，農村文化與農人自由飽受殘害，葉謝寧傷感農村俄羅斯面臨末日，陷入困惑迷惘的情緒低潮，導致第一次婚姻破裂。一九二二至二三年，與美國舞蹈家鄧肯締結短暫姻緣。鄧肯年長葉謝寧十七歲，雙方語言不通，卻一見鍾情。葉謝寧隨鄧肯遊歷歐美，對西方文明不無嚮往，並感懷流亡俄人的悲劇命運，筆鋒轉向辛辣。一九二五年，葉謝寧再婚，對象是文豪托爾斯泰的孫女索菲雅，婚後生活並不美滿。。同年十二月底，詩人自縊身亡。

明天早早把我喚醒(1917)

明天早早把我喚醒，
啊，堅忍的母親！
我要在路旁小丘後
迎接尊貴的客人¹。

今日我曾見密林中
草地上寬寬的輪痕。
風在雲幕下吹拂
金色的車軛。

灌木枝下壓低月牙帽，
明日晨曦中他將奔馳，
馬兒在平原上空
歡喜舞動棕紅尾巴。

明天早早把我喚醒，
燃亮我們小屋的燈。
有人說，我將成爲
知名的俄羅斯詩人。

我將謳歌妳和客人，
我們的爐灶、公雞和小屋，
我的詩中將滿溢
妳棕黃母牛的乳汁。

¹ 指太陽。此詩寓含作者對新社會的期許，母親應係指其祖國俄羅斯。

我是鄉村最後的詩人(1920)

我是鄉村最後的詩人，
歌中謙卑吟誦木橋²。
我參與離別的彌撒，
白樺樹葉撩撥著薰香。

以軀體之蠟點燃的燭，
將燃盡於金色的火苗，
而月亮的木製時鐘
將敲響我的第十二點³。

天藍田野小道上
不久將邁步鐵的客人⁴。
他漆黑的手將收走
罩滿霞彩的燕麥莖。

這是慘淡異類的手掌，
它們使這些歌難生存！
只有那麥穗如駿馬
將為舊日的主人傷愁。

風兒將吞沒麥穗的嘶鳴，
當它跳著安魂彌撒之舞。
快了，快了，這木鐘
將敲響我的第十二點！

我憂愁地凝望妳(1923)

我憂愁地凝望妳，
多麼痛苦，多麼惋惜！
也許只有楊柳的黃

² 蘇聯政府初建，積極推動科技建設。許多木橋為鐵橋所取代，葉謝寧憂慮鄉村之美不再。

³ 指生命的最後時刻，暗喻他願與鄉村共存亡。

⁴ 指火車，科技的代表。

與妳我同留九月裡。

陌生人的唇帶走了
妳的溫熱與軀體顫動。
彷彿下著濛濛細雨，
來自些許麻痺的心靈。

好吧！我不畏懼。
別種歡樂已為我開啓。
反正已所餘無幾，
除卻槁黃腐朽與潮濕。

須知我連自己都不為
寧靜的生活與笑顏珍惜，
我走過的路這樣少，
我犯過的錯這樣多。

可笑的生活，荒唐的紛爭，
過去曾如此，將來也相同。
花園如墓地，
落滿白樺的殘骨。

我們也將如此凋謝，
不再喧囂，如園中過客....
如果冬天沒有花朵，
便不需為花兒傷悲。

給母親的信 ⁵(1924)

妳健在嗎，我的老母親？
我也平安，問候妳祝福妳！
願妳的小屋上流漾

⁵ 此為葉謝寧典型「鄉村詩歌」之一。此類作品還有〈給外祖父的信〉、〈給妹妹的信〉、〈狗之歌〉、〈麵包之歌〉，純樸親情之餘，有對社會變遷的感嘆。

黃昏不可名狀的光。

有人來信說妳憂愁不安，
爲我深深悲嘆，
說妳常徘徊路上，
身穿破舊短衫。

說妳常在暗藍暮色中
見到同一幻象---
彷彿有人在酒館毆鬥，
把芬蘭刀捅入我心臟。

別這樣，親愛的，請安心。
那只是折磨人的幻象。
我可不是糟糕的酒徒，
未曾見妳一面便死亡。

我依舊溫良如從前，
心中只有一個希望，
快快脫離驚擾的傷感，
返回我們低矮的家門。

我將回來，當白色庭園
綻放春之枝桠。
但莫在黎明時把我喚醒，
如八年前那樣。

別喚醒已然覺悟的夢想，
別觸動未能實現的期望---
我太早在生命中
體驗疲憊和創傷。

別教我祈禱。不需要！
再不會重返往日夢想。
唯有妳是我的救助和慰藉，
唯有妳是我不可名狀的光。

請忘懷妳的驚慌，

莫爲我如此憂傷。
別常常徘徊路上，
身穿破舊的短衫。

如今我們漸漸離去⁶(1924)

如今我們漸漸離去
走向寧靜與神賜的國度。
也許我應快快收拾
易朽的行囊走上路。

心中的白樺樹枝啊！
你，大地！還有你，沙原！
在即將離去的人群前
我無力掩飾掛念。

我太愛這個世界上
賦靈魂以血肉的一切。
祝福山楊伸展枝葉，
它出神俯望嫩紅水面。

寂靜中我細細思量，
編寫許多自詠的歌，
在這難堪的人世間
因呼吸與生活快樂。

我曾因親吻女人歡喜，
揉搓花朵，草上翻滾。
一如對待我的小兄弟，
從不曾敲打動物的頭。

我知道那裡密林不開花，
黑麥如天鵝細頸無聲息。

⁶ 葉謝寧因一位好友猝逝，至爲傷感，寫下此詩。詩中幾處「離去」皆指離開人世。他認爲自己也即將上路，走向另一世界。

在即將離去的人群前，
我因此總是不寒而慄。

我知道那國度裡將沒有
煙霧中金光輝耀的田地。
對與我同活在世上的人，
我因此總感覺份外珍惜。

金色的叢林不再說話(1924)

金色的叢林不再說話，
沒有白樺歡快的語言，
鶴群滿懷憂傷地飛去，
對誰都不再殷殷愛憐。

愛憐誰啊？人人都是世間旅客---
來來去去，又要拋棄家門。
伴著淡藍池塘上的滿月，
大麻田惦想所有遠走的人。

我孤立光禿平野中央，
風兒把鶴群帶向遠方。
我滿腹心思遙想年少，
但毫不悵惘過往時光。

我不悔憾蹉跎的年華，
不惋惜心頭的丁香花。
園中燃燒紅紅的花鋤，
不能溫暖誰人的心房。

花鋤的穗不會燒焦，
黃色的草不會消失，
如樹木悄聲落葉，
我吐露悲傷的話。

倘若時光奔馳如風，
把話聚成廢物一團....
告訴它：金色叢林
不再訴說可愛的話。

小林、草原和遠方（1925）

小林、草原和遠方，
月光灑遍每個角落上。
你聽那小小鈴鐺
飄盪哀泣的鳴響。

這條小路鄙陋，
卻永遠受熱愛。
多少俄羅斯人
在它之上奔忙。

雪橇啊，雪橇！
還有白楊的凍裂聲響。
我的父親---是農民，
而我---是農民之子。

我藐視功名，
也不在意是詩人。
這片枯槁之地
我已闊別多年。

誰只要一次看見
這土地這平野，
他將樂於親吻
每棵白樺的腿肚。

我怎能不落淚，
當俄羅斯青年
冒著寒風呼嘯，
戴著花冠歡唱。

啊，手風琴，致命的毒，
可知道正因你的哀吟，
威赫的榮耀一再被
毫不在乎地拋掉。

再會，朋友，再會⁷(1925)

再會，朋友，再會。
親愛的，你在我心頭。
命中注定的別離，
許諾未來的聚首。

再會，朋友，不握手，不話別，
別悲傷，莫蹙眉---
生命中死亡不新奇，
活著當然更非奇蹟。

⁷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葉謝寧在彼得堡一家旅館內自盡。前一天他劃破手指，以鮮血寫下這首絕筆詩。

納伯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č Nabokov, 1899-1977)

出身彼得堡司法官家庭，一九一九年移居英國，在劍橋大學攻讀昆蟲學及法國文學。一九二二至三七年定居柏林，並開始寫小說。一九三七年遷往巴黎，德軍入侵法國期間轉赴美國。納伯科夫從此以英文寫作，並譯介俄文詩歌。一九四八年至五六年間任康乃爾大學俄文教授。一九七七年病逝瑞士。

對外國讀者而言，他的小說遠較詩歌著名。在俄國境內，其作品遲至戈巴契夫推動「重建」後才得以公開出版。其詩主要探索自我反思與人類價值定位之間的一致性及藝術創作與作者真實面貌的差距。

攜帶聖誕樹的行人(1925)

白色廣場上詩人
刻鑄你的身影。

回家，步入冷清的酷寒，
你攜著暗色聖誕樹。

俄羅斯外衣長及足踝，
套靴在雪中吱軋。

背負鋸齒狀的聖誕樹
你蹣跚晶瑩雪地。

黝黑、弓曲、乾瘦，
鬍鬚扎進了領口。

陌生廣場雪地裡，
拖著德國聖誕樹。

詩意的橢圓中，
我繪入你的身影。

槍斃(1927)

那是夜，我剛躺下，
床便飄盪向俄羅斯；
我被引導去深谷，
有人要把我殺死。

我驚醒，漆黑中，椅子上
放著火柴和時鐘，

閃閃發光的指針
瞪視我如火力集中的炮口。

手臂護著頸和胸---
因為有人要朝我射擊。
我不敢把視線從
渾暗的火圈移走。

鐘的滴答滴答碰觸
我麻木的意識，
我重新知覺
流亡拯救的庇護。

但是，我的心，多麼希望
一切如此真實：
俄羅斯，星星，槍斃之夜，
還有深谷中的稠李花香。

別爾果茨(Ol'ga Fedorovna Berggol'ts, 1910-1975)

生於彼得堡，父親為醫生。一九三〇年自列寧格勒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並寫作兒童文學。三十年代中期出版詩集，以俄共五年經濟計畫為主要題材，但仍未能倖免於史達林大清算之害。一九三七年入獄，次年丈夫被槍決，一九三九年平反。二次大戰列寧格勒為德軍圍城九百天，別爾果茨在列寧格勒電台擔任播音工作，彙集出版描寫百姓受苦與掙扎求生的詩篇〈二月日記〉。她曾再婚，第二任丈夫不幸在圍城期間餓死。別爾果茨在許多作品中表現了她的悲痛；對人類的苦難：恐懼、飢餓、寒冷、死亡，感受深刻，以悲情與莊嚴並融的敘述與回憶為歷史留下記錄，獲許多讀者共鳴。

我愛綠色的燈(1935)

我愛綠色的燈，
自由通行的號誌。
不要愛，不要鍾情，
我獨自輕鬆徐行。

柔軟的雪在唇邊
輕輕盤旋....
哦，我知道---依舊可能，
我仍然能。

難道妳已疲倦，
不安的靈魂。
莫非青春太短，
圓滾如球的世界太小？

綠色的燈
反覆重申：
請前行，路已通，
離開愛，離開愁。

抒寫自我的詩行(1945)

....戰後的平靜中
我獨自傾聽自己。

.....
我的心成了什麼，
不知它更好還是更糟：
和平之火不能溫暖，

嚴酷之寒不能冷卻。

黑暗時刻因戰爭點燃，
從此這顆心不熄不滅。
非女性的星座在我的頭上，
男性抑揚格在僵硬詩句裡。

...即便有人希望熨平
人類如鏡而膽怯的記憶。
我不能忘懷列寧格勒如何
在荒涼廣場褐雪上塌崩。

兩株並列的樹身如何
在悶濕深處根莖盤錯，
在清澈高空葉梢交織，
施與路人強勁的涼風。
悲情與幸福如此並存我心：
共一深根---列寧格勒苦難裡，
同享冠冕---未來歲月中。

我心靈的自由，
人間僅有的自由，
遂年年急遽滋長，
奔向狂暴的巔峰。

我從不憐惜自己的心(1952)

我從不憐惜自己的心：
無論在詩歌、悲傷、友誼或激情裡....
原諒我，親愛的，事實如此。
我苦澀心酸。
但這仍是---幸福。

因為熱情，思念更烈，
因為恐懼不可免的災難，
我恨徵兆，微小無害的陰影：

我畏懼……
但這仍是---幸福。

啊，任憑這淚珠，任憑這窒息，
任憑責難嘩嘩拍打如枝籐狂雨。
更可怕的是---寬恕，更可怕的是---冷漠，
愛不原諒。但這仍是---幸福。

如今我明白，愛會殺人。
不期待憐憫，不分享權力。
愛極美好，愛極真實，
它不是慰藉，但是---幸福。

我要告訴你(1962)

我要告訴你，我
沒有枉然虛度的歲月，
沒有不當錯失的道路，
沒有道聽途說的消息，
沒有無法理解的世界，
沒有辜負天賜的才能，
也未曾白白地愛戀---
沒有不忠的，痛苦的愛，
它的不朽之光
永遠在我心上，
永遠與我同在。
從不會太遲在
我生命中重新開始
開始整條人生之路。
為此，過去一切---任何字，
任何呻吟都不能一筆刪除。

特瓦朵夫斯基(Aleksandr Trifonovič Tvardovskij, 1910-1971)

農家之子，少年時期開始寫詩，一九三〇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大學時代(專修哲學、文學、歷史)半工半讀，任新聞記者，並繼續寫作。一九三六年發表長詩《木拉維亞國》，寫一名農人拒絕加入集體農場，執意尋找理想國木拉維亞，歷經困難後終於覺悟。此作因強烈的共產主義意識獲一九四一年史大林文學獎，但特瓦朵夫斯基的文字樸素平易，引用許多民謠風、通俗化的素材和觀念，亦獲讀者廣泛讚賞。二次大戰爆發，他在前線採訪之餘，發表長詩《瓦西里崔爾金》，以幽默之筆寫小兵的悲歡，真實生動，進一步奠定在蘇聯文壇的地位。

特瓦朵夫斯基曾任知名文學雜誌《新世界》總編輯達十六年，在政治高壓下努力發掘新人，並維持雜誌的文化水準，頗受藝文界敬重。

特瓦朵夫斯基的作品多為長詩，有明顯的傳統敘事詩風格，可回溯至涅克拉索夫及普希金鄉土氣息濃厚、文字簡易的親切，特別吸引讀者。早期作品則代表了社會主義的寫實文風。史大林死後，俄國文學曾出現解凍期，特瓦朵夫斯基也對獨裁統治作了諷刺與批判，因此遭忌，一九七〇年被迫辭卸《新世界》總編輯之職，半年後逝世。

節譯《瓦西里崔爾金》

作者之言(1945)

.....

沒有食物可活一晝夜，
可能更長，但有時
戰場上沒有俏皮話，
沒有最尋常的玩笑，
撐不了一分鐘。

微不足道如缺煙草，
沒有一句好俚語
或任何一句笑話，
忍受不了接連的轟炸。

以及沒有你，瓦西里崔爾金
瓦夏¹·崔爾金---我的主角。
而沒有那最重要的
一切絕對不能存活下來---
沒有什麼？沒有顛撲不破，
直擊心臟的真理，
它應密實，
縱使辛辣。

還有什麼？....就是這些。
總而言之，一本戰士之書，
沒有開始，沒有結束。

為何沒有開始？

¹ 瓦夏是瓦西里的暱稱。

因爲時間不足
啓始它的開端。

爲什麼沒有結束？
只因我爲這勇敢的小伙子心酸。
.....

兩行(1943)

破舊的小記事簿
兩行小戰士的紀錄，
四十年代，
他戰死芬蘭冰原上。

孩子似的小小軀體，
平臥彷彿仍有生命。
外衣緊黏著冰雪，
軍帽飛落在遠處。

這男孩又像並非躺著，
而是依舊狂奔，
輕握原野上的冰....

殘酷的大戰中，
我不使用理性，
我爲遠方的命運悲痛，
彷彿是孤伶伶的死者，
彷彿我躺在那兒，
渺小、冰凍、死在
那場無名的爭戰中，
渺小、被遺忘、我躺著。

爺爺種植的小樹(1965)

爺爺種植的小樹，
與你同齡，冉冉成長，
送走你的父親，
將面對你的兒孫。

時而籠罩皚雪薄霧，
時而披上飛花春裝，
時而枝葉喧嘩，
吹起夏日早臨的憂傷....

它們將與世紀同齡，
縱使與我們的命運距離遙遠，
總為我們默默牽引
從這一代到另一代。

它們將超越我們的壽命三倍四倍。
然後會有別的植物代替。
並以相同的秩序聯繫後代....

你不高興？
我們的期限太短？
能有別的建議？

感謝這早晨(1966)

感謝這早晨，
這林中美景。
不是夢，是寧靜，
沉默寒霜的美麗。

當蜿蜒小徑上
雲杉寬寬的枝桠靜滯，

惟恐抖落
點點雪粒。

爲這精巧無聲的幸福，
我不知該向誰向何處
感謝，也許，今天，
多少可以感謝自己。

我知道不是由於我的錯(1966)

我知道不是由於我的錯，
別人未能從戰場歸來。
他們有的年長，有的年輕，
長眠在那裡，沒有人說過
我曾袖手不救，
沒有人說過。但是啊，畢竟，畢竟，畢竟....

西莫諾夫(Konstantin Michajlovič Simonov, 1915-1979)

生於彼得堡，父親為沙皇軍團軍官。一九三四年，西莫諾夫開始寫詩。一九三五至三八年在高爾基文學院進修寫作，甚有成績，他的情詩與政治長詩受到矚目，逐漸成名。二次大戰期間任《紅星報》戰地記者，並創作抒情詩及劇本，洋溢熾烈的愛情與愛國激情，流傳極廣，三度獲得史大林文學獎。戰後他也勤寫小說與劇本，以戰爭為主題，敘述詳盡，結構清晰，甚受好評。他前後六次獲史大林文學獎，一次列寧文學獎，是蘇聯文壇上的重要作家，曾任蘇聯作家協會副秘書長，與當權派關係良好，兩度奉命取代特瓦朵夫斯基，擔任《新世界》雜誌總編輯。

西莫諾夫的詩歌寫愛情、友情、鄉愁及祖國之戀，表達小人物最天真純摯的哀愁與熱情，簡單自然，極為膾炙人口。

等我¹(1941)

等我，我將回來，
你要耐心等待。
等我，當淒雨
勾起傷懷。
等我，當雪花狂舞，
等我，當炎日當空，
等我，當人們不再等待，
早已忘記昨日。
等我，當迢遙遠方
書信不再捎來。
等我，當一同等待的人
都已厭煩等待。

等我，我將回來，
莫祝福
那些透徹知道
該是遺忘時刻的人。
縱使兒子與母親相信
我已不在，
縱使朋友們疲於等待，
在爐火旁圍坐，
共飲苦酒，
悼念我的靈魂……
等我。莫急急
與他們同醉。

等我，我將回來，
讓所有死者寤惑，
讓未曾等待的人
說：「他走運啊！」
未曾等待的人不明白，

¹ 這首戰爭詩歌獲讀者熱烈迴響，為本世紀流傳最廣的俄文詩。

烽火中
你如何以等待
拯救了我。

我如何存活下來，
只有你我明白---
只因爲你啊，
比任何人更會等待。

葛立茲(Aleksandr Arkad'evič Galič, 1919-1977)

畢業於莫斯科影劇學院及高爾基文學院，早期熱衷戲劇演出與劇本寫作，多部劇本被改編為電影。六十年代初期逐漸轉向詩歌，以幽默諷頌的語調反映史大林時代的獨裁恐怖，音調悠揚。他自己以吉他伴奏，錄製為唱片，甚受歡迎，但也因此面對隨時可能遇捕的危險。一九六八年，作品正式遭禁，七一年底被開除蘇聯作家協會會籍。一九七四年以猶太裔身份獲准出境，先後定居德國、法國，繼續寫詩，很獲好評。一九七七年在巴黎逝世。

當我回來(1974)

當我回來....

別笑，當我回來，

當我，不碰觸土地，在二月的雪上奔跑，

沿著難以辨識的足跡奔向溫暖與夜宿地。

我幸福地顫抖，回視你的鳥鳴---

當我回來。

哦，當我回來！....

聽著，聽著，別笑！

當我回來，

直接從車站，與海關強硬對陣之地，

直接從車站衝入這座佈景貧乏之城

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為它痛惜為它宣誓，

當我回來。

哦，當我回來！....

當我回來，

我將走入那幢惟一的屋，

那裡天空不能與藍頂競爭，

薰香的氣味似孤兒院的麵包，

將撞擊我並在心中濺拍---

當我回來。

哦，當我回來！....

當我回來，

二月夜鶯開始啼囀，

唱古老的旋律，早已忘卻的婉轉曲調。

於是我頹然跌坐，

被我的勝利擊倒，

把頭埋入膝蓋，像停入港灣！

當我回來。

但是啊，我何時回來？！....

阿庫札瓦(Bulat Salvovič Okudžava, 1924-1997)

高加索人，生於莫斯科。父親為共黨高幹，卻在一九三七年死於史大林清算，母親關入集中營。阿庫札瓦被遣往喬治亞，在首都梯弗里斯讀中學與大學，一九五六年出版詩集。同年因母親獲得平反，遷返莫斯科。次年他開始以吉他伴唱自己的詩，獲熱烈好評，灌製唱片後，迅速成名。一九六五至七三年間，阿庫札瓦寫了幾本饒富冒險色彩的小說。一九七四年重返詩壇，其詩描寫個人與環境的衝突，希望與絕望之間的顛簸，面對責任與服從的抗拒，對戰爭的疑惑，以暗示的寓意隱藏政治批評。詩歌韻律活潑，文字生動幽默如民歌，在現代俄文詩歌中有值得肯定的特殊性。

從前有個小兵(1960)

從前有個小兵，
又勇敢又英俊，
但他是兒童的玩具---
他是紙糊的兵。

他想改變世界，
好叫人人快樂。
自己卻懸著繩線---
他是紙糊的兵。

他盼望進入火中煙裡，
爲你們兩度死亡，
你們卻以他取樂---
他是紙糊的兵。

你們不曾向他傾訴
自己重要的秘密。
究竟爲什麼？因爲
他是紙糊的兵。

他卻咀咒命運，
不渴望平靜生活，
一再祈求：「火，火！」
忘了自己是紙。

進入火中？好吧，你走！你走吧！
他向前邁行，
於是他消失了，全無所存---
因爲他是紙糊的兵。

地鐵小調(1968)

地鐵中我從不覺擁擠，
因為自從孩提時候起
它便像一首歌曲，
歌中有一疊句：
「請靠右站，請靠左行！」

這規矩永恆，這規矩神聖：
靠右站立的人---站著，
而行進的人，總是必須
固守著左邊。

第一次愛(1968)

第一次愛，它焚燒著心，
第二次愛，偎依著初戀，
如今，第三次愛，鑰匙在鎖中哆嗦，
鑰匙在鎖中哆嗦，皮箱在手上。

第一次戰爭，不是任何人的錯，
第二次戰爭，是某人的錯，
第三次戰爭，只因我的錯，
我的錯，人人看見了。

第一次欺騙---晨曦中的霧，
第二次欺騙---醉態的搖晃，
第三次欺騙---漆黑甚於夜，
漆黑甚於夜，可怕甚於戰爭。

葉夫圖昇科 (Evgenij Aleksandrovič Evtushenko, 1933-)

生於西伯利亞東部伊爾庫茲克附近的小鎮，十一歲以前一直住在西伯利亞，然後隨父母遷居莫斯科。十六歲開始寫詩，一九五一至五四年 曾在高爾基文學院學習，一九五二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一九五三年起，歷十年之久是俄國國內及國際間最著名的俄國詩人。如此盛譽可歸因於：①勤奮多產，一九四九至六五年葉夫圖昇科發表了四百多首詩作，持續在各種刊物上露面，定期結集出版，並經常赴國外參與各種文學活動，朗誦自己的作品。②善於捕捉當時的社會思潮，準確表達各階層的情緒，例如史大林去逝後俄國文壇「解凍期」的反恐怖行動與戰後國際間對反猶太主義的譴責都是他的重要題材，具聳動效果。

不過他的政治理念也常被批評為無定性，時時見風轉舵。六十年代中期，政治詩與政治小說高潮不再，葉夫圖昇科也調整路線，自我批判前此對史大林時代的描述，但並未從此自文壇銷聲匿跡，而以抒情詩及敘事詩繼續享有聲譽。

他的藝術手法多樣，有浪漫主義的激情雕飾與聲調表達，也有現實主義的輕鬆自然。但亦有評論家認為，其詩冗長、造作、膚淺，常引起激烈爭論。

巴比亞¹ (1962)

巴比亞頂上沒有紀念碑。
陡峭的懸崖像粗糙的墓碑。
我駭怕

今日已如此高齡，
正如那猶太的民族。
彷彿如今

我是個猶太人。
瞧我漫步古老的埃及。
瞧我釘上十字架死去，
到如今身手釘痕猶新。
彷彿，德雷福斯²—
是我。

庸俗
是我的告發者和判官。
我在牢欄後，
我被囚禁。

被攻訐，
被羞辱，
被誣蔑。

小婦人裙擺布魯塞爾花邊，
尖叫著以陽傘刺扎我的臉。

彷彿
我是安妮法蘭克⁴，
透明
如四月嫩枝。
而我有愛，

¹ 巴比亞是基輔附近的山谷，1941年9月29至30日，佔領烏克蘭的納粹黨衛軍在此處決了四萬名基輔城的猶太人。

² Dreyfus(1859-1935)，法籍猶太裔軍官，被誣陷向法國出賣軍事機密，判終身監禁，引起激烈的群眾運動，政治家和包括小說家左拉在內的學術界人士與反猶太主義者對立，1906年終獲平反。

⁴ Anne Frank(1929-1945)，納粹政權的犧牲者，兩年隱匿生活中所寫的日記反映逆境中少女的心靈成長，使她成為受難猶太青年的化身。

不需華語美詞，
只需要
我們彼此注視。
眼能視鼻能嗅
已多麼稀少！
我們卻不許有樹葉
不許有天空。
但我們所能很多：
溫柔地
在漆黑的屋中相擁。
他們來了？
別怕，這是
春之聲，
它來了。
來吧，
快給我你的唇。
他們破門而入？
不，這是流水……
巴比亞深谷上野草窸窣。
群林嚴厲瞪視
如判官。
我是比亞韋斯托克³男童，
鮮血流溢，滲漫衣襟，
小酒館裡歹徒頭目
橫行，
渾身伏特加和洋蔥味。
長靴踢我
跌坐地上。
我枉然哀求蹂躪者。
他們呵呵：
「猶太人滾蛋，
俄羅斯萬歲！」
麵粉商強暴我的母親。
啊，俄羅斯祖國！
我明白，

³ Biatystok, 今波蘭東南省會，為猶太人主要聚居區，1906 年及二次大戰期間，均曾發生種族大屠殺。

你是
天生國際主義。

雙手血腥的人們
卻常假借純潔之名。
我認識故土的美質。
多麼卑鄙，

反猶太主義者
冷血誇言自己是
「俄羅斯民族聯盟」。

彷彿
萬物在此默默吶喊。

摘下帽，
我感覺
頭髮已漸灰白。

而自己
是無聲的高呼，
飛越千萬座墳塚，
我是

每一名被射殺的
老翁。

我是
每一名被射殺的兒童。
心靈深處

絕不忘卻！

任憑
「國際」轟響，
當世上最後的反猶太者
被永遠埋葬，
我的血管中沒有猶太血，
但我痛恨，切齒痛恨
所有反猶太者，

如猶太人。
因此
我是真正的俄羅斯人。

老 友（1973）

我夢見老友，
 他曾是對手，
但夢見的並非對手，
 而仍是朋友。
他不在我身旁，
 只是四處飄轉，
繞得夢境
 暈頭轉向。
我夢見老友，
 懺悔的哀號在牆角
在梯階，
 魔鬼都會摔斷腿的地方。
他的恨，
 並非針對我，而是
我們從前的
 和將來的敵人，感謝主。
我夢見老友，
 如初戀一般
永恆，
 卻無從挽回。
我們曾一同冒險，
 一同戰鬥，
如今成為對手---
 一對至交摯友。
我夢見老友，
 彷彿旗號嘶鳴
催促士兵
 結束殘酷的戰爭。
沒有他---我不成為我，
 沒有我---他不成為他。
倘若我們是敵人，
 這時代是什麼？
我夢見老友，
 他與我一樣愚蠢。

誰是誰非，
 我不想追究。
誰是新朋友？
 最好還是老對手。
可能還有新敵人，
 朋友卻唯有老友。

阿依濟 (Gennadij Nikolaevič Ajgi 1934-)

楚瓦士¹人，教師之子，曾譯普希金等人作品為楚瓦士文；原以楚瓦士文寫詩，一九五八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一九六〇年起，因巴斯特納克鼓勵，以俄文寫作，次年便結集成冊。一九六二年起，其詩被譯為波蘭文、捷克文、斯洛瓦克文、法文及德文。一九六八年，他發表了一本法國詩集，譯介七十七位十五至二十世紀治國詩人，獲高度評價，一九七四年出版匈牙利詩集，此外，其詩持續被譯為西方語言，享有相當高知名度。

阿依濟的詩文字精鍊，圖像鮮明，比喻抽象，不拘泥押韻與格律。對他而言，「寫詩是神聖的使命，必須投注深刻的精神力量，表達並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心靈互通」。他致力對現實做精神性的解析，用字新潮而抽象，多數讀者無法全然瞭解其寓意，常有分歧的解析。

¹ 窩瓦河中游西岸的少數民族

終局 (1957)

光裸如煤：存在
卻無交談無對話惟有吶喊
向我們揭示空虛中
只二種生命徵象：
吶喊與吶喊者

假如此地也能預見終局
那麼願它遙遠單純
或如陳舊陰鬱的窗玻璃
或如小屋
漸黑的牆

避難所與掩護處之
空洞啓始的終局

以吶喊完成的路眾所周知：
在起源地人失落自己
內心漸漸荒蕪
並與寂靜匯流

但願吶喊僅及空虛的盡頭
穿透大氣的星火點點
不擠迫我們

保存它的完整
依據特殊苦難的法則

並願它停留在
陌生的窗玻璃上
彷如照影並轟鳴

迄至被來自內在
的吶喊掩沒

血親 (1958)

我應當
以雙唇
接觸她深邃的眼

然後
將驚異她眼圈下
微顫的血管
並了然肇因於其透明
與無形
如此晶瑩苦楚
這雙輕輕跳動的眼睛

於是我將愛上她並我的手與唇
我詩行中的沉默幻夢與街路
以及欺騙----爲國家
以及真理----爲生命

以及所有車站的月台
那裡我將最後一次
注視火車頭漆黑熾熱的背
注視停車場的大廳

交付她給
西伯利亞令人驚恐的小城的
人群與避難所

然後永遠離開她
駛入我的世紀的
人類的屠殺

又一次：恐懼再現（1931）

朋友
我們熟悉夜間醒來的霎那
如
置身刺眼的囚室！

在那裡我們戰慄：

如具體恐懼的表層：

面容啊！---已成形如性別消失之地！
啊，吾友在我們處已如此形成！
這是---感覺本身：
啊，何時穿透面容---
如晨曦中刺入靈魂---
劈裂認知之愛的點---
顯露物體後方的生命原貌？---

何時將目眩
並被摧毀：

最高的視界---是---我：

龐大如這不能改變之地
耀眼而無從躲避
在如是緊繃寒冷中---彷彿幽靈：

似這地方的本質？---

當
恐懼的倉庫深處
隱藏根源---如思想！

我燃燒地暴露思維

直至耶和華源頭

布洛德斯基 (Iosif Aleksandrovič Brodskij, 19640-1996)

生於列寧格勒猶太裔商人之家，十八歲開始寫詩，與曾經飽受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自由化運動衝擊的同時代人一樣，他在詩中流露痛苦、震驚、憂慮與羞愧，但其詩僅少數獲准發表於國內雜誌上，在西方卻引起甚多贊賞。創作以外，他努力譯介英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塞爾維亞文之文學作品，賴以維生。一九六四年二月卻被指控為「寄生蟲」（社會中的遊手好閒者），判處五年勞改。經安娜·阿亨瑪托娃等作家群起抗議及國外輿論聲援，一年半後獲釋。一九七二年六月以猶太裔身份被迫離境，當時他曾寫下下列諸語：「作家終將回來，也許是親自，也許是紙上。」從此定居美國，在大學講授俄國文學並勤奮寫作。一九八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九六年心臟病發猝逝美國。

女詩人安娜·阿亨瑪托娃很早便發現他的才筆，給予最多鼓勵。一九六五及一九七〇年，其俄文詩已在美國出版。移居美國後不久，他便以英文寫詩並翻譯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基本上非政治性，從不反蘇，常有舊約的宗思維，許多首詩歌討論死亡。換句話說，他的思想敏銳而寬廣，無論俄國極權下泯滅人生的經驗或移居美國後新環境的衝擊，都能從一種超越的距離表達心中的哀傷苦痛與道德視野。他認為，生命中的殘缺失落與離散老死是無法擺脫的荒謬，而詩是飛揚的過程，可以抗拒這些荒謬。所以他的詩雄渾奔放而不濫情自憐，有諷刺，但不辛辣怨恨，是一位具有深厚俄國文化背景，又能寬容地研究人生的作家。詩歌形式則謹守俄詩傳統的格律，同時將這傳統作更大的發揮與開拓。也就是說，他一方面講究格律節奏，但不完全襲用古典俄詩的傳統押韻，使用相當多不完全韻腳，也不忌諱使用俗語方言，使詩歌產生口語的節奏。

兩年後 (1961)

不，我們並未更聾更老，
說著與昔日相同的話語，
上衣依舊深重，
女人依舊不愛。

仍然兒戲時間
在孤獨的劇場
一樣的燈照在我們上空，
像夜的驚嘆號。

我們寄托精神於過去，於現在，
卻不相似未來，
又不能入睡，忘了長眠者，
依舊行相同的事。

啊，青春歡悅的幽默
於黑暗與光明不絕的循環裡，
為榮耀與恥辱偉大
為永世的虛空高尚。

無愁無愛無悲 (1962)

無愁無愛無悲，
胸中無驚無痛，
彷彿此生已經過去，
眼前僅餘半個小時。

你瞧---你會看見：
巷裡計程車轆轤，
教堂牆外樹林

在病童頭上颯颯。

不知名的遠方
年輕哨兵吹笛，
空洞的樂聲
盤旋在你的上空。

你不明白，卻立即察覺：
倘若現在把你的生命
對半給五圓頂和綠寶石¹
是多麼美好。

憶父親（1989）

夢見你復活，去了
澳洲。回音頻頻地
高喊，數落氣候和
公寓。喃喃地埋怨
它在海邊，不在市區：
雖有澡盆，上三樓沒電梯。
雙足浮腫，「啊！沒帶便鞋！」
語音認真而清晰。
忽聞號角叫喚：「阿得雷達！阿得雷達！」²
隆隆如護窗板
撞擊側壁，晃動欲墜。

這委實勝於罈中
鬆軟的灰燼，那
聲音、自語和努力，證明
你原只是佯裝孤僻的人。

第一次，自從你羽化為煙。

¹ 五圓頂指教堂，綠寶石指世俗。

² 阿得雷達（Adelaide）為南澳大利亞洲首府。

參考書目
(俄文部分)

I. 評論

1. М. С. Вуколова, 《Русские поэты XIX века,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2. Т. П. Казымова, 《Русские поэты XIX века,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9
3. Н. М. Гайденов, 《Русские поэты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60
4. М. Л. Гаспаров, 《Русская поэзия 1890--1917》,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5. В. Ф. Огнев, 《Рус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поэзия》,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0
6. И. Т. Крук,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X века》, Ленинград,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7. Н. Крюков, 《60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й поэзии》,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7
8. Kay Borowsky, 《Russische Lyrik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98 (德文)

II. 詩歌原著

1. Н. М. Гайденов, 《Русские поэты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1960
2. А. С. Пушкин, 《Сочинения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5
3. М. В. Лермонт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88
4. А. Ф. Кошляк, 《Страницы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Томск, 1985
5. И. А. Крылов, 《Басни》, Paris, 1994
6. И. А. Бунин,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3
7. К. Н. Батрюшко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енинград, 1959
8. А. Нинов, 《Вера Панова-- жизнь, творче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осква, 1980
9. А. Саакянц, 《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1910-- 1922》,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10. И. Кудровна, 《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 годы чужбины》, Москва, РОСТ, 1997
11.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Лирика--Сборник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Курск, КНПП, 1992
12. В. Я. Брюсов,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1987
13. А. Белы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Москва, Книга, 1988
14. А. Белый.,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Ростов на дону, Феникс, 1996
15. Н. А. Некрасо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Москва, АСТ ОЛИМП, 1996
16. А. 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66
17.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Сочинения》,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87
18. С. А. Есен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19. В.В. Набоко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и поэмы》,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1
20. Б.Л. Пастернак, 《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 Milano, 1957
21. Б.Л. Пастернак, 《Избранное》,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參考書目

(中文部份)

1. 《新編俄國文學史》，歐茵西著，書林出版社，台北，1998
2. 《俄羅斯詩歌史》，徐雅芳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3. 《二十世紀俄羅斯詩歌史》，許賢緒著，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4. 《俄羅斯詩學研究》，郭天相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
5. 《普希金精選集》，顧蘊璞主編，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6. 《普希金全集》，肖馬、吳笛主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7. 《萊蒙托夫詩文選》，殷涵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8. 《萊蒙托夫全集》，顧蘊璞主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9. 《歐美女子詩選》，孫鳳城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0. 《俄羅斯名詩 300 首》，谷羽譯，廣西漓江出版社，1999
11. 《俄國現代派詩選》，鄭體武譯，上海藝文出版社，1996
12. 《蘇俄抒情詩十傑》，葛崇岳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
13. 《蘇聯抒情詩選》，王守仁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3
14. 《葉賽寧傳》，王守仁著，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
15. 《葉賽寧詩選》，顧蘊璞譯，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16. 《阿赫瑪托娃詩選》，王守仁、黎華譯，廣西漓江出版社，1987
17. 《葉甫圖申科詩選》，蒲一平譯，太白文藝出版社，1997